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一・經部・書類

古文尚書十三卷 題〔漢〕孔安國傳……一
經典釋文尚書殘卷 〔唐〕陸德明撰……四九五
尚書正義二十卷 〔唐〕孔穎達等撰……四九九

2274/01

古文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
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
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

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
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
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
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
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閉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

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
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
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

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尚書卷第一 孔氏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作堯典 堯典 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也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言堯放上世之功欽敬也

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表至于天地克明俊德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巳也百姓百官言也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叶咊万邦黎民於彰皆邕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

曐辰敬授民旹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也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厤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民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尸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暘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曐鳥以殷中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也

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也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以正仲夏之氣節孟季亦可知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囙謂老弱囙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
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分命咊仲宅𡆠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昧谷而天
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
可知也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
政也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
送因事之宜也秋西方成万物
咸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宵中星
虛日殷中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
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厥民𡰥鳥獸毛
分日見以正三秋也
毨𡰥平也老壯在田与夏平也申命
毨理也毛羽更生整理也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幽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也日短星昴㠯正中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也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帝曰咨女羲臮咊朞三百又六旬又六日㠯閏月定三旹成歲諮嗟

曁也匝曰四時曰朞一歳十二月
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
六為六日是為一歳有餘十二日未
盈三歳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
時之氣節成一
歳之暦象也
允釐百工庶績咸熈
釐理工官績功咸皆熈廣也言定四
時成歳暦以告時授事則能信理百
官衆功皆廣
歎其善也
帝曰疇咨若旹登庸
誰
庸用也誰能咸熈庶績
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也
放齊曰胤子
放齊臣名
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胤國子爵
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
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誰能順予者驩兜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也
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也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
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可用焉帝曰咨
四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
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蕩蕩
褱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也懷

苞襄上也包山上陵丅民亓咨有能
浩浩盛大若漫天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
俾乂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
使治僉皆也鯀崇伯
也僉曰於鯀才之名朝臣舉之帝
凡言吁者皆非
曰吁咈才方命圮族
帝所意咈戾圮
毁族類也言鯀性很戾比好方岳曰
名命行事輒毁敗善類也而
异才試可乃已
异已也已退也言餘
人盡已唯鯀可試無
成功乃帝曰往欽才
勑鯀往治水命
退也使敬其事堯
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九載績
能而挖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巛帝咸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也帝曰咨三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也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辭不堪也曰明明揚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廣求賢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

而言之也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也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也傲慢不友言並惡也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也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也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妻也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

家
觀治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
國
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
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
虞氏
帝曰欽哉
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
也
也

古文尚書舜典第二　虞書　孔氏傳

虞舜側微
為庶人故微賤
堯聞之聰明將使
嗣位歷試諸難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作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
亦言其

考古道而行之

曰重華叶亏帝　華謂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也

濬喆文明溫龔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四表至于上下也

玄德升耷乃命吕位　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也

眘徽五典五典克从　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也

内亏百揆百揆時叙　揆度也度百事揔百官也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

賓亏三

門。四門穆穆。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內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行合於天也。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也。舜讓于悳，弗嗣。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功也。正月上日

文祖
一云廟名也
馬云一一天也
天為文万
物之祖故
一一

上帝
王云天也馬
云太一神在
紫微宮
天之最尊
者也

六宗
馬云天地
四時也王云
也□

受終亏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也文祖者堯
文德之祖廟也在璿璣玉衡亝七政在察也璿
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
轉者也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
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与否也肆類亏上帝堯不聽舜
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
當天心故行其事也肆遂也類謂攝
位事類也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禋亏六宗精意以享謂之
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
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
也祭亦以告攝之望亏山川徧亏羣神九州名山

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也輯五瑞旡月乃日覲三岳羣牧班
五瑞于羣后
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
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
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
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与之
正始
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諸
侯
焉天子乘土故称狩巡行之既班瑞
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守岱宗泰山焉
四岳宗燔柴
祭天告至也
望秩于山川
東岳諸侯
境內名山
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礼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同律 正云同主之 律六律也 馬云律法也 均云同 陸云也 律濃也

正義 傳有三從 諸侯世子執 黃卿執羔 雉玉帛並 見之

也

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也叶旹月正日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同律庴量真律法制也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也修五礼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礼也五等諸侯執其玉也三帛二生一死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卒終也復還也器謂圭璧也如五器礼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也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南岳衡山

也。岱東岳。南守五月至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也。十有一月朔巡守至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皈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儀禮言，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則賜車

服以表顯其能用也。**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也。**封十有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也。**鞭作官刑**。以鞭為理官事之刑也。**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

茲自總當刑殺也欽才欽才惟刑之恤才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也流共工亐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也放鴅吺亐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矣崇山南裔竄弎苗亐弎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也殛鯀亐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躰也羽山東裔在海中也三辠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其罪也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弍十八載帝乃殂落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一百一十七歲也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也言百官感德思慕也弎載亖衆遏密八音遏絶密静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也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也詢于亖岳闢亖門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也

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咨
十有二牧曰食才惟旹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
惟當敬授柔遠能邇惇悳允元柔安邇近
民時也
敦厚也元善之長也言當安遠而難
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
任人蠻夷率服任佞也難拒佞人斥
遠之則忠信昭於四
夷皆相率
而來服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
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
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
衆白以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
到堯也順也求

其使居百揆之宮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也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旹懋才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也禹拜乚首讓于稷契暨咎繇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也稽首首至地帝曰俞女往才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也帝曰棄黎民阻飢女后稷𤰞旹百穀阻難播布也衆民之難在於飢汝后

稷布種是百穀以濟美其前功以勸之也　帝曰卨百姓弗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　女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亦美其前功也　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之致也　女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也　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也　五流有

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若四凶者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惟明克允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才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也

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共謂供其職事

垂拜乩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殳斨伯與二臣名也

帝曰俞徃才汝諧汝能諧和比宮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

艸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也帝曰俞咨益女作
朕虞虞掌山澤之官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
熊羆帝曰俞往哉女諧朱虎熊羆二臣名也垂益
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
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
也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厥職

冑子　王云国子也　馬云冑長也　教長国天下之子弟

也。典礼，施政教。伯拜乱首，讓于夔龍。使正直而清明也。夔龍，二臣名也。帝曰：俞，往欽才。然其推賢，不許讓也。帝曰：夔，命女典樂，教冑子。冑，長也。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也。直而温，寛而栗，教之正直而温和，寛弘而能莊栗也。剛而无虐，簡而无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也。詩言志，哥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也。聲依詠，律和聲。聲謂五声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律六吕十二

月之音累也言當八音克諧无相奪
依聲律以和樂也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
倫神人㠯咊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
使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徹習
之也
石磬也磬音之請者拊亦擊也舉請
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
率而舞則神人帝曰龍朕堲讒說殄
和可知之也堲疾也殄絕也震動也
行震驚朕師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
行而動驚我眾命女作內言夙夜出
欲遏絕之也言喉舌之官也聽下
內朕命惟允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

下以信也

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也欽才惟旹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也弎載考績弎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焉庶績咸熙考績法明衆功皆廣分北弎苗三苗幽闇君臣善否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也舜生弎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時也弎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也五十載

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用三十在位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於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也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作汨作汨治也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也故為汨作之篇亡也九共九篇槀飫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古文尚書卷第一

經二千五字

注三千一百十九字

尚書卷第二

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咎繇矢亓謨　矢陳也　禹成亓功　陳其成功　帝

舜申之　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也　作大禹謨咎繇

謨　大禹謨九功　咎繇謨九德　棄稷篇也　凡三　大禹謨　禹稱

大　大其功　謨謀也　曰若稽古大禹　順考古道而言之也　曰

文命敷于四海　祗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

內則敷于文教　曰后克艱亓后　臣克艱亓

臣　政乃乂黎民敏德　敬知其難為能知為君之難為臣不

云孟子称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云

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脩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亡逌伏埜亡遺臤万邦咸寧 攸所也嘉言無所伏言必用也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也

乩亐衆舍己從人弗虐亡告弗廢困窮惟帝旹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美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也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緯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

命奄四海爲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之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也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也戒於無形備慎深也秉法守度言有恒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矣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

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者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歎而言念重其言也爲政以德則黎民惟懷之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

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也九功惟序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樂乃德政之所致也戒㞢用休董㞢用威勸㞢㠯九哥俾勿壞休美也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弎事允治萬世永賴旹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也帝曰格女禹朕宅帝位弎十𠂇弎載耄期倦于勤女惟弗

八十九年十曰耄百年曰
怠總朕師期頤言已耄老厭倦万機
汝不懈怠於位摠惣禹曰
我衆欲使攝之也朕悳罔克
民弗依咎繇邁種悳ゝ乃降黎民懷
邁行種布降下懷皈也言已無德
出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ゝ下
洽於皈帝念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服也民
茲此也釈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名言
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也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惟帝念功在茲此事
茲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帝
皐陶之德以義爲志所冥念也

曰咎繇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亡刑民叶于中旹乃功懋才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咎繇曰帝悳罔愆臨下以柬御眾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也俱謂子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

德之政也宥過亡太刑故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
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
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亓殺弗辜寧失弗經好
生之悳洽于民心茲用弗犯于有司
辜罪也經常也司主也皐陶曰帝勉
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
歎不常之罪不枉不辜
彰之善仁愛之道也帝曰俾予从
欲㠯治三方風動惟女之休使我從心所欲
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
應風是以能明刑之義也帝曰來

來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女臤。水性流下故曰
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克勤
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也。
于邦，克儉于家，弗自滿假，惟女臤。滿謂
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居
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
也。女惟弗矜，天下莫与女爭能；女惟
弗伐，天下莫与女爭功。自賢曰矜，自
功曰伐。言禹
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
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者也。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女躬。

女終陟元后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也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也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也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畔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国相須而成欽才

昚乃有位汝修亓可願三衆困窮天
祿永終有位天子位也可願謂道德
之美也困窮謂天民之無告
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惟口出好
天之祿籍長終丗身也
興戎朕言弗再好謂賞善戎謂伐
惡言口榮辱之主慮
而宣之成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於一也
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帝曰禹官占惟
吉此帝讓之志也
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
官故曰官占蔽
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朕志
後命於元龜言志宲然後卜也

先定詞謀僉同鬼神亓依龜筮協从

卜弗習吉習曰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

吉無所枚卜也禹拜乩首固辭再辭曰固辭也帝曰

毋惟女諧言無所以禁其辭也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

任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也神

宗文祖之宗廟言神之尊也衛百官若帝之初順舜

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也帝曰咨禹惟旹𠂇苗弗

衛女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乱逆

也命禹
討之也僉乃禹群后誓于師曰濟
ナ衆咸聽般命　僉諸侯共伐有苗也軍旅曰誓濟々衆盛
之ゝ貌
也蠢茲ナ苗昏迷弗恭　蠢動也昏闇也言其
所以宜
討之也侮慢自臤反道敗惪　狎侮先王輕慢
典教反正
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
姦佞民棄弗保天降出咎　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辠　肆故也詞謂不恭罪謂侮
慢以下爾尚一乃心力亓克ナ勳
事也

戮一心力三旬苗民逆命旬日
以從我命也以師
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
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帥
兵所以生辭也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言依屆至也益以此義滿招損
依禹欲其脩德致遠也
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
謙者人益之是天
道也之常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日號
本或作帝初耕于歷山非也
道也仁覆愍下謂之旻
泣于旻天于父母天言舜初耕于歷
山之時焉以所疾日號泣是
及父母怨之自責不責於人也

辠引慝祗載見瞽瞍齋慄瞽瞍

亦允若慝惡也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也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也

至諴感神矧茲有苗諴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益言宜故拜受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

帝乃誕敷文悳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也

七旬

有苗格訖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

古文尚書咎繇謨第四　孔氏傳

咎繇謨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也曰若乩古咎繇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亓悳謨明弼諧允信迪蹈也其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也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也咎繇曰都昚

亓身修思永 歎美之重之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也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

禹拜昌言曰俞 以皋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也

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歎修身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也

禹曰吁咸若旹惟帝亓難㞢 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難為故曰吁

知人則喆能官人安民則惠𠂆懷㞢黎 哲知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德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也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静言用違令色象恭滔天也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也咎繇曰都亦行有九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也亦言亓人有悳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所行其事由事以爲驗禹曰何問九德品例也咎繇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

莊栗也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愨愿而恭恪也

乱而敬乱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

直而温行正直而氣温和也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也

剛而塞剛斷而實塞也彊而誼無所屈撓動必合義也

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也

日嚴祗敬六

悳亮采有邦有国諸侯日〻嚴敬
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
政事則可以
爲諸侯也翕受尃㐌九悳咸事畯
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
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
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百僚師師
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也
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〻相師
法也百官皆是言政無
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成也言百
以官皆撫順五
行之時衆
功皆成亡教逸欲有邦不爲逸豫
貪欲之教
是有国兢〻業〻弌日弍日万幾兢
有之常〻

戒愼業危懼幾微也　言當戒懼万事微也
亡曠庶官天工亼亓代㞢　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　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　以天官私　非其才也
天叙ナ典勅我五典五惇才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整　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天　下　也
天秩ナ禮自我五禮五庸才　庸常　也自　用也天次秩有礼當用我公侯伯　子男五等之礼以接之使有常也
同寅叶恭咊衷才　衷善也以五礼正諸　侯使同敬合恭而和　善　也
天命ナ悳五服五彰才　五服天子　諸侯卿大

夫士之服也尊卑彰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辠五刑五用才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也政事懋才〻〻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也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也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達于上下敬才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以不敬懼也

咎繇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皆可致行也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也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曰賛〻襄才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道徒亦賛奏上古之行事而言之曰禹美之義以謙辭言之序也

古文尚書棄稷第五　笓書　孔氏傳

棄稷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帝曰來禹女亦昌言因皐陶謨德故禹使亦陳其當言禹拜曰都帝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乃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也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成臣功而已咎繇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也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溺皆困水災也予乘三載隨山栞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之也臮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与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也予決九州距三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也一
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
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
畎深之至川亦入海也臮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与
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
鼈使民鮮食鮮食也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
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
徙山林竹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也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
治本咎繇曰俞師女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

其戒。俞。禹安女止。惟幾惟康。亓弼直。

也。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也。

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也。

昭受上帝。天亓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也。

帝曰。吁。臣才鄰才。〻〻臣才。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也。予欲左右有民。女翼。左右助也。助我

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 予欲宣力三方女為布於立治之功也汝群臣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㞢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也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也 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也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天子服日

白与黒謂之黼黒与青謂之黻

云其染火粉米黼黻絺繡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然於五色

月而下諸侯依官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

言欲以六律和声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礼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也

予違女弼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所退後有言我不可弼也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弗在時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也衆頑愚讒

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有當察之也。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才、欲並生才、書識其非、欲使改悔、与共並生也。工以內言、旹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導之也。格則羕之庸之、否則畏之。天下之人能至于道、則羕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也。帝曰、俞才、帝光天之下、至于海嵎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〻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也。万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旹於。勇內旨言。明試旨
功。車服旨庸。獻賢也。万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
陳布其言。朙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也。誰敢弗
讓。敢弗敬應。上唯賢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也。帝
弗旹勇同日奏罔珍。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
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已若丹朱奡惟
愓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奡虐是作。已晝
夜頟頟。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已水行

舟朋淫于家用殄亓世朋群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也羣淫於家妻妾乱也用是絶其世不得嗣也予創若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国名也懲丹朱之悪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也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甸侯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万人

正義云初制五服

功九州二十外薄三象咸建五長薄
萬庸也七迫
也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
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
室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唯三苗
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也
帝曰
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言天下蹈行我
德是汝治水之
功有次序也
敢不念乎也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
方四方皋五服既成故皋陶
刑惟明
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
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
夔（求龜反）曰戛（居乞反）
史曰皋功重美之也

擊鳴球搏拊琴瑟吕詠祖考來格戛
擊柷敔所以作止樂也搏拊以韋爲之
實之以穅所以節樂也球玉磬此舜
廟堂之樂也民悅其化神歆其祀
礼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也虞
賓在位羣后悳讓丹朱爲王者後故
称賓言与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
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絃鐘籥各自互見之也笙鏞吕
間鳥獸蹌蹌鏞大鐘也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也言

第4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正內

簫、以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灵鳥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衛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也、始於任賢立政、以礼、治成以樂、所以致太平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㞢命、惟峕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也、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才、元首起才、百工熙才、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第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　反内

皋繇拜手乩首颺言曰念才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也衛作興事眘乃憲欽才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也屢省乃成欽才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也乃賡載歌曰元首明才股肱良才庶事康才賡續也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也又歌曰元首叢脞才股肱惰才万事墮才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万事墮廢其

功不成故歌　帝拜曰俞往欽哉　拜受其歌以申戒也戒群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古文尚書卷第二

經一千八百六十九字

注三千七百九十九字

古文尚書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以定其貢賦之差也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作禹貢禹制九州貢法

禹尃土隨山刊木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奠高山大川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也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冀州旡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法載於書也

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

汾水而西旡修太原至于岳陽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也丌土惟白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丌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丌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也恒衛旡从大陸旡作二水已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也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中畔山也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也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九河无道 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

雷夏无澤灉沮會同 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也

桑土无蝅是降丘宅土 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蝅

亓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也

亓艸惟繇 繇茂

亓木惟條 條長也

亓田惟中下 田第

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与九州相當也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与他州同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而貢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也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嵎夷既略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其道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淇斥鹵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

言斥鹵鹹地可煑為鹽者也

海物惟錯絺細葛錯雜非一種也岱畎絲枲鉛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也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也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弦也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也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也大野既豬豬張魚反馬云水所止深者曰都劉東胡反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作也厥土赤埴墳艸木漸包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也厥

田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也。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也。泗濱浮磬，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淮夷蠙珠泉魚，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也。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

彭蠡 張勃吳録云今名洞庭湖在十一江州界

楊州北據淮南距海也 彭蠡既豬彭蠡澤名随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也陽鳥逌居 三江既入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也震澤厎定 篠簜既敷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也 厥草惟夭少長曰夭 厥木惟喬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地泉濕也 厥田惟下下 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也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 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 齒革羽毛惟木象牙犀皮羽鳥羽

毛旄牛尾也木楩梓櫲樟也島夷卉服南海島夷也草服葛越也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也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也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也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也雲

土䔯作乂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
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
畒治之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
上下田第八賦第三人功脩也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土所出与揚州同也杶榦栝栢榦柘也栢
葉松身曰栝也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
朱類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箘簵美竹
也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
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也
包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也厥篚玄

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纖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也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故錫命而納之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也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也伊洛瀍澗旡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也榮波旡豬榮澤波水已成遏豬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也厥土惟

豬 張魚反又音諸

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氒田惟中

上、氒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氒貢

漆枲絺紵、氒篚纖纊 纊、細緜也。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

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也。岷嶓既藝

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

沱潛既道 可種藝也。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厎績 和夷之地、致功可藝也。氒土青黎 色青黑

壤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
第八雜出第七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第九三等也
璆玉名　貢四獸之皮
鏤剛鐵　熊羆狐狸織皮也織皮今罽
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于沔西傾山名
桓水也自西傾山南行曰桓水
是末浮于潛也漢上曰沔也　入于
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
西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
曰亂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也龍門
之河在冀州西也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也　涇

屬渭汭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也漆沮既漆沮之水已入渭從灃水逌同灃水所同同於渭也荊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也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下隰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也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

山海經云崐崘山有琅玕樹

球琳皆玉名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
石而似珠者也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
門西河也瀦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
千里而南龍門山會于渭汭逆流曰
在河東之西界也會自渭
北涯逆水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
西上也織皮毛布此四國在荒服之外
即敘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
美禹之功更理
及戎狄也導岍及岐至于荊山說所
治山川首尾所在也治山通水逾于
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也
河俗謂梁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龍門西河山二

馬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紀云北發渠搜是也

正義云梁山有西河

在冀州太岳在上黨西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擬碣石而入滄海也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也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

于荊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內
方至于大別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也岷山
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東連延過九江接
敷淺原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起
也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楊州豫章
界也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也餘
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也導黑水至
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注三危過梁州入南

海也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
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也南至于華陰河自竜門南流至華
陰山北而東行東至于底柱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
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也東至于孟津孟津
地名也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也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洛汭洛入河処也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也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降水〻名入河大陸澤名也又北
播為九河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為逆

河入于海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蒲沒反)海也皆禹所施功故叙之

嶓(音波)冢導漾(羊尚反)東流爲漢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也

又東爲滄(七郎反)浪之水別流也在荊州

過三澨(市制反)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

南入于江觸山廻南入于江也

東匯(徐胡罪反字林口淮反韋乙爲反)澤爲彭蠡匯廻也水東廻爲彭蠡大澤

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於海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徒河反)江東南流沱東行也

又東至于澧(音禮)

澧水名也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也東迆北會于匯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也東爲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南可知也導沇水東流爲濟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也入于河溢爲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再成也又東至于菏菏澤之水也又東北會于汶濟与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也導淮自

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也）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也）導洛自熊耳（在冝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也）九州逌同（所同事在下也）亖隩旣宅（四方

之宅、已可居也。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之也。四海會同、六府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孔修萬国共貫也、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文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民有節、不過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也。錫土姓祗台德先弗距

刈魚廢切穫也　短鎌也

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為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近王城者也。禾藁曰總，入之供食國馬也。

二百里納銍　所銍刈謂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秸，藁也。服藁役。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也。

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

百里采　侯服內之百里也。供王事而已，不主

一也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
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侯故合三爲一名也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也三百里揆文
教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也二百里奮武
衛文教外之二百里也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五百里要
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安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
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五百
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也言荒又簡略也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夷之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
不制以法也
俗也凡五服相距方五千里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与王者
聲教而朝聘也
訖于亖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章顯之言天功成也

古文尚書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启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 將戰先誓也

大戰于

甘誓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也有扈与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乱常也天用勦絶其命用其失道故也勦截也截絶謂滅之也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絶也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嘆也其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勇力之

士執戈矛馬以退敵。**馭非亓馬之正，女弗恭命。**御以正馬為政者也。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予則孥戮女。**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

古文尚書五子㞢哥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也。

昆弟㐅人須亐洛汭作㐅子之哥　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扵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也

●㐅子之哥　啓之五子以名篇也

曰

●太康尸位吕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也　滅厥德黎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矣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也　畋亐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也十日曰旬畋猶過百日不還也　有窮之后羿因民弗忍距亐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

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
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也。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敘怨也。其一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弗可下。皇君也。君祖禹。
有訓戒也。近謂親之。下謂失分也。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也。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弗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

微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也爲人

上者奈何弗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亓

二曰訓ナ㞢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

ナ一亐此未或弗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也

亓三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今失亓道亂亓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
道亂其法制 亓三曰明明我祖万邦
自致滅亡也
之君有典有則貽亓子孫 君万国爲
天子也典
謂經籍則法也貽遺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也言仁及後世
亓荒墜亓緒覆宗絕祀 金鐵曰石供
民器用通之
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 亓五曰於
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之
虖曷歸予褱之悲 曷何也言 万姓仇
思而悲也
予將疇依 仇怨也言當依誰 鬱陶
以復其国乎

第一十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版反内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也　顏厚色愧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

古文尚書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羲和湎淫廢旹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絶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也

胤徃征征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胤征　奉辭伐罪曰征

惟中康肇位亖海　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中康爲天子也

胤侯命掌六師

中康命胤侯也掌主也主六師爲大司馬也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脩其業也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誓勅之也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徵證

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也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言君能愼戒臣能奉有常法也

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也每歳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亐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也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〻官也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失常也亦或弗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惟旹羲咊顛覆氒悳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咊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也沈乱亐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擾天紀遐弃亐司俶始擾乱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辰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也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羲咊尸氒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旹者殺無赦政典夏后之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

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也

弗及旹者殺無赦不及時謂曆象後天時也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悳烈亏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亣渠魁脅從罔治殲大

忍也指謂戮刑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舊染汙俗咸与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与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滑衆信無功亓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自契

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遷徙國都也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湯征諸侯

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伯爵

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始伐於葛作湯

述始征之義也亡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

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

還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

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

篇皆亡

古文尚書卷第三

經一千八百四十七字
注三千五百八十九字

尚書卷第四 五字ナシ

凡廿四篇十七篇亡七篇見存

未挍

兵

古文尚書湯斷第一 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湯如ー馬云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之者以非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託聞焉云云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也陑在河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埜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距湯也 作湯斷

湯斷 戒誓其衆士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 有夏多辠天命殛之 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也 今爾有衆汝

曰我后弗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

夏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也予

惟聞汝眾言不憂我眾之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弗敢弗正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女其曰

夏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如我所聞之言也夏

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

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也有眾率

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下眾

相率為怠惰不与上和合比桀於日
曰是日何時喪我与汝倶亡欲殺身
以喪桀也 夏悳若茲今朕必往 凶徳如此我必往誅
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亓大
賚汝 賚与也汝庶幾輔成我大与汝爵賞 爾無弗信
朕弗食言 食盡其言僞不實也 爾弗從誓言 不用
命也 予則孥戮女亡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
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也
夏欲遷亓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
後順天應人逆取

順守而有慙故革命創制改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夏師敗績湯遂从㞢

大崩壞曰曰敗績從謂逐討之

遂伐三朡俘氒寶玉

三朡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礼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誼伯仲伯作典珤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国之常寶也亡

古文尚書仲虺㞢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也仲

虺作誥奚仲之後爲湯左相仲虺之誥名以諸

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成湯放桀南巢惟有慙悳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悳慙悳不及古曰予恐

來世吕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也仲

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也曰嗚呼惟天生

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

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也有夏昬

惪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險若陷泥墜火無拯也天迺錫王勇智表正万邦纘禹舊服 言天与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万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也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敷之也夏王有罪矯誣上天呂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也帝用弗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為主也簡賢附勢

寔緐ナ徒　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蕃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也　肇我邦于ナ夏、若苗㞢ナ莠、若㮚㞢ナ秕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也　小大戰戰、罔弗懼于非辜、矧予㞢悳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以非罪見滅也、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之理也　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　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illegible]

既有聖[illegible]懋官功懋賞有此行也

人惟己改過弗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也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之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也

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攸

徂乃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亓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也民之戴商亓惟舊才久謂初征自葛時也右賢輔悳顯忠䢟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亓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国乃昌盛悳日新萬邦惟褱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解……也

（志五盈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也；不問專固，所以小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也。）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

命言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也

古文尚書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也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万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万方之衆人也

王曰嗟爾万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天也衷善也若有恒性克綏

猷惟后 順以[illegible]之世能安立其道教惟為君之道也 夏

王滅悳作畏以尃虐于爾万方百姓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 爾万方

百姓罹亓凶虐弗忍荼毒 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也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 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

于夏以彰亓辠 桀罪惡謂竊之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 而桀不改心

畏不敢赦　繇天威謂誅之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
虐乎　聿求元聖与之戮力与爾有　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
衆請命　桀除民之穢是請命也
上天孚右下民罪人黜伏　孚信也天信右助
下民　桀知其罪退伏遠屏也　天命弗僭賁若中木
兆民允殖　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
飾若草木　民信樂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

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卿大夫　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也　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至　戒諸

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

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也　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　天守其常法承天美道也　爾有善朕

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

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爾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也予一人有罪無以爾万方無用爾万方也言非所及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也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也

古文尚書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　凡三篇其二亡　徂言作訓以教道太甲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亐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

奉嗣王祗見亓祖　居位主喪也

侯甸羣后咸在　在位次也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悳以訓亐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亓悳亡有天灾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山川鬼神

亦莫弗寧莫無也言皆安之也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從初欲其慎

始也

立愛惟亲立敬惟兵乱于家邦具于三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

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也

居上克明言理恕也為下克忠事上竭誠也與人弗求備檢身若弗及

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

以至于有万邦茲惟艱哉

言湯操心常危懼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尒嗣王言仁及後世也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也曰敢有恒舞于宮酣哥于宮旹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哥則廢德也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旹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也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旹謂亂風狎侮人言而不行拒逆忠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謂荒

十愆疏云　巫風二舞也歌也　淫風貨也色也遊也畋也　亂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亂之風俗也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亐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也

邦君有一亐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也

臣下弗匡，亣刑墨，具訓亐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也蒙士例謂下士也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也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唯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也〕爾惟悳亡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也〕爾惟弗悳亡大墜氒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也此伊尹至忠之訓也〕肆命〔陳天命以戒大甲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古文尚書太甲第五〔此本弁未或本有敘在設命表誓於此有上字非也後三篇皆然〕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弗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礼也〕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三年復歸

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也惟嗣王弗惠于阿衡衡平也言不順伊尹之訓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也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也社稷宗廟罔弗祗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万邦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也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

君居業天下之衆也

肆孠王丕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

惟尹躬先見亏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之西也

其後孠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滅之也

孠王戒哉祗爾厥辟弗辟忝厥祖 以不終爲戒慎之至也敬其君道則能終也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也

王惟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不

改無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
伊尹之戒奕顯皆明也言先王以
顯坐呂待旦明思大明其德坐以
旦而旁求畯彥啓迪後人亦非一方也美士曰
行之彥開導後人越墜失也
棄粤卒命呂自覆
言訓戒也
無忝之祖命而不
眘廼儉悳惟褱永
勤德以自顛覆也
言當以儉爲德
若虞機張往省括
圖思長世之謀也
亏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
有虞以準望也言修德夙
夜思之須明旦行之如射
欽卒止率
先省矢括於度釋則中

廼徂追行止謂行所安止也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也惟朕
吕懌万世ナ辭言王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也
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也太甲性輕肥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伊尹曰茲廼弗義習与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也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
密邇先王亓訓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其
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

思念其社稷其祖信德

古文尚書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君四方也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

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万世無窮之美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弗明于悳自厎弗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也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也欲敗度縱敗礼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礼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悳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

賴教訓之吉謀終於善悔過之辭也

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也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弗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也

竝其有邦厥鄰湯俱與鄰竝有國鄰國人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徯我君來言欣戴也君來無罰言仁惠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

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也朕承王之休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也

古文尚書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所有親疏、唯親、能敬身者也民亡常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也鬼神亡

常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也
天位難才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也惪惟治否
惪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也與治同道宅弗
興与乱同事宅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乱在所法也
㚖乨眘乓與惟明明愼其所与治乱之機則爲明
王明君也先王惟峕懋敬乓悳克配上帝
言湯惟是終始所与之難勉脩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也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才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

天之德而法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道為始然後終致高遠也無輕民事惟艱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也無安氒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眘冬亏乨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有言逆亏女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亏女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虖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万

邦㠯貞 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也 君罔㠯辯言亂舊政 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也 臣罔寵利居成功 功成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也 邦亓永孚于休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也

古文尚書咸有一惪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惪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也

咸有一惪 既復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伊尹既復

政乎侵還政太甲將告歸乃較戒于悳告老
帰邑陳德以戒之曰烏虖天難諶命靡常以其
無常故難信也常乎悳保乎位乎悳匪常九
ナ㠯亾人能常其悳則安其位九有諸侯也桀不能常其德湯伐
而兼之也夏王弗克庸悳慢神虐民言桀不能
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也皇天弗保監于万方
启乎ナ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万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
求一悳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爲天地神祇之主

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悳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敵謂之受天命享富也所征無以有九有
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
政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右于一悳非天
私商而王之祐助一德所以王也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悳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也悳惟
一喠罔弗吉悳二三喠罔弗凶言不二三
一也惟吉凶弗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

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也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
德之今嗣王新服身命惟新身悳其命王命
也新其德戒勿怠也㚇亂惟一旹乃日新言德
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也任官惟賢材左右
惟亣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
非其人臣爲上爲悳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也亣難亣昚惟咊惟一
其難無以爲易也其愼無以輕之也羣臣當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悳

無常師主善爲師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也善無常主叶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也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也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言爲王而令万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也烏虖七世之廟可㠯觀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也万夫之長可㠯觀政能整齊万夫其政可知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也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也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也此篇以戒也亡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也太戊沃丁弟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

亏朝祥妖恠二木合生七曰大拱不恭之罰也伊陟晉亏
巫咸作咸乂三篇贊告也巫咸臣名也皆亡太戊
贊亏伊陟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也
原命伊陟二篇皆亡中丁遷亏囂太戊子也去亳囂地名也
作中丁陳遷都之義也亡河亶甲居相仲丁弟也
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亡也祖乙圮亏耿亶甲
子也圮於相遷於耿也河水所毀曰圮也作祖乙亡也
經二千二百八十七字
注三千四百六十八字
古文尚書卷第四

尚書巻第五

古文尚書盤庚第九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邑都盤庚治亳殷也

民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也　作盤庚三篇

盤庚　盤庚殷王名也殷質以名篇也

盤庚遷于殷　亳之別名

民弗適有居　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也

率籲衆戚出矢言　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我王祖乙也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

重我民無盡劉　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

卜稽曰

如台　民不能[illegible]於亂以生[illegible]如我人[illegible]也　卜出

王ナ服念謹天命茲猶弗常寧　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也　弗常氒邑至

于今五邦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也

今弗承于古亡知天出斷命　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

𢾊曰亓克从先王出烈　天將絕汝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也

若顛木出由櫱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櫱

哉也

天亓永㦤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

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三方言我從欲如此也

盤庚斆于民由迺在位

㠯常舊服正法度斆教也教民使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曰亡或敎伏小民之逌箴言無有敢伏絕小民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也

王命衆悉至于朝廷衆群臣以下也

王若曰格女衆予告女𧦝告汝以教

女猷適心亡敖从康

謀退違上之心無傲從心所安我先王亦惟圖

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任而鳩反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也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也

今女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迺所訟　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也

聒聒無知之貌也起信險僞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弗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惕他歷反

我之欲從

非廢此德也汝不從我命所含德惡
但不畏懼我耳我觀汝情如觀火也
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汝徒是我謀拙成
汝過也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若農服
田力嗇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
在網各有條理而不亂也下之順上當如網
勤穡則有秋下義上則有福女克黜
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
敢大言女有積德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
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迺不畏戎
敢言有積德之也

毒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粤亓它有黍稷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也女弗咊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咊喻百官是女自生毒害也廼敗禍姦宄㠯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也廼既先惡于民廼奉亓恫女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也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

持所篇而海之則
於身無所及也
㫖皆思民猷胥顧
王箴言亓發ナ逸口敀予制女短兵
𡳿命
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
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
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害女弗告朕
從我是不若小民之也
昌何也責
其不以情
而胥𡸼㠯浮言恐沈亐眾
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從
我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也若火之
燎亐原弗可嚮迩亓猶可撲滅
火炎不可
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
可信附尚可刑戮也則惟汝自

作弗靖非予ナ咎刑戮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

乭非謀許致也遲任ナ言曰人惟求舊器非

求舊惟新遲任古賢人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從則不貴舊也

古我先王暨迺祖迺父胥及逸勤予

敢動用非罰言古君臣相与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

動用非常之罰加汝乎世選尒勞予弗掩尒善

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茲予大

亯于先王尒祖亓從與亯㞢古者天子錄功

臣鄙貪於庸不真羔齊也作福作災
此所以不掩汝善也
予亦弗敢動用非悳善自作福作災我豈敢動
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
乎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女于難
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不用
乃善
女亡老侮戚人亡弱孤有幼老成
人之言是老侮之不從
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
勉出迺力聽予弌人之作猷盤庚勅
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臣下各
力聽從遷徙之謀亡有遠邇用

辠伐厥死用悳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也邦㞢臧惟女眾有善則眾臣之功也邦㞢弗臧惟予弌人于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己之義也凡爾眾亦惟致告致我誡告汝眾也自今至于後日各龔尒事亝廼位度廼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保浮言也罰及尒身弗可悔罰已及汝身雖悔何可及乎

古文尚書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為此南渡之法用民徙

也迺話民㞢弗率誕告用亶亓有眾

話善言也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其眾也　咸造勿褻

在王庭　造至也眾皆至王庭無有褻慢也　盤庚迺登

進厥民　升進命使前也　曰明聽朕言亾荒失

朕命　嗚虖古我前后亡不惟民㞢

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保后胥慼鮮

呂弗浮亏兂旹民安君之政相与
憂行君令也浮行也
以不行於天時殷降大虐先王弗
言皆行天時也
褱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乓逌作
王不思故居而行徙也
眡民利用䙴其所為視民有
利則用徙也女曷弗
念我古向出眷古君先王之承女俾
之聞謂遷事也
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亏罰今我
先
王惟民之美故美汝使汝從惟与汝
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
殃罰予若籲褱茲新邑亦惟女故呂
也

丕劢乃志言我順味懷此新邑欲利汝故大從其志而徙也

今予將試㠯汝遷安定乃邦用試汝弗

憂朕心出逌困所困不因順上命迺咸大弗宣

迺心欽念㠯忱動予弌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

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尒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也

若乘舟汝弗濟臭乃載言不從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也

尒忱弗屬

惟胥㠯沈弗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一

屬逮古苟不欲徙与沉溺不考女
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
弗惎兵吕思廼烖介誕勸憂汝不謀
長久之
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
欲徙是大勸憂之道也今亓大今
亡後女何生在上言不徙無後計汝
何得久生在民上
禍將及今予命女一亡起穢吕自臭
汝也
我一心命汝
違我是自臭敗恐人倚廼身迂廼心
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
人所誤佞曲迂僻也予迓續廼命
迓迎也
于天予豈女畏用奉畜女衆
言我徙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以威
用奉畜養汝衆也　予念我
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
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先以
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忘先
人也　失于政敶于茲高后丕迺崇降罪
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
陳久於此而不從湯
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　女萬民迺不
何虐我民而不從乎
不進之謀
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先
同心從
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

有比 非但罪我將罪汝紉 盤庚自謂此同心也 故有
爽悳自上亣罰女，女罔能迪 德在天
見汝情下罰汝罰汝 能道言無辭也無 古我先后旡勞廼
祖廼父 勞之共治民也 女共作我畜民，女亣
戕則在廼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民之心而不欲徙，是
丞父祖之行也 我先后綏廼祖廼父，廼祖廼
父廼斷弃女，弗救廼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
命，汝不忠，汝父祖必斷 茲予有亂政
絶棄汝命不救汝死也

同位具迺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忠誠念其貝玉而已言其貪也迺祖迺父丕迺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子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也迪高后丕迺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也烏虖今予告女弗易凡我所言皆不易之事也永敬大卹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与絕遠棄廢之女分猷念目相從各

設中亏廼心群臣當分明相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

汝心廼ナ弗吉弗迪不善不道謂凶人也顛粤

弗龔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也暫遇人劫

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内我廼劓殄滅㞢亡遺

育亡俾易種亏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吉不之人

當割絶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往才生生

今予將試㠯女䙴永建廼家自今以往進進

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

汝家卿大夫稱家也

古文尚書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盤庚旣遷，奠乓逌居，迺正乓位，正郊廟朝社之位也綏爰ナ眾，安於有衆曰：亡戲怠，懋建戒無戲怠勉立大敎也大命。今予亓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亡辠爾眾，爾亡共怒，叶比讒言予弌人。群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汝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之山人而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遷徙曰古我前人之功美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国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亡ナ定極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今徙以為之極也爾謂朕害震動万民以遷言皆不明己本心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也朕及竺敬龔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与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也肆予

沖人非廢𠂢㥮弔繇靈 沖童童人謙也弔至也靈善也非廢謂謀動於衆至用其善也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也

烏虖邦伯師兂百執事㞢人尚皆隱才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其爲善政也

予亓懋柬相爾念敬我衆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也

朕弗肩好貨敢龔生生鞠人謀人㞢保居敘欽 肩任也我不任貪伊良敢奉用進

善者之窮困能謀安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与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之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也

古文尚書說命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 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也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

巖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岩之谿 作說命三篇 命說爲相使攝政也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

于庀憂亮陰三祀 亮信也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也 本文作諒也、又カ三字タ

旡兂喪亓惟弗言 除喪猶不言政也 群臣咸諫于王曰烏虖知㞢曰明喆 本文作哲 知事則爲明智 知ニ智 明喆實作則 知事則能制作法則也 兲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 天下待令百官仰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亡攸稟令 稟受也令命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
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用臣下怪之故作誥也類善也
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敢言也　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天與我輔弼良佐
將代我言政教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
天下　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　說築
傅巖之野惟肖　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
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

夢之爰立作相王置諸亓左右於是
形也立以爲佐相使在左右也
命出曰朝夕納誨吕輔台悳
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也
若金用女作砅
鐵須礪以成利器也
若濟巨川用女作舟檝
渡大水得待舟檝也
若歲大旱用女作霖雨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也
启迺心沃朕心
開汝心以沃我心
若藥弗瞑眩亙疾弗瘳
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亙足用傷

説乃無言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
使爲己視聽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
以匡乃辟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也俾
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汝君使循
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也嗚呼欽予時命其
惟有終敬我是命脩其職使有終之也說復于王曰
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
以諫明也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
命其承意而諫也疇敢弗祗若王之休命言王

如此誰敢不敬順王
之美命而諫者乎

古文尚書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也廼進于王曰
烏虖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
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
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
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
上下也將陳為治之弗惟逸念惟呂
本故先舉其始也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惟天聰
亂民言立之主使治民也

明惟聖旨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廼罔弗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也

惟治亂在庶官

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也

官弗及私昵惟亓能

不加私昵唯能是官也

爵罔及惡德

惟亓攸言非賢不爵慮善呂嫜嫜惟乓旹非善非時不可動也尤亓善喪乓善矜亓能喪乓珍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也惟事〻迺亓有備有備巳患事〻非一事也巳启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也巳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也惟乓迺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旹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

之祀特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王曰旨才說迺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迺弗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所聞於所行之事也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而行之難以勉高宗也王忱弗艱允叶于先王之成悳王心誠不以行之為艱則信合於先王成德也惟說弗言有氒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也

古文尚書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王曰來女說台小子舊学于甘盤学先
王之道甘盤殷賢旡迺遯于荒埜入
臣有道德者也
既学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
庑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
艱苦故使
居民間也自河徂亳泉乓息宅顯自河
往居亳与今其終故
遂無顯明之德也爾惟𧥣于朕志
言汝當教訓於我
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
㯻酒醴須麴櫱以成亦若作咊羹爾
言我須汝以成也
惟鹽槑塩鹹梅醋羹須
鹹醋以和之爾交修予它

予棄予惟克邁迺訓　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旹惟建事學亐古訓迺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学於古訓乃有所得也

事弗師古以克永丗匪說逌聞　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也

惟學遜志務旹敏氒修迺來　学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也

允懷亐茲道積亐氒躬　懷此学志則道積於其身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亐學氒悳修

㒺覺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学之半也。終始常念学，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也。

監亐先王成憲，亓永亡愆。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唯学乎。

惟說式克欽羕，旁招俊乂，列亐庶位。言王能志学，說亦用能敬羕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

王曰：烏虖！說，亖海之內，咸仰朕悳，旹廼風。風教也，使天下旹仰我德，是汝教。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

言先世官之臣也迺曰予弗克俾氒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於市故成其能也一夫弗獲則曰旹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也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太夫無能及者汝庶幾明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安我事則与伊尹同美也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弗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也其爾克紹迺侵

于先王永綏𡰥 能継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也

古文尚書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高宗祭成湯𠂇飛雉升鼎耳而雊 耳不

聰之異雊鳴也 祖己訓諸王 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也 作

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所以誥高宗形也亦

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也 高宗肜日粤𠂇

雊亦字書 釋亦雅 又祭也 周曰ー 殷ナ 形

雊雉於肜日有雉異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也廼訓于王

曰惟天監下典厥誼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也降年有永有弗永非天夭

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也民有弗若惪弗聽

辠天既孚命正厥惪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也廼曰亣如台祖己

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也

烏虖王司敬民亡非兲胤典祀亡豐亐昵

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也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

古文尚書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殷乱咎周 咎惡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惡也

祖伊恐 祖己後賢臣也 奔告亐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

征西伯戡黎 戡亦勝也

西伯

戡黎西伯旡戡黎近王圻之諸侯也在上黨東北也
祖伊忎奔告亐王曰天子兲旡訖我
殷命文王帥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
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也格人元龜
敹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非先
王弗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𢇍非先
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故兲棄我弗
ナ康食弗虞兲性弗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

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害弗降畏大命弗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禍其如我所言也王曰烏虖我生弗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反曰烏虖迺辠多參在上迺能責命于天反報也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〻誅汝〻能責命于

天毀天殷也師奄犹適泚弗已戰乎
謀和 言殷之亂已指汝所事所致汝
介邦不得無戮於殷國安將滅亡
立在可待也

古文尚書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殷既錯亂天命也 錯亂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師告二師而去紂也 微子 微圻內国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也
殷其弗

或率正三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也）

我徂厎遂敶亐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也我紂也沈湎酗醟敗乱湯德於後世也）

用沈酗亐酒用率敗乒悳亐下

殷宔弗小大𡚱艸竊姦宄（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内也）

卿士師〻非度

凡ナ辜辠迺宔恒獲（六卿典事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一方共為讎敵言不和同）

今殷亓淪喪若

涉大水亓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
亡如涉大水無涯
際無所
依就也
殷速喪至于今言遂喪亡
於是至於
今到不
待久矣
曰父師少師我亓發出狂吾
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
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
言愁
悶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㞢何亓
汝無指意告我殷国顛
隮隮墜如之何其救之
父師若曰王
子比干不見明心同者文也微
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也
兲毒
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
爲亂[illegible]

天毒下災，四方化紂迺亡畏畏，咈亓
湎酒，不可如何也。言起沈酒者上不畏
耇長舊有位人。天災，下不畏賢人，違
戾耇老之長、致士之賢。今殷民迺攘
不用其教，徹紂故也。
竊神祇㞢犧牷牲用㠯容將食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
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
牲用，相容行食之，無降監殷民用乂
災罪之者，言政亂也。
讎斂召敵讎弗怠。下視殷民所用治
者，皆重賦傷民斂
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辠合亐弌多
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

瘠亡詔言殷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亣大灾我興受亣貝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也商亣淪喪我亡爲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也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也我舊自刻子王子弗出我廼顛隮刻病也言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也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也自靖人自獻亐先王各自謀行其志

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弗顧行遯言將紂倶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也

古文尚書巻第五

經二千六百九十八字
注四千八十六字

尚書卷第六

古文尚書泰斷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惟十有一季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服喪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也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也更与諸侯期而共伐紂也 作泰斷三篇 渡孟津乃作誓 泰斷 大會以誓眾也

惟十有三季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也此周之孟春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粤我御事庶士明聽斷 冢君 御治

也亦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乱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辠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乱惟宮室臺榭陂池

侈服㠯殘害亐爾万胜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
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焚炙忠良
刳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甚也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
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
小子發㠯爾友邦冢君觀政亐商業
未就之故我与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
亡大悛心廼𡰥居弗事上帝神祇遺

氒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廼曰吾ナ民ナ命罔懲亓侮 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天右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正之為師以教之 惟亓克相上帝寵綏亖方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ナ皐亡皐予害敢ナ粤氒志 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也 同力

度悳同悳度誼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受十臣億万惟億万心人執異心負可見不和予十臣弐千惟弌心三千一心諧也言同欲

商辠貫盈天命誅㞢予弗順天厥罪

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与紂同罪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𩔇亐上帝宜亐冢土吕爾有衆厎天㞢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

从民以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与人同欲也

爾尚弼予弌人永清亖海

紂惡除則四海長清

旹才弗可失

言我今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古文尚書泰断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也

羣后以師畢會

諸侯尽會次也

王廼徇師而断曰烏虖西土𠂇衆咸聽朕

又下於六月下大乏三相違皆同

似後人字語ニ迴也

言徊循也武王度西故稱西土也我眷吉人爲善惟日弗足凶人爲弗善亦惟日弗足言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爲惡也今商王受力行亡度行無法度渴日不足故曰力行無度也剌棄犂老昵比辠人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礼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爲惡也臣下化之言罪同朋家作仇脅權相滅三辜籥天穢悳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

枉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無辜
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奉天以愛民也
行毒虐於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　桀不能順天流
万民言凶害也　言天助湯命使
夏命　下退夏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
浮過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剝傷害也
也　賊殺也元
善之長良善也以　謂己有天命謂敬
諫輔紂紂反殺之
弗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言紂所
以罪過

十人
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
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宮括及文母也
太武有乱臣十人
王所守也

於
桀
身監惟弗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与桀同辜
言必謀之兲亓㠯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也般夢
叶般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与卜俱
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克之占也受ナ億兆尸人離心
離惪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予ナ乱臣
十人同心同惪我治理之臣雖尐而心德同也雖ナ
周親弗知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若周家之少仁
人天眂自我民眂天聽自我民聽天言

囙民以視聽民之百姓有過在予弌
所惡天必誅之
己能誅惡於民之今朕必往哉
人有過在我教不至揚舉也言我舉武
武惟敭侵于出疆事侵入紂郊疆伐
之桀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流
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
以兵取之代惡之道張設比於湯文
看
明
勖才夫子罔或亡畏寧執非敵
勖勉也夫子謂將士也無敢有無畏
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以伐之則克矣
言民畏紂之虐
百姓懍ニ若崩氒角
危懼不安若崩

摧其角無烏虖迺弌悳弌心立定乎
所容頭也
女同心立功則能
功惟克永丗
長丗以安民也

古文尚書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旹乎明日王迺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也師出以律三申令
之重難之義也衆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烏虖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乎
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彰
言王所宜法則今
商王受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
侮慢不行大爲

怠惰不敬天地神明也

自𢇍亐兲結怨亐民

不殺

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王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也

作威殺戮毒痡三海

痡病也言害所及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郊社弗修

言

宗廟弗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紂

廢至尊之敎營卑褻惡事作過制之伎巧以悦耳目之欲上帝弗順祝降旹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絶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爾亓孜孜奉予弌人龔行兲罰孜孜勸勉不怠古人ナ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雖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畏廼女世讎言独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於乃是洪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悳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也肆予小子誕以爾

𢿱士殄殲迺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爾眾士

亓尚迪果毅吕登迺侵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登成也成功𡖋ナ𠫷賞弗迪ナ顯

世君之功也

𢦧賞以勸之戮以威之烏虖惟我文考若日月

㞢照臨光于亖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

言其明德充塞四惟我ナ周誕受𡖋

方明着岐州也

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予克受

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方

非予武惟朕文考亡辠推功於父也言文王無罪

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也受克予非朕文考若紂克我非我父罪也我之無善之辠惟予小子亡良所致也

古文尚書坶誓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也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万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與受戰于坶野

上坶誓坶誓至牧地而誓衆旹甲子昧爽是

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早旦也王朝至亐
商郊坶埜迺断紂近郊三十里名牧癸亥夜陳亐子朝
誓將与紂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㠯麾
曰逿矣西土出人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
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逿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王曰
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焉女言志同滅紂御事司
徒司馬司空理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
戰者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

兵守門也　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及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人八国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国名也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爯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亓誓

稱舉也戈戟干楯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奪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

婦奪夫政則国亡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或紂〻用也

昏棄厥肆祭祀弗答昏亂肆陳答當

乱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饗鬼神也　昬棄氒遺王父母弟弗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也　迺惟亖方㞢多辠逋逃是崇是長　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辠人信用也　是㐰是使　是㠯爲大夫卿士　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也　俾暴虐亐百姓㠯姦宄亐商邑　使四方辠人暴虐姦宄於都邑　今予發惟龔行兲㞢罰　今日㞢事弗諐亐六步七步迺止亝焉　今日戰事

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　夫子勖才

弗愆于亖伐㐅伐六伐七伐迺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厲之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

勖才夫子尚桓〻　桓〻武貌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也

弗迓克奔目役西土　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也

勖才夫子所弗勖亓于爾躬有戮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其於汝身

宥劉矣也

古文尚書武成第五　尚書　孔氏傳

武王伐殷。徃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也

識其政事。紀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也

作武成。武功成文事脩也

武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也此本說始伐紂時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一月周之正月也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也

粵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

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也

𠂢三月才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与死魄互言也

廼偃武修文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不用也行礼射設庠序修文教也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埜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上七世之祖駿大也

執豆籩

邦甸侯衛服諸侯皆尊弎日庚
大奔走於廟執事之也燔柴郊天望祀山
戌柴望大告武成川也先祖後郊自
近始无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
也
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諸侯与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也
主若曰烏虖群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
先王建邦启土謂后稷也尊其祖故称先王也公劉
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也至于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亓勤王家大王修德

公勞齊商人始矣哉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安四方中夏也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惪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者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文王卒故大業未就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也厎商之辠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也后土社也

山華岳大川河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辭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今
商王受亡道無道德也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暴絶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也為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
府藪澤言大姦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
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大公周邵之徒也略路也言誅紂
敬承天意以絶亂路也華夏蠻貊亡弗衘俾龔

旡戚命。晃服來寘白華大国日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還時也

惟亓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国士女篚篚其絲帛奉迎亓係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也

震𤲞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也

惟爾大神尚克相予㠯拯兆民已

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焉爲神羞辱也

惟戊午

市逾孟津癸亥敶于商郊俟旡休命

自河至商郊出四日至五日而起
欵宜速俟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甲子昧爽受衛亓旅若林會亏坶埜
旅衆也如林言盛
亡ナ敵亏我師歬
多會逆距戰也
徒倒戈攻亏後吕北血流漂杵紂衆服周
仁政無有戰心前人倒戈自攻於其
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
弌戎衣兲丅大定衣服也一着戎服而滅紂言与衆同
心動有成功
迺反商政〻繇舊反紂惡政用商先王
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賢武

王所以反紂政囚奴徒隷封益其立
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
賢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
皆散發以賑貧民也大賚于四海而万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以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列爵
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者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
弎裂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建官
惟臤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居位理事必任能重
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惟食喪祭民以食爲

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惇明使
孝養皆聖王所重信德為義天
下厚行信有德尊以爵
顯忠義也崇德報功有功報以祿垂
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
人故垂拱而天下治也

古文尚書卷第六

經一千六百三十六字
註二千五百七十六字

尚書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也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之矣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称祀不忘本也此年四月皈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也

王乃言曰烏乎箕子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言我

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箕子乃言曰
道理次敘問何由也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敶亓五行
汩乱也治水失道帝乃震怒弗畀洪
是乱陳其五行也畀与斁敗也天動
範九疇彝倫逌斁怒鯀不与大法九
疇〻類也故常鯀則殛死禹迺嗣興
道所以敗之也
放鯀至死不赦嗣継也
廢父与子堯舜之道也天迺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逌敘天乃与禹洛出書
也神龜負文而出
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初
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也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五行為始也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也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也次四曰叶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也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常當用大中之道也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也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之疑事也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

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也此以上禹所弟敘弌五行弌曰水弍曰火弎曰木亖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謂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金曰从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也土爰稼穡種曰稼歛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歛也潤下作鹹水鹵所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从革作辛金之氣味之也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之也弍五事弌曰皃容儀弍

曰言辭章弍曰眎正觀亖曰聽察是非也𠄡曰
恖心慮所行貌曰恭儼恪言曰从是則可从也眎
曰明必清審也聽曰聰必微諦也恖曰睿必通於微
龔作肅心敬从作乂可以治也明作悊照了聰
作𢘋所謀必成當也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弎八
政弌曰食勤農業也弍曰貨寶用物也弎曰祀
敬鬼神以成教亖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也𠄡曰司
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七曰

賔礼賔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也

𠄡紀弌曰歲所以紀四時也弍曰月所以紀一月也

弎曰日紀一日也亖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序氣節

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也𠄡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

授民時也𠄡皇極皇建亓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

中謂行九疇之義也歛旹𠄡福用旉錫厥庶民

歛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与衆民使慕之惟旹厥庶民

亐女極錫女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爲

君以安中之善言化也

凡厥庶民亡有淫朋人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之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民戢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女則念錄用之也

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

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皆可進用大法受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

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矣

旹人斯其

惟皇𡳿極。不合于中之人，女与亦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

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也。

人𡳿ナ能ナ爲，𡰥羞亓行，而邦亓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女国其昌也。

凡厥正人，无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也。

女弗能𡰥ナ好于而家，旹人斯亓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国家，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于亓亡好，女鮭錫出福。

亓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女雖与之爵福其爲女用惡道以敗女善之也亡偏亡頗遵王之誼偏不平頗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亡有作好遵王之衜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乱爲私好惡動循先王之道路也亡偏亡黨王衜蕩蕩言開辟也亡黨亡偏王衜平平言辯治也亡反亡仄王衜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也會亓有極歸亓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
言教不失是常則民皆是順矣天且
其順而況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於天乎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順是
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
所歸往不可不務　六三德一曰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也彊弗友信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信克沈潛謂地也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之也高明柔克高明謂天也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也推侵作福推侵作威推侵玉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仄

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敢平則下亂下民皆差也

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也

乃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龜兆形也有似者有似雨止者也曰蒙蒙陰闇也

曰圛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兆相交錯也五者卜兆之常法也

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也卜五

占用弍衍忒立旹人作卜筮弍人占

則弍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

凡三法並上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也女則大夾
疑謀及迺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將舉事而女則有大疑先盡女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
民然後卜筮以決之也女則刅龜刅筮刅卿士
刅庶民刅是㞢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
大同於吉之也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衆
故後世遇吉也女則刅龜刅筮刅卿士逆庶馬云大也
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吉也亦可舉事也卿士刅龜刅

筮从，女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也。

庶民从，龜从，筮从，女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

女則从，龜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

龜筮共違于人，皆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也。

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旹。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

所以爲衆驗五者是來備各以亓叙庶屮
蕃廡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物蕃滋廡豐也弌極備
凶弌極亡凶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
謂不時失叙也曰休徵叙美行之驗也曰肅旹雨若
君行敬則時雨順也曰乂旹暘若君行政治則時陽順之
曰晢旹炽若君能昭晢則時燠順之曰惎旹寒
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也曰聖旹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
之曰咎徵叙惡行之驗也曰狂恒雨若君行狂妄

則常雨順之也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
悆恒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也曰急恒寒若
君行急則常寒順之也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也
之曰王眚惟歲王所有職兼所揔羣吏如歲兼四時之也
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也師尹惟日
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之也歲月日旹亡
易各順常也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
穀成君臣無易畯民用章家用平康
則政治明也

賢臣顯用日月歲時无易是三者已易踰君臣
國家平寧
職易百穀用弗成乂用昬弗明俊民用
微家用弗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
治闇賢隱國家亂也庶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故衆民
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也月
之行則有
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故
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九五福一曰壽百十年

也 二曰富 財豊備也 三曰康寧 無疾病也

四曰攸好德 所好者德福之道也 五曰考終命 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也

六極 一曰凶短折 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也 二曰疾 常抱疾苦也 三曰憂 多所憂也 四曰貧 困於財也 五曰惡 醜陋也 六曰弱 尫劣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五十二

古文尚書卷第七 周書 孔氏傳

西旅獻獒　西戎遠国也貢大犬也　太保作旅獒

召公陳戒　旅獒　因獒而陳道義　推克商遂通道于

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也皆通道路無遠不服也

西旅厎貢厥獒　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也

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以訓諫

曰烏虖明王眘悳亖尸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亡有遠邇畢獻方物推服食器用　天下万国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

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也
王迺昭惪㞢致于異姓㞢邦亡替氒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使無廢其職也諸侯
分珤玉于伯叔㞢國旹庸展親
以宝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人弗易物惟惪亓物
言物貴由人也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也
惪盛弗狎侮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也
狎侮小人罔以盡亓力
以說

使民〻〻忘其勞則盡力矣

弗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也

玩人喪悳玩物喪志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矣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矣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之也

弗作亡益害有益功廼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廼足

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也

犬馬非亓土性弗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也

珍禽奇獸弗

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也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也嗚呼夙夜罔
或弗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也弗矜細行終
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
是以聖人乾乾日允迪茲生民保厥
昃慎終如始也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
居惟乃世王生民安其居天子乃世世

世王天下也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冝矣

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

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也亡

古文尚書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之開也

金縢

遂以所藏為篇名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悆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也

弍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㠯戚我先王穆敬也戚近也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也公廼自㠯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爲弍壇同墠囙大王王季文王請諭於天故爲三壇〻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也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廼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也周公秉植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之也史廼冊祝

曰惟尒元孫某遘厲虐疾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若尒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

普悲反馬云[illegible]鄭云不[illegible]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之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我周公也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知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也廼元孫弗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廼命于帝庭敷右四方元

孫受命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
以祐助四方言不可以死也
用能
定尒子孫亐丅坔亖方㞢民亡
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
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
畏也
烏虖亡墜天㞢降寳命我先王亦
永ナ所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
天宝命也救之則先王
長有所
依歸也
今我即命亐元龜
就受三王
之命於大
龜卜知
吉凶也
尒㞢許我亓㠯璧與珪歸
俟尒命
許謂疾瘳待命
當以事神也
尒弗許我

廼屏璧与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也
廼卜弎龜弌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也
启籥見書廼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也
公曰體王亓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也
予小子新命于弎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也
茲攸俟能念予弌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也
公歸廼內冊于金縢之匱

中王。翼日廼瘳。從壇歸。翌明。瘳差也。武王既喪。管叔及亓群弟廼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国。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之也。曰。公將弗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稚子成王也。周公廼告弍公曰。我之弗辟。我亾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先王。

扶亦反。又作避也。說文作壁。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周公居東弍年。則辠人斯得。周公告二公遂東征之。以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廼為詩㠯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寤故欲讓公而未敢秌大熟未穫天大雷電㠯風二年秋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之也禾則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也王与大夫盡弁㠯启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也廼得周公所自㠯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

本也

弍公及王廼問諸史与百執事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也

王執書吕泣曰亓勿穆卜 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也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言己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惪 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也

惟朕小子亓新逆我國家

亂亦宜也周公以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出郊天廼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也此以上大誥後曰武王喪并是也

古文尚書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

屢皆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
叛周謂
攝政也黜絕也將以誅大誥陳大道
叛者之義大誥天下也以誥天
下遂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
以名篇也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
御事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弗少言周道不至故天下
凶害於我家弗少謂延洪惟累我幼
三監淮夷並作難也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
沖人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之也
亡畺大歷服弗造喆迪民康言子孫兼繼祖

考无窮大數服行亓政而不能為文
知道以安民故使叛先自負之也
曰亓𠂇能格知天命安民且猶不能況其有能知天
命者乎也已予惟小子若涉囦水予惟往
求朕逌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兼先人業如涉淵水往求
我所以濟度言祇懼也尃賁尃前人受命茲弗
忘大功前人文武也我求濟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
不忘大功言任重也予弗敢閉于天降威用天下
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而不行也言持欲以同寧

王遺我大珤龜紹天明即命安天下之王謂
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以
繼天明就其命而行言不可違曰
有大艱亏西土西土人亦弗靜與茲
蠢曰語更端也四国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是蠢動也殷
小腆誕敢紀其敘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
業欲復也天降畏知我或有疵天下威三叔流言故
祿公知我周国有疵病也民弗康曰予復反鄙我
祿公言我殷當復欺我東国亾
周邦今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

無毖 今蠢今翌日民獻ナ十夫予翼
也
㠯亏敉寍武圖功 今天下蠢動今之民賢
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
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我ナ
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
以爲美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粵尹氏庶士
御事 以美故我告我友國諸侯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
謀及之也 曰予得吉卜予惟㠯尒庶邦亏
伐殷逋播臣 用女衆國往伐殷逋播之臣謂祿父也 尒

庶邦君與庶士御事亡弗反曰艱大
女奴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
國爲大難叙其情以戒之也
民亦
弗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言四方不
安亦在天
子諸侯教化之過自
責不能綏近以及遠
粤予小子考翼
弗可征王害弗違卜
於我小子先卜
敬民周道若謂
今四國不可征則於
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肆予沖人永思
艱曰烏虖允蠢鰥寡哀才
故我童人
成王長思
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無
妻無夫者受其害甚可哀哉
予造

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
下役事遺
甚大投此艱難於我
身言不得以已也。粵予沖人弗卬
自恤。誼爾邦君粵爾多士尹氏御事
言征四国，於我童人不唯自憂而已。
乃欲施義於衆国君臣上下至御治
事者。綏予曰：亡毖于恤，弗可弗成廼
之也
寧考圖功。汝衆国君臣當安勉我曰
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已予惟小子弗
功。責其善言之助也。不敢廢天命。言
敢替上帝命。卜吉當必征也。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 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大命
明卜丕用之也 今天亓相民敉亦惟卜用
民獻十夫是天助民也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卜文王也 烏虖
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
基業言卜不可違也 王曰尓惟舊人尓丕克遠
省尓知寧王若勤才 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
也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
之勤勞哉自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弗敢弗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導我友國諸侯也）天棐忱辭考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也）予害亓弗亏歬寍人圖功逌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也）予害敢

弗亐歬寍人逌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乎

王曰若昔朕亓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若考作室旡厎法亓子廼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以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也

亓父菑亓子廼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也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也

亓考翼亓肯曰予ナ後弗弃基

其父敬事創業而子弗能繼成其功
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
征是棄也肆予害敢弗粤卬敉寧人大命
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
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若兄考迺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
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
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以子惡故
也以比四国將誅而
無救者罪大故也王曰烏虖肆告哉
尒庶邦君粤爾御事歎今伐四国必
亮之故以告諸
侯及臣下
治事者爽邦繇喆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言其故也有明国事用十人蹈知天命謂民献十夫來佐周者也粵天棐忱尒害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女大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国叛乎也惟大艱人誕厸胥伐亐氒室尒亦弗知天命弗易惟大爲艱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尒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嗇夫予害敢弗冬朕畮稼穡之夫除草養苗者也我長念天

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之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亓極卜敎弗于从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之也

衜寍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肆朕

誕呂介東征天命弗僣卜敕惟若茲以卜吉之故大以介衆東征四国天命不僣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從之不可不勉也

古文尚書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也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

微子之命稱其本爵以名篇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也惟乱古崇悳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也統承先王修亓礼物言二王後各修其典礼正朔服色与時王並通三統也作賓于王与國咸

休永安亡窮爲時王賓客与時皆美長世無竟也烏虖
廼祖咸湯克亝聖廣淵言女祖成湯能齊德聖達
廣大深遠澤流後世也皇天眷佑誕受氒命大天
眷顧湯右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也𢻫民以寬除其邪
虐撫民以寬政放桀邪虐湯之德也功加于旹悳垂
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之也尒惟踐
修氒猷舊𠂇令聞女微子也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聲
聞遠近也愙昚克孝肅龔神人予嘉廼悳
恪慎

曰𥳑弗忘言微子敬慎能享嚴奉神人敬我善女德謂厚不可忘也
上帝旹歆丁民祗叶庸建介亐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饗施令則民敬和用是封立女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国宋在京師東也
欽才逌尃迺訔沓迺服命衛由典常㠯蕃王室敬哉敬其為君之德也往臨民布女教訓慎女祖服命徽猷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也
弘迺㸚烈祖律迺才民永綏亓位毗予弌人大女烈祖成湯之道以法

度齊女所有之民則長安其位以輔成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之也世〻亯惪万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万国法式俾我有周亡斁女世厚德則使有周好女無厭也烏虖往才惟休亡替般命歎其德遣往之国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也唐叔㝵禾巽畮同頴唐叔成王母弟也食邑內得異禾也畮壟頴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也獻諸天子拔而貢也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巽畮同頴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

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作歸禾
旣周公唐叔後封晉也

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
遂陳成王旣禾之命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也

作嘉禾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布告天下之也

古文尚書卷第七

經二千七百八十一字

註四千八百九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古文尚書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也以殷餘民邦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其賢母弟主也作康誥酒誥杍材康誥命康叔之誥也

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惟三月才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也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三方民大咊峕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事于
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也侯服去
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
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
三千里与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
率其民和悦並周公咸勤乃洪大誥
見御事於周也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民遂
治乃因大封命大告以治道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
康叔之德命為
孟侯也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
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康
叔名稱小子明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
當受教訓也

明惪慎罰惟女大明文王能顯用
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
也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畏畏顯民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
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
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
夏故於我一二国皆以修治也
我西土惟旹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
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
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亣命夫

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越
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
亓邦亓民惟旹叙於其国其民惟具
以叙皆文王殺也
乃寡兄勖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女寡
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女
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也
曰烏虖封女念才念我所以告女之言也今治
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服悳言今治
民將在敬遹循女文德之父繼其所
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
往尃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往之国

當布求殷先知王女丕遠惟商耇成
之道安治民也
人宅心知言女當大遠求商家耇老
知訓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
民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哲王弘于天
知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大於天為
若德裕乃身弗廢在王命順德則不見
廢常在
王命也王曰烏虖小子封恫瘝乃身
敬才恫瘝病也治民務除惡政當
如痌病在女身欲去之敬哉
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也

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也民往盡乃
情可大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女
心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心為政无
自安好逸豫寬我聞曰怨弗在大亦
身其乃民治
弗在小惠弗惠懋弗懋不在大大起於小也不在
小小至於大也言怨不可為故已女
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也已乎
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女惟
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
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
殷民亦所

以推助王者居順天　王曰嗚虖𡉚敬
命爲民日新之教也　凡行刑罰女人ナ
明乃罰　歎而勑之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也　小
小辠非眚乃惟終自作弗典式尒　罪
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　ナ亣辠小乃
自爲不常用犯女也
弗可殺乃ナ大辠非終乃惟眚災適
尒旡道極亣辠旹乃弗可殺　女盡聽
訟之理
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　王曰嗚虖𡉚
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
歎政教有次敘是
ナ敘旹乃大明服　乃治理大順則民

服也

惟民亓勑懋和　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也

若ナ疾惟民亓畢弃咎　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尽棄惡修善矣

若保赤子惟民康乂　愛養民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也

非女𡉀刑人殺人　言得刑殺罪人

亡或刑人殺人　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罪也

非女𡉀又曰劓刵人　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也

亡或劓刵人　所以舉輕以誡爲人輕行也

王曰外事女陳𡴁臬司師

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
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也又曰要囚服念五
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
斷獄也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許相
至于旬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
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
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也用其
誼刑誼殺勿用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
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也乃汝盡遜

曰旹叙惟曰未ナ遜事乃使女所行盡順曰是有
次序叙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已女惟
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也
小子未亣ナ若女封之心朕心朕惪
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女封
言女心最善也我心我德
惟女所知欲其明成王
所以命心之勤也凡民自得辠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
爲寇盜攘竊
姦宄殺人顛越人暋弗畏死罔弗憝
於是以取貨利
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王曰
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絶也

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弗友

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善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也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

于父弗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

兄亦弗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

於爲人兄亦不

念稚子之可哀大不惟弔茲弗亏我
篤友於弟是不友也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
政人得辠不忝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
乎道教不兂惟与我民彝大泯亂天
至所致也与
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言
曰乃亓速繇文王作罰刑茲亡赦當
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弗衞大戛
刑此乱五常者無得赦也凡民不循
敎惟外庶子訓人大常之教猶刑之
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惟亓正人粵
官主訓人者而親犯乎

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
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
有不循大常者則迺別播敷造民大
亦在无赦之科也
譽弗念弗庸瘝氒君旹乃引惡惟朕
憝女今往之国當分別播布德教以
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
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
長惡惟我亦惡汝也已女迺亓速
繇茲義衛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
用此典刑
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
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也弗能氒家
人粤氒小臣外正惟畏惟虐大放王

命殛非悳用乂爲人君長而不能正其家人之道則於其
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女
棄王命矣乃由非德用治戾赦也
亦亡弗克敬典廼繇裕惟文王之敬
忌常事人之所輕也故戒以乑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
之所敬忌而其之集廼裕民曰我惟有及則㝵
弌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
懌汝悳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
而善安也我是亓惟殷先哲王悳用康乂

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知王之事惪效用安治民為求等也

矤亡迪不適弗迪則亡政在亓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主況今民无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无善政在其國矣

王曰㞷予惟弗可弗監告女悳㞢說亐罰㞢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勸德慎刑

今惟民弗靜未戾亓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導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說也

爽惟亮亓罰殛於我〻

亣弗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誅汝汝亦不可怨我也惟亣罪亡在大亦亡在多矤曰亣尚顯聞亐兲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也王曰烏虖圭敬才無作怨勿用非惎非彝言當脩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旹忱丕則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敬則有功也用康迺心顧迺悳遠迺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无令有

（非遠汝謀思焉長久）裕迺㠯民寍弗女瑕殄（裕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絶亡汝也）王曰烏虖肆女小子封惟命弗亐常（以民安則不汝継絶亡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女念才亡我殄（無絶棄我言而不思念也）享明迺服命（享有国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迺聽用康乂民（高汝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王若曰往才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国勿廢所宜敬之常法也）聽朕誥女迺㠯

殷民亡享順從於我所誥之言則乃以殷民世ゝ享国福流後世也

古文尚書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欽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国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也迺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弟称穆將言始国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乓誥毖庶邦庶士粤少正御

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告慎衆國衆士於小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唯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也）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也）天降威我民用大喪惪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乱惡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而亦爲乱行也）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无不以酒爲罪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

事謂下羣吏也教粤庶或酓惟祀悳
之皆無常飲酒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
將亡醉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也惟
曰化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氒心臧
文王化我民教導子孫惟土地所
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也聰
聽伹考出彝言粤小大悳小子惟一
言子孫皆聰聽文祖之常教於小
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焉
妹土㝵爾股肱純亓藝黍稷奔走事氒
考氒兂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
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

種黍稷奔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事其父兄也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
養氒父母所有求易所无遠行賈賣
用其所得珎異氒父母慶自洗腆
孝養其父母也
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庶士有
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正粵庶伯君子亓爾典聽朕教衆伯
君子
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
也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也爾大克羞
耇惟君爾迺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
成人之道則
惟君矣如此乃汝飽食醉飽之道也
先戒群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

義
也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惪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爾尚克
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也能考中德則
羞饋祀爾廼自介用逸汝庶幾能進
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茲廼允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也汝能以進老成人爲
惟王正事之臣醉飽以考中德爲用
逸則此乃信任王茲亦惟天若元
者正事之大臣矣
永弗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
亦惟天順其大德而
佑之長不見
忘在王家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王教弗腆亐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也故我至亐今克受殷之命於今能受殷之王命也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也殷先智王謂湯也蹈道畏天明著小民也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亐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

之臣不惟御事氒棐龔弗敢自暇
敢爲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
自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
豫也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
逸猶不敢況敢
聚會飲酒粤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乎明無也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
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也
粤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
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也粤百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
姓里居亡敢湎
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于酒弗惟弗敢亦弗暇自服至里
居皆无敢沈
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惟助成王悳
助君敬法亦不暇飲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
顯粤尹人祗侵其君成王道明其德
也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我聞亦惟曰
身法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
身不憂其政也
氒命亡顯于民祗保粤怨弗易言附暴虐
施其政令於民无顯明之德所誕惟
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也
氒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亡

弗衋傷心 紂大惟其縦淫泆於非常 用燕安喪其威儀民无不

衋然痛傷其心者也 惟荒腆于酒弗惟自息乃

逸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也 氒心疾很弗

克畏死 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无忌憚 辜在商邑

粤殷戜滅亡罹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国滅无

憂懼也 弗惟悳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

民怨 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

咎也 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亡愛于殷惟逸紂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天故下喪亡於殷无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也亾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人惟人所行惡自招罪也亍

曰㞷予弗惟若茲多誥不惟若此多告女我親行也古人ナ言曰人亡于水鑒當於民鑒古賢聖有言人无於水監當於民鑒也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也今惟殷墜厥命我亓可弗大鑒撫于旹今惟殷紂无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為戒撫安天下於是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者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圻父司馬也農父司徒也身事且宜敬慎所順所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也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

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也司馬司徒
司空列國諸侯三卿也慎擇其人而
任之則君道定況身或誥曰衆羣女
汝剛斷於酒乎
勿佚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
佚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佚也拘羣
盡執拘以歸亐周予亓殺飲酒者以
歸于京師我其擇
罪重者而殺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
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
臣惟無官從紂日久乃沈湎于酒勿用法殺也姑惟教之大
以其衛除惡俗故必二中法
前明享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

以享國也　乃弗用我教辭，惟我弌人弗恤，弗蠲乃事，旹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也。王曰：封，女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師人也。

古文尚書杍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梓　正本亦作杍　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金曰冶

杍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也。王曰：封，以

厥庶人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与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国也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世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害於国通王教於民惟乃国君之道汝若恒粤曰我有師師世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也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国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也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

汝往治民必敬勞來勉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敖汝往之国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寛宥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斷獄當務從寛恕故汝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寛宥之王啓監厥亂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也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繇以容當教民无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

王亓效邦君粤御事氒命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

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

勤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亡攸辟

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　惟曰若

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乩田旡勤尃菑惟亓敶修為氒疆畎

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也已

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脩治為其疆

畔畎壟然後功

成以喻教化　若作家室旡勤垣墉

惟亓塗塈茨　人為室家已勤立

墉惟其當塗塈茨蓋也

若作杍材旡勤樸斲惟亣塗丹雘為
政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
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
以言教化亦須今王惟曰先王旡勤
礼義然後治也言文武之勤用明德
用明惪褱為夾懷遠為近汝治国當
法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旡用明衆
也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方国
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国
大衆朝享也皇天旡付中國民粤亣疆土

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
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
王之道遂天也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
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悦先後
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
教訓也所以悦先
王受命之義也已若茲監惟曰欲
至于万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
陳法則我周家惟教
欲使至於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天
承奉王室也欲
令其子孫累世長
君居国以安民也

古文尚書召誥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
為都故成王居焉也使召公先相宅相厥居而卜之遂以
陳戒也作召誥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囙相宅以作誥
也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囙
以紀也粤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於巳望後六日廿一日也成王朝行從鄗京則至於豐以遷都
之事告文王廟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也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

居周公後往也粤若來弎月惟丙午朏粤弎日戊申太保朝至亐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也乓旡导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粤弎日庚戌大保乃吕庶殷攻位亐洛汭粤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也若翼日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也
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偏也
粤弎日丁巳用牲于郊牛弍
扵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年牛后稷貺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故也
粤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弌羊弌豕弌
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九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也
粤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

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也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躬奕之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試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也太保乃以庶殷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于王王与周公俱至文不見王无事召公与諸侯出取幣欲曰大會顯周公也錫周公曰敎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欲入稱成王命錫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也誥告庶殷粤自廼

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无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愼也
惟王受命亡疆惟休亦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也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衆无窮惟美亦无窮惟當憂也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知王精

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粤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知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知隱藏，瘝病者在位，言无良臣者也。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无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无地自容，則所以窮之也。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

民主也
王亓疾敬悳相古先民𠂇夏言王
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
有夏之王以為法戒
兲迪从子保
弟面乩兲若今旹旡墜氒命
夏禹能
敬德天
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
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今相𠂇殷
次復觀
有殷也
兲迪格保面乩兲
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保
安湯者亦如禹也
今旹旡墜氒
命
墜其王
命也
今冲子孠則亡遺𦒱耇
言成王少也嗣位治政无
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也
曰亓乩我

古人㞢悳矤曰亓𠂇能乩惎自兲沖子

我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也

烏虖𠂇王雖小元子才亓丕能諴亐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勉也

王弗敢後用顧畏亐民碞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以爲先碞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礼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亐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

正中也旦曰亓作大邑亓自旹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爲治也㞢祀亏上下亓自旹中乂爲治當愼祀於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王乐ナ咸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大平之美也王先服ナ殷御事比介亏我ナ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義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壹也節性惟日亓邁和比

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曰其行也王敬作所弗可弗敬悳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也

我弗可弗監于有夏亦弗可弗鑒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也我弗敢知曰有夏服兲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也我弗敢知曰弗有延惟弗敬厥悳迺早墜厥命言桀不其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命亦王所知我弗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者，亦王所知也。我弗敢知曰：弗其延。惟弗敬厥德，迺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也。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也。王迺初服。烏虖！若生子，罔弗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

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无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兂亓命喆命吉凶命歷季今天制此三命唯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之也知今初服厇新邑肆惟王亓疾敬悳天已知我王命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也王亓悳之用祈兂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亓惟王勿小民淫用非彝過用非常欲其重民[illegible]也勿用小民亦敢殄戮用乂民亦當

畀敢絶戮之道用若有功亦惟王治民戮[illegible]擿[illegible]之元

位在悳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也小

民遹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也於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

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

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歷年用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當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

臣敢臣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又首至地盡礼致敬以入其言也言我小臣謂讎也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入也言民粵友民保受王威在下自上抠匹也言与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命明悳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也王末于威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也我非敢勤惟龔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用供王求欲祈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也勤勉乃与小民受天

令甚

古文尚書卷第八

經二千六百七十六字
註五千四百一十六字

古文尚書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邵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作洛誥　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也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日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

予乃胤保

大相東土亓基作民明侲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太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也予惟乙卯朝至亐条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也我卜河朔黎水我廼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条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也我亦卜瀍水東亦惟条食伻來㠯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

告於成王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弗敢弗敬兲之休來相宅亣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之言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也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也

公旡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示我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与公共正其美也

公亣吕予万億年敬兲之休公其當用我万億年敬天之美十千为万十万为億言久遠也

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礼致敬於周

公必求教誨之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當記人之功尊人言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之也惟命曰女受命竺弼丕眎功載迺女亓悉自

篤

汝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
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
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
書自教衆官躬化之也 孺子〻〻亓
朋慎亓岦 少子〻〻慎其朋黨〻〻戒
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往也
已若火始燄〻本迫灼叙弗亓絶 言
朋
黨敗俗所宜禁絶無令若火始燃燄
燄尚微〻其所及焯然有次序不其絶
事從微至著防
之宜以初也 本若彝及撫事如予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
惟呂在周工
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
岦新邑伻嚮即大僚明作大珍惇

大庯衮女丞ナ詞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各向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民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也

公曰已考女惟沖子惟息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也

女亓敬識百侯亯亦識亓ナ弗亯、亯多儀、儀弗及物、惟曰弗亯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礼物惟曰不奉上也

惟弗役志亐亯凡民惟曰弗亯惟事亓爽侮人君

惟不役志於享則凡民化之曰
不享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
慢不可治迺惟孺子頒朕弗暇聽朕
理之也我吾政常若不聽也
敎女于棐民彝汝惟少子當分取我
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敎女迺是弗蘉徐莫剛反
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勉爲政汝
迺旹惟弗永才是惟不可長哉欲其
必勉爲竺敘迺正父它弗若予弗敢
可長也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
廢迺命無不順我所吾則天下不敢
棄汝命常往敬才茲予亓明農才
刲也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民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来言皆来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公稱丕顯德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也

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順其眾之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

皆次秩無礼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也

惟公明德光于上下勤施于三方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万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也

旁作敬迓衡弗迷文武勤教

四方旁来爲敬之道以迎泰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之也

予冲子夙夜毖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无所能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它弗若旹

言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也

王曰公予小子亓退

即侯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後公後公當留佐我也亖方迪亂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礼礼未彰也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以後之政監督我政事衆官委之言也誕保文武受民亂為亖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

公功已進大天下公曰因古哦誰已
咸敬樂公之功也　公
數亣康事公勿替刑三方亣去會必
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
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
享公之周公拜手亂首曰王命予來
德也
承保廼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誠
王留也言王命
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粵廼
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也
光烈考武王弘朕龔於汝大業之
武王大使我恭
奉其道敘我孺子來相宅亣大惇典
王明己意也

殷獻民此乃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
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良也
亂爲亖方新辟作周龔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爲四時之新君爲周家曰亓自
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旹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
是土中爲治使万國皆被美予旦以
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亓師作
周家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
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
衆心爲周家立信考朕昭子刑廼單
者之所推先也

亥組惪平來旋殷廼命寍風所成明子沄乃盡
文祖之德謂典礼也所以居土中是
文武使已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
之也予呂秬鬯式卣曰明禋拜手乩首
休亯周公攝政七年致泰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誥文武以美
享既告而致政成王
成王留之本說之也予弗敦宿則禋
于亥王武王言我見天下泰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也惠
篤叙乃邋自疾万年猒于廼惪殷
廼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敘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

者則天下万年厭於汝王伻殷迺承
德殷乃長成爲周臣也王使殷民上下相承
敘万年亓永觀朕子懷悳戊
有次序則万年之道也民其長觀
我子孫而懷其德矣勉使終之也
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
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
晦致烝祭歲文王騂牛弌武王騂牛
弌王命作冊佚祝冊惟告周公亓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
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
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
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之也王賓

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為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也）

古文尚書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也）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

則循義之經故從之穆
近王都教誨之也周公以王命誥民
王命告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
令之故以名篇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
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
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也
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
遺餘衆士也所順
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也懟天以下言
懟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我有周佑命
故旻天下喪亡於殷也
將天明畏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致
命故得奉天明威也

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黜殷命終周帝王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之也惟天弗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右与紂信無堅固治者故輔右我我其敢求天位乎之也惟帝弗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惟天不与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効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弗適逸則惟帝

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嚮亏峕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是夏不背桀也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泆之行有惡辭聞於世也惟峕亮它念聞氒惟廢元命

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祐也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也迺命尒先祖成湯革夏畯民

甸三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也自成湯至

亏帝乙它弗明悳卹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

德眞念齋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也亦惟兂丕建保乂ナ殷殷王亦亡敢失帝亡不配兂亓澤湯既革夏亦惟天丕安治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也在今後嗣王誕亡顯亏兂矧曰亓ナ聽念亏先王勤家後嗣王紂也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也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也誕淫氒佾亡顧亏兂顯民祇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民爲敬暴亂甚也惟旹

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忘之誅也惟天弗畀不明亓悳凡亖方小大邦喪亡非ナ辭亐罰惟天不与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也

王若曰尒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也ナ命曰割殷告勑亐帝天有命命周割絶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弗貳適惟尒

王家我適言天下事之惑周矣不貳之他也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褻也予亓曰惟尒洪亡庶我弗尒喠自迺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也我不先動誅汝乱従汝邑起言自邑爾也予亦念兲即亐殷大戾肆弗正我亦念天就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尒多士予惟旹亓䙴居西尒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敎誨汝之也非我弌人奉悳弗康寧旹惟

兲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也是惟天命宜然也
亡違朕弗敢ナ後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
有後誅汝無怨我也惟尒知惟殷先人ナ冊ナ
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策書典籍說殷改夏王
命之意也今尒又曰夏迪柬在王庭ナ服
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
在百官言見任用也予弌人惟聽用悳肆予敢
求尒于兲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

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也
予惟衞肆矜尒非予辠旹惟兂命
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𡖋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尒亖或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代奄淮夷也大下汝民命民命謂君也謂誅四國君也
我乃明致兂罰移尒遐逖比事臣我宗𡖋遜
四國君畔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近於惡俗比近臣我周宗多爲順道也
王曰告尒殷𡖋士今予惟弗尒殺

予峕命ナ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也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亐茲洛予惟亖方宀逌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之也亦惟爾
多士逌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
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也尒廼尚ナ尒土
尒廼尚寍幹止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
安汝故事止居以厥所生謗之也尒克敬天惟畀矜尒
尒能敬行順事則為矣所与為天所憐也尒不克敬尒

弗啻弗𠂇尒土予亦致兲罰亏尒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尒惟旹宅尒邑𢇍尒居尒𠂇幹𠂇秊亏兹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脩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爾小子迺興從尒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王曰又曰旹予迺或言尒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

古文尚書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之也　亡逸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迺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民之所依怙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弗知稼穡之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

難而子乃不廼逸廼諺旡誕否則侮
知其勞也
亣父母曰昔㞢人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
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
已誕欺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
古老之人無
所聞知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
在殷王中宗 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嚴
其德故稱中宗也
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大戊嚴恪恭敬
畏天命綱法度也
治民祗懼弗敢荒寧 爲政敬身畏懼
不敢荒怠自安
也 以敬
肆中宗㞢享國七十有五年 畏之

欲得壽考　亓在高宗峕舊勞亏外爰
之福也
臮小人　武丁也父小乙使之久居民
間勞是稼穡与小人出入同
事也　作亓即位迺或亮侌弎季弗言　武丁
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乃有　亓惟
信默三季不言〻孝行著之也
弗言言迺雍弗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
言喪畢發言
則天下和亦法中宗　嘉靖殷邦至亏
不敢荒怠自安也
小大亡峕或怨　善謀殷国至於小大
之政民無是有怨者
言無　肆高宗㞢亯國五十有九季　高
非也　宗

爲政小大無怨故亓在徂甲弗誼推
亦享國永年也湯孫大甲也爲王不義
王舊爲小人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
之桐作亓即位爰知小人出依能保
也惠于庶民弗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舉用起就
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
故能安順於無民不敢侮嫚獨之
也肆徂甲出含國弎十有弎年大甲亦以
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也此以德優
劣之年多小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
家祖其功從故稱祖也自旹氒後立王生則逸是

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也生則逸弗知稼
穡之艱難言与小人之子同其弊也弗聞小人之
勞惟湛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耽樂之從言荒淫也自
旹亓後亦亡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
能壽者也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或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周公曰
烏虖亓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
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

徽

故本其父祖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稼穡之艱難也
徽柔懿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
龔褱保小民惠鮮鰥寡
以美政供民故民安之又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用咸和万民
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万民
文王弗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国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

亯國五十季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則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言中身舉全數也

周公曰烏虖繼自今嗣王繼從今以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亓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避於觀遊逸豫田獵用万民當惟正身以待之故也亡皇曰今日耽樂迺非民逌訓非天逌若峕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也夫耽樂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亡若殷王受之

迷樂酗于酒惪才　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也　周公曰烏虖我聞曰古之人猷胥訓告胥保惠胥效誨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導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也　民亡或胥譸張爲幻　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

嚋　作周文尚書　尒雅及詩疏作侜　漁洪讒咸

此本弗聽人迺訓之迺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也　民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也周公曰烏虖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三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知明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旹弗啻弗敢含怒其民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也信如是怨詈則而王不啻不敢含

怒以罪之言此厥弗聽人迺或譸張
常和悦也
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出此其不聽
中正之君有人誑識之言小則若旹
人怨詛詈毋則信受之也
弗永念厥侯弗寛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
念其爲君之道不
寛緩其心言含怒濫罰亡辠殺亡辜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怨罰殺無理則天下同
怨讎之叢聚
於其身也周公曰烏虖嗣王其監
于茲視此亂罰之
禍以爲戒也

古文尚書卷第九

經二千一字（十五）。
注三千五百六十六字。

古文尚書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尚書卷第十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太保也　召公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召公弗說周公作君奭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

周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也

周公若曰君奭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

厥命我有周旣受　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

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矣

我弗敢知曰厥基永　廢興之跡亦君所知

孚于休若天棐忱　言殷家其始長

信於美道、順天。我亦弗敎知曰亓
輔誠、所以国也。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
凶亐不祥。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
烏虖、君已曰旹我、亦弗敎寍亐上
嗚呼 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
帝命。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
不留
也。弗永遠念亓畏、粤我民亡尤違、
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
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也。惟人在
我後孠子孫、大弗克龔上下、遏佚歬
人光在家、弗知
惟無人共存在後嗣
子孫若大不能恭承

天知紹先王光大之道命弗易兲
我老在家則不得知之也天命不易
難諶迺亓墜命弗克經歷天難信也
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享歬入龔
能經久歷遠可不慎乎
明悳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大業恭
奉其明德正在
今我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歬人光
言異餘臣
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
蹈行先王之光大之道
施于我沖子
施政於我童子
童子成王也
又曰兲弗可信我道
惟寧王悳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
也故我以道惟安寧王

則

之德謀欲延久也天弗庸釋于寧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佐成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旡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也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泰平也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大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在大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帥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

王家言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
及二臣也乙
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在武丁
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
皆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也率
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
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
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汝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惟純佑
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佑
助其王命使商家百
姓豐實皆
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
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大臣可知也敉咸奔
走惟茲惟悳爯用乂氒侵王猶秉德憂臣況臣
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也故弌人有
事于三方若卜筮罔弗是孚一人天子也君
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也公曰
君奭兂壽平格保乂有殷〻〻孠兂
滅畏言兂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〻〻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

之加
以威也
今女永念則于固命厥亂明
我新造邦
今女長念平至者安治反
是者咸之以爲法戒則有
堅固王命其治理定
以明我新成国矣
公曰君奭在昔
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身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
之德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謂
勤德以
受命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
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文王庶幾能
修政以和我
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
此虢閎二氏虢国叔字文王弟也

亣若散宜生亣若泰顛亣若南宮括 工洛文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
臣佐文王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之
任也 又曰亡能逞來茲迪彝教文王蔑
悳降亐或人 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
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 亦惟
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純右秉悳迪知兲畏廼惟旹昭文王
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祐文王亦
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
之德 迪見冒聞亐上帝惟旹受亣殷
也

命才言能明文王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武王惟茲亖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有天祿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

後臮武王誕將兲畏咸劉氒敵言四人後与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

惟茲亖人昭武王惟冒丕普悲反單爯悳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臮女奭亓濟小子同未在位誕亡我責收

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
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
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收罔勖不
汝大無非責我留也
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
其有能格今與汝留輔王欲收教無
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
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
不得聞也況曰其有能格皇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亡
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
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告君
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也

迺猷裕我弗已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戒單与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故欲教也公曰前人旉迺悉命女作女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女矣爲女民立中正之敎矣曰女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女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也惟文王悳丕承亡畺出䘏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業無窮之憂也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亓女克敬㠯予監亐殷以我之誠信

喪大否其官而名之新從能敬也言視於殷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也

肆念我兲畏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也予弗允惟若兹誥我不信惟若此誥予惟曰襄我弍人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女𠂇合才言曰在旹弍人兲休孳至惟旹弍人弗戡言女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善周家曰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亣女克敬悳其汝能敬行德明我畯民在讓後人于丕旹

明我賢良在禮讓則後世將於此道大且顯　公曰烏虖竺棐旹弌仒我弌克至亐今日休言我厚輔　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之　我咸成家王功亐弗怠丕冒海隅出日亡弗率伻　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於不怠懈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公曰君予弗惠若茲多誥　予惟用閔亐天粵民　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施於天道加於民　公曰烏虖君惟

迺知民悳亦亡弗能亓初惟亓終 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也

祗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

支也

古文尚書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也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

作蔡仲之命 策書命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也因以名篇也 惟周公位

冢宰正百工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謂武王崩時 羣叔

流言迺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

鄰㠯車七乘 致辟謂誅殺也囚謂制其出入也郭隣中国之外地名也從車七乘言少也管蔡国名也 降霍叔于庶人

弎秊不齒 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

蔡仲克庸祗悳周公㠯爲卿士 仲字也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周公抯呼諸侯二卿事也

叔卒迺命彰王㘓㞢蔡叔

所封圻內之蔡也仲之所封淮汝之
間也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
名新國欲
其戒之
王若曰小子胡
言小去明
當受教也
胡仲名順其
事亦告之
惟介率悳改行克眘乒
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
肆予命介
猷
行能慎其道歎其賢也
以汝率德
改行之故
侯于東土往即迺封敬才
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
汝所封國當脩己以敬也
介尚蓋
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汝當庶幾脩德
掩蓋前人之過
子能蓋父惡所
以為惟忠惟孝
介迺邁迹自身克勤

亡怠呂垂憲迺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法循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頌乃當我意率迺祖文

王㞢彝訓亡若尒考㞢違王命言當循文王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也

皇兲亡親惟悳㞢輔民心亡常惟惠㞢褱天之於人無有親踈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弗同

同歸亐乿爲惡弗同同歸亐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尒亓戒

才眘乒初惟乒𠂻〻吕弗宋弗惟乒
夂〻吕宋竆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
終則終用不困竆者也懋廼逌績睦廼亖厸吕
蕃王室吕咊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国以蕃
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也康濟小民率自
中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
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廼
眎聽罔吕仄言改乒度則予弌人女

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也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以義也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烏虖小子胡汝迬才亡荒弃般命歎而勉之致其念戒也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敬其身奉行後世遵則之

成王東伐淮尸遂踐弇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也亡也

成王旡踐弇將遷亓君蒲姑已滅而徙其君及民臣之惡者於蒲姑〻〻齊地也近中國教化之

周公告召公

作將蒲姑　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　姑告召公使作此策書告
令也　之也

古文尚書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　伐奄　既也　在宗周誥庶邦　告　以
禍福　也
作多方　多方　衆方天　下諸侯　惟五月丁
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歸政之　明年淮夷奄
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
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
王若曰繇告尒亖或多方　周公以王　命順大道

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為也惟尔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尔命尔宦弗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
訟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取之也洪惟圖兲㞢
命弗永寅念亐祀惟帝降格亐夏大惟
為天謀天之命不長敬念於祭祀謂夏桀也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謂
灾異大夏誕氒逸弗肯慼言亐民有夏桀不
承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訢廼大淫昏
弗克㚇日勸亐帝㞢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

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迺尒逌耆　言桀之惡耳乃汝所聞
帝㞢命弗克開亏民㞢麗　桀其謀天命不能開於民之所施政教麗施言昏昧也
迺大降罰重𤔔ナ夏囙甲亏内𤔔　桀乃大下誅罰於民重乱有夏言殘虐也
狎不憂民内不勤德甲於二乱之内言昏甚也
弗克靈承亏炭宀丕惟進龔洪舒亏民　言桀不能善奉於眾民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也
亦惟ナ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害夏邑　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

貪叨忿懥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
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之臣也
惟旹求民主迺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代之大刑
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殄有夏惟天弗畀純命湯刑絕有夏
惟天不与桀亦
已大
迺惟以尒多方之誼民弗克永
于多享
天所以不与桀以其乃用
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於多享國
故也
惟夏之龔多士大弗克明
保享于民
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
不能明安享於民言亂

所任同於已者
廼胥惟虐亐民至亐百為桀之與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非一也
大弗克開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也廼惟成湯克㠯
尒多方柬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也
昚氒麗廼勸氒民刑
用勸湯乃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民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也
㠯至亐帝乙亡弗明悳昚罰亦克
用勸言自湯以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

去刑罰亦能用勸善　要囚殄戮多辠亦克用勸

開釋亡辠亦克用勸　帝乙以上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也　今至于尒

俣弗克㠯尒多方亯兲㞢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也不能用女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也　烏虖王若曰

誥告尒多方非兲庸釋𠂇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之也　非兲庸釋

𠂇殷迺惟尒俣㠯尒多方大淫圖兲

㞢命肩大司天用釋殷紂也惟女君紂用女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迺惟大夏圖厥政弗集于享天降旹喪大邦間㞢更說桀也言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之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国明皇天無親佑有德迺惟爾商後王佚厥佚後王紂也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弗蠲烝天惟降旹喪紂謀其政不潔進於美故天惟下是喪之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女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順天可以代者也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無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

王善奉于與以仁政得民心也克堪用惪惟典神
兲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也兲惟式
致我用休柬畀殷命尹尒他方天以我用
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今我害敢多誥我惟大降尒三或民
命今我何敢多告汝而我大下四国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也
尒害弗忱裕之于尒多方汝何不以誠行寬裕
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国戰和協尒害弗夾介乂我

周王亯兲㞢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
天之命而焉不安乎今尒尚宅尒宅畋尒田尒
害弗惠王𦣞兲㞢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
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尒
迺迪婁弗青尒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
未愛我周故
尒迺弗大宅兲命尒迺屑播
兲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尒迺自作
弗典圖忱亏正然求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

謀信於正道

我惟旹亣致告出我惟旹亣

𢍰要囚出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誑以文誥也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乱執其朋黨也

至于再至于

弍　再謂三監淮夷畔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其迪屢不靜之事

廼大弗用我降介命我廼亣大罰殛

紀力反本作極

出　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下誅汝君刑其大罰誅之〻也

非我大周秉悳弗康寧廼惟

介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也乃惟汝自招罪以

（取其誅也）

王曰烏虖繇告尒有方多士泉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衆方与殷多士）今尒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也此搃謂所遷殷頑民殷衆士也今汝奔走來徙臣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粤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尒亡弗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自作弗咊尒惟咊才尒室弗睦尒惟咊才尒邑克明尒惟克勤迺事（小大多正自爲不咊汝有方多士當咊）

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咊之
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之職事
尒尚弗忌亐㐫悳亦則㠯穆穆在迺
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克閱亐
亦則用敬常在汝位
迺邑惎介尒迺自旹洛邑尚羕力畋
尒田汝能使我閱具於汝邑而以汝
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
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兲惟畀矜
徙而以脩善得反邑里
尒我又周惟亓大介賚尒汝能脩善
天惟与汝
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
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迪柬在王庭

尚尒事𠂇服在大僚非但受撫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脩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王曰烏虖多士尒弗克勸忱我命尒亦則惟弗克享凡民惟曰弗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尒迺惟佾惟頗大遠王命則惟尒多方探兂㞢畏我則致兂㞢罰離逖尒土若尒乃爲逆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戒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

王曰我弗惟多誥我惟祗告尒命不惟多告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旹惟尒初弗克敬于咊則已我怨又語汝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咊道故誅汝無我怨也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也

古文尚書立政第廿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焉戒

立政言用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也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礼致敬告成王

言嗣天子今已用咸戒于王曰王左
王矣不可不慎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
王所立
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
委任謂三公六卿也準人平法謂士
官也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周公
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歎此五
曰公曰烏虖休茲知恤鮮才者立政
之本知憂得古㞢人迪惟𠂇夏迺𠂇
其人有此也古之人道惟有
室大競籲畯尊上帝夏禹之時乃有
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迪知忱恂
呼賢俊与共尊事上帝

亏九悳㞢行禹亦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也大德咎繇所謀者也迺敎告效𠦪后曰拜手乩首后矣曰厇迺事厇迺牧厇迺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王矣宅居女事六卿掌事者也牧牧民九州之伯也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也𢘅面用丕訓悳則迺厇人茲迺弍厇三誼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於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

次中国　桀惪惟廼弗作往任是惟暴
之外　桀之悪德惟乃不為先王之
惪亡後　法任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
故絶世　亦粵成湯陟丕釐上帝耿
無後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廼用
命　陟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湯乃用三
弎有厇克即厇曰弎有畯克即後
有居悪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
也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
就其俊　嚴惟丕式克用弎厇弎畯
言明德　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
者以能用三宅三德之法故　亓在

商邑用叶亐乓邑亓在亖方用丕式見𢛳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烏虖亓在受𢛳暋惟羞刑暴𢛳㞢人同亐乓邦受德紂字也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与暴德之人同於其國並爲威虐也㢊習佾𢛳㞢人同亐乓政乃惟衆習過德之人同於其政言不任賢也帝欽罰㞢廼伻我𠂇夏式商受命弇甸万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

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
命周治万姓言皇天親有德
亦粤文
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畯
心
紂之不善亦於文武道大行以能
知三有居惡人灼然見三有賢俊
之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
三宅三俊
故能敬事上天立民
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
夫牧作三事
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
地人
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
之官言此
三者雖小官長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少慎擇其人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慎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身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也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𡰥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也 **文王惟克**

厥宅心迺克立茲常事牧人㠯克畯有悳文王惟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用能俊有德者也

文王亡逌兼亐庶言庶獄庶眘惟有司出牧夫文王無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愼之事愼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

庶獄庶眘文王亡敢知亐茲是万民順法用違法無獄無愼之事文王壹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也

亦粵武王率惟敉功弗敢替厥誼悳亦於武亘

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也率惟惎武王循惟謀從文王从容惪吕竝受此丕〻基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烏虖孺子王矣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亓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亓克焯知氒若丕迺俾𤔲繼自今以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焯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也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也相我受民咊我庶獄庶眘旹

則勿大聞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咮斗我無獄無愼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也自弌話弌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二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也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也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也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

治庶獄庶慎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其勿誤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
繇繹之茲迺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立
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或則
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亡又立政用憸人弗訓亐悳是亡顯
在氒丗商周聖賢之国則無有立政
用憸利之人者也憸人不順
於德是使其君繼自今立政亓勿㠯
無顯名在其世
憸人亓惟吉士用勱相我或家立政臣

惟以吉士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勉治我周家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
即政焉王所以厚戒也亣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獨言庶獄有司
欽其重刑慎官
人亣克詰介戎兵以陟禹之迹
其當
能治
洪戎服之器械壞並設
以外禹治水之舊迹
方行天下至
于衆表宅大弗服
方四方也海表堂
夷戎狄無有不服
化也
若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
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
祖之明光揚父之業
烈
烏虖繼自

今後王立政亦惟克用常人其惟用賢才焉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也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也司寇蘇公式敬介繇獄呂長我王戜忿生焉武王司寇封蘇国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国言注獄當求蘇公之比也茲式大昚呂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也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也

古文尚書卷第十

經二千五百八十六字
注四千一百二十五字

尚書卷第十一

五十七丁

古文尚書周官第廿二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旡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也 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者

惟周王撫万邦巡侯甸 即政撫万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也 亖征弗庭綏氒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之十億曰兆言多也 六服羣辟罔弗承悳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

言協衆也罔敢於豐習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也王曰若昔大猷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大道

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内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外置

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長上下相維内外咸治言有法之者也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万国皆安所以為至治之也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倍亦能用治

言及唐
賓之清要
明王立政弗惟亣官惟亣
人
言聖帝明王立政脩教不
惟其官惟在得其人也
今予小
子祗勤于德夙夜弗逮
今我小子敬勤
於德雖夙夜匪
懈不能及古人
言自有極也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氒官
言仰惟前代之法是順蹈其
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
之官准擬夏殷
而蹈行之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弎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
師天子
所師法
傅相天子保安天子於德義者
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

国事和理陰陽
言有德乃堪也 官弗必備唯亣人 三公
之官不必備員惟其
人有德乃處之也
少師少傅少保
曰貳孤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
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
者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副貳
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
之教以傳我一人之治也
冢宰掌邦
治統百官均三兼 天官卿稱太宰主
国政治統理百官
均平四海之內邦
国言任大者也
司徒掌邦敎敷五
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
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

民慾小大宗伯掌邦札治神人咊上
協睦之也
丁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国礼治天地
神祇人鬼之事及国之吉凶賓軍
嘉五礼以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
尊卑等列也
師平邦或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国
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
四方之国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
乱者也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悪刑僇
亂暴作乱者夏官司馬討悪助長物
秋官司寇刑姦司空掌邦土居三区
順時教殺之也
冬官卿主国空土以居士農
峕坔利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

授之以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也

六卿分職各帥亓屬㠯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帥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之牧伯爲政大夬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也

六秊五服弌朝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

又六秊王迺旹巡考制度于三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也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覲四方諸侯各於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者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廼逌司愼廼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歎而戒之使敬其所司愼出令從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皈之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廼弗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也其爾典常作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

辨佞亂其官也

蓄疑敗悳怠忽荒政弗學牆面蒞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墮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学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也

戒尒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迺亡後艱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掌事者也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多疑必致患

位弗期憍祿弗期侈

貴不与驕期而驕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

龔儉惟悳亡載尒偽

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

作悳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偽飾功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之

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推賢讓能庶官迺和弗和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有也

舉能亓官惟尒之能稱匪亓人惟尒弗任所舉能脩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脩其任

王曰烏虖三事暨大夫敬

介ナ官率介ナ政 歎而勤公卿以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 㠯右廼辟永康兆民万邦惟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天下万国惟乃無厭我周德

成王旡伐東𡰥肅昚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也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畔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昚㞢命 榮国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也

周公在豐 致政老皈之也 將歿欲葬成周

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也　公薨成王葬于畢　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也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從奄君於薄姑曰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薄姑言所遷之功成也

古文尚書君奭第廿三　周書　孔氏傳

周公死歿命君奭公正東郊成周　成王建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　作君奭　作書命之

君奭　臣名也曰以名篇也　王若曰君奭惟介令德孝龔　言其有令德之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也　惟孝于孝友

亏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其兄弟能施於有政
令女尹兹東郊敬哉 正此東郊殷頑民教訓之也
㫺周公師保万𢀩ミ褱亓悳𨑒昚廼
司兹率氒常 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ミ敃其德今征羨兵業
當愼汝所主此循其 楙昭周公㞢訓
常法而教訓之也
惟民亓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亏神明黍稷非馨明悳惟馨
所聞上古聖賢之言也政治之至者
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

稷氣乃明德之馨香之德也
尒尚式旹周公之猷訓惟日孜〻亡敎逸悆
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敎殷民惟當日孜〻勤行之無敢自寬逸豫也
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旡見聖亦弗克由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也
尒亓戒才尒惟風丁民惟屮
汝戒勿吾小人行也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也
圖乒政莫或弗艱ナ廢ナ興出入自尒師僉庶

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也有所廢有所起出入之
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之也爾大嘉
𢘻嘉繇則入告爾后于内爾迺順之
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當以入告汝君於内汝乃後順行之於外也
曰斯𢘻斯繇惟我后之悳此善謀此善道惟我
君之德善則稱君之義也烏虖臣人咸若旹惟良
顯才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也
●王曰君敷爾惟弘周公丕訓亡依勢

作畏亡倚灋㠯削汝為政當闡太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也寬而ナ制从宊㠯咊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也殷民在侵予曰侵介惟勿侵予曰宥介惟勿宥惟乒中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我曰赦宥汝勿宥也惟爲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也ナ弗若亐女政弗化亐女訓侵㠯止侵廼侵有不順於汝政不变于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也狃亐姦宄敗常

𤔔俗三細弗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之也
介亡忿疾亐頑
亡求備亐弌人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疾之也使人當器之無責備於一人之也
必ナ忍亣迺ナ濟ナ宂悳迺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也有所苞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也
柬乓修亦柬亣或弗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也
進乓良㠯率亣或弗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

使善。推廣生厚因物大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自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也違上所命。从厥逌好民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之也尒克敬典在惪旹迺亡弗乾允升于大繇汝治民能敬常之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者也惟予弌人膺受多福汝能先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焉出尼也亓尒之休夂辭于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名亦終見稱頌於是

世言殷命不枉撓也

古文尚書顧命第廿二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也率彰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故曰顧命也

顧命實命群臣叙以要言也

惟三月才生䫉王弗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䫉月十六日也王有疾故不悦懌也

甲子王廼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以

者以冠冕加朝服憑**迺同召太保**玉几以出令也。同召六卿下至

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御事也。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

先後六卿次第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国名也。入為天子公卿也。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也。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也。

病日臻弥留志

日月星也 太初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也

罙獲䛳言孠兹予審訔命女病日垔言困甚
也巳久留言無瘳也恐不得結信出
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也昝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敷教
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肄弗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
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也在後㞢侗敬迓
兲畏孠守文武大訔亡敳昏逾在文武後
之侗稚成王自斥也敬迎天之威
言奉順也繼守文武大教無命

踰越言戰尒亢濟艱殆弗興悟
懔凜懼也
今天下疾我身甚殆不
尚明肯般言　起不悟言必死也汝當
庶幾明勿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忽略之矣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
難名也大度於艱難勤德政也
柔
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
能味近安小
大無國勸
使為善
思夫人自亂于畏儀尒已
君臣皆宜思夫人夫
自治正於威儀有
以釗冒貢於非幾
誠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師人
汝無以釗冒進於非危之事也
茲

无受命還 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也 出綴衣于庭 粤翌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於其明日王崩也 太保命中桓南宮毛 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也 俾爰齊侯呂伋㠯弍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出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氏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亦伋爲天子虎賁氏也 延入翌室恤宅宗 明冶

也延之使居為天下宗主之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策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也粵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為相則召公也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也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也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也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也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群臣覲諸侯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

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篾翦羊綴雜采色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旉重豐席畫純豐莞采色爲畫彫刻鏤此玉仍几養国老嚮群臣之坐也西夾南嚮旉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之也粵玉五重敶珤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刃削大訓虞書典謨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也大玉夷玉

球河圖在東序三下玉三重夷帛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也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也胤㞢翌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国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生東之兌㞢戈咊㞢弓垂㞢竹矢在東乚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矣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玉綴輅金也面前皆南嚮也先輅在左塾㞢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也、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之也。

弍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与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也。路寢門一名畢門也。

三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也。堂廉曰戺、士所立之處。

弌人冕劉、立于東堂。弌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也。立于東西廂之前堂也。

弌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弌人冕執瞿立西垂戣瞿皆戟屬立於東西下
階上弌人冕執鋭立于庂階鋭矛屬側階北下
立階上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
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礼也蟻裳名色玄也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兼介圭上宗奉同瑁
繇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也冒

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也太史秉書繇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命進康王故同階也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孠訓冊命辭也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也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也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国率羣臣循大法也燮咊天丅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之也王再拜興荅曰眇

眇予末小子亓能而亂亖方㠯敬忌天畏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也讓辭詁不能也

廼受同瑁王弎宿弎祭弎咤

瑁所主受同以祭也禮成於三故酢者實三爵於王三三進爵三祭三酒三奠爵告已受君

上宗曰饗

祭必讀王臣所傳顧命也曰饗福酒也

太保受同降

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也

盥吕異同秉璋吕酢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也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也

授宗

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佐大宗
者也太宗供王宗人
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
人同王答拜尊所受命之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
受同祭嚌至齒則王亦至齒也王
言饗太保言庑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嚌互相備也
大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太保
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太保下堂則王下可知
降收有司於此盡收徹也諸侯出
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亦可知
也殯之所處故曰廟門皆俟
王後
令

古文尚書康王之誥第廿五　周書　孔氏傳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群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也。）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之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也。）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也。）賓稱奉圭

賔爯曰弌弍臣衛敢執壤奠賔諸侯也舉奉
圭兼幣之辝言一二見非也爲蕃
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国喪遂因見
新王也敢執壤地皆再拜乚首王誼
所出而奠贄也
孠悳畣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
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
德答其拜
受其幣也太保泉芮伯咸進相揖皆
再拜乚首冢宰与司徒皆共羣臣諸
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
内見
外也曰敢敬告兲子皇兲改大邦殷
㞢命大天改大国殷之
王紂曰誅紂也惟周文武誕

受乎美若克卹西土言文武受美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氒功用尃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外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也今王敬出才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也張皇六師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誥之也不言羣臣以外見所之也惟予弌人釗報誥其報

滅也
皆若處武丕平富弗務咎言先君文武道
大政化平美不厎至齊信用昭明于
務咎惡人也
天下致行至忠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也則亦有
熊羆之士弗貳心之臣保乂王家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也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
亖匚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与四方之
国乎天下也
廼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言文武所以施政令之諸侯衛以為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也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也雖爾身在外廼心罔不在王室言汝身雖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也此皆諸侯也用奉恤厥若已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須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群公

咸皆聽命相揖趍出已聽誥命趍出罷退諸侯歸国朝臣就次也王釋冕反喪服脫去繡冕反服喪服居倚廬也

古文尚書卷第十一

經一千九百二十字
注三千六百三十六字

古文尚書畢命第廿六　周書　孔氏傳

康王命作冊畢命爲策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
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之郊境使有保護也
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也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也粤三
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
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於豐也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也以成周
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

安理治正成周東郊公得所也

王若曰烏虖父師惟亥王武王尃大悳亏丅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數告畢公也代周公為之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乓家

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民䙴亏洛邑密邇王室式化乓訓

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迩王室用化其教

无歷弍紀世彰風移亖匚亡虞予弌人㠯寍

言殷

遷周已經三紀世代人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也

衟𠂇外降政繇俗革弗臧𠂻臧民亡逌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仍不善其善則民冬无所勸慕

推公𢝉悳克勤小物弼亮亖世正色率下亡弗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帥下人无不敬仰師法之

嘉績𢓊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太

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 ●王
成治。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也。
曰烏虖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
事。往才。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
敢任公。任治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
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
俾克畏慕。其不循道教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
禍、慕爲善之福。申畫郊圻、愼固封守。
所以沮勸。

吕康三泉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
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
之守備以安四海京
圻安則四海安也
政貴ナ恒詞尚
體要弗惟好異
政以仁義爲常辭以
理實爲要故貴尚之
若異於先王
君子所不好
商俗靡〻利口惟臤餘
紂以靡〻利口爲亂
惟賢覆亡國家今
風未殄公亓念才
殷民利口餘風未
絶公其念絶也
我耷曰丗禄㞢家
鮮克繇礼吕蕩淩悳實悖兲衜
特言
我聞
自古有之世有禄位而無礼教少不
以放蕩淩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也敝化奢麗万世同流言弊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万世若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
同一流也此殷衆士居寵日
久怙恃奢侈以滅侈滅誼服美于人
德義服飾過度美驕淫矜侉將繇惡
於其人言僭上也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
恣過制矜其
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
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礼閑
禦其心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悳惟
惟艱也
誼旹廼大訓弗繇古訓于何亓訓以
富

亂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
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
於何其能順乎　王曰烏虖父師邦㞢安危
惟茲殷士弗剛弗柔乓惪允脩言邦
国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立矣
惟周公克昚乓乿惟君敶克咊乓
中惟周公克成乓冬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
其始也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咊其
中也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也弎
后叶心同底于衜〻洽政治澤潤生

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於大道至善洽政以理治其德澤恵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亖𡰥𠂇衽亡弗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也公亓惟𠂤成周建亡窮㞢基亦亡窮㞢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極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也子孫訓亓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也烏虖亡曰弗克惟旡乓心

人之吾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亡曰民寡惟昚身事无曰民少不足治也惟在愼其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吕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平十九

古文尚書君牙第廿七　周書　孔氏傳

敫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虖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廼祖

廼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録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於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率三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矣也。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懼之甚矣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

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也纘廼舊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也尒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尒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正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民猶怨嗟也厥惟艱哉

思亓艱㠯圖亓易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
怡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難以謀易民乃安也烏虖丕顯才
文王謨歎文王所謨大顯明丕承才武王烈言武
王業美大可承奉启佑我後人咸㠯正罔缺
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耶缺也尒惟敬
明乃訓用奉若亐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
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亐前
人言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也王若

曰君牙廼惟繇先正旧典時式民之治𤔔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率廼祖考之逌行昭廼辟之乂言當循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古文尚書臩命第廿八　周書　孔氏傳

冏九永反字亦作臩

穆王命伯臩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臩命臩命以冏臣命名篇王若曰

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
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
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
懼惟危
夜半以起思所
以免其過悔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聽視遠齊
通無滯礙臣雖
官有尊卑
無不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給
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
微無不用忠正之人也
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小臣諸良
僕役皆正

旦夕兼輔其君故君發号施令亡
出入起居無有不欽敬
亡弗臧下民祗若万邦咸休言文武發号施
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惟予弌人亡
其命万国皆美其化也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亣弗
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持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群
臣正己也繩愆糾謬格亣非心俾克紹先
烈言持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
今予命汝作大僕正〻于群僕侍御

㞢臣欲其教正羣僕亡敢佞偽櫆廼后惪交脩弗

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踈皆當匡汝君爲德更代脩進其所不逮

眘柬廼僚亡㠯巧言令色便僻庂媚

亣惟吉士當謹慎簡選女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

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之僕臣正氒后

克正僕臣諛氒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

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也后惪惟臣弗惪惟

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謬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尒亡暱亐思人充耳目出官迪上
㠯非先王出典　汝無親近於憸利小
了之人充備侍從在
視聽之官遵君上必　非人亣吉惟貨
非先王之法也
亣吉　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
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女
當請審　若眚瘝乓官　若用是行貨之
之也　人則病其官職
也　惟尒大弗克𢘅乓侯惟予女辜　用行
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　王曰
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歎而
烏虖欽哉永弼迺后于彝憲　之使敬

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敬聽、行常法

古文尚書呂刑第廿九　周書　孔氏傳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也敷王言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浩天下作呂刑

●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惟呂命王、享國百秊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其雖耄而能用賢、以揚名也度作刑㠯詰三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王曰

義或作誼
言自度固也
言自靈善也

若古ナ訓蚩尤惟乱作率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乱惡化相揚延及於平善之民也九黎之君号曰蚩尤也亡弗寇賊鴟義姦宄敚敫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集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乱之甚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㞢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也蚩尤黄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也殺戮亡辜爰乱淫為刵劓斀

言中猶當也

正義曰泯泯猶泯泯
苗民久行虐已
刑民慣見乱政
習以為常

剠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
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
劓椓剠面、以加無辜、粤茲麗刑、并制、亡
辜、故曰五虐也、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
差ナ辭 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也
興胥漸泯〻棼〻、亡中于信、以覆詛
盟 三苗之民、瀆于乱政、起相漸化、泯
泯為乱、棼〻同悪、皆無中於信義、
以反背詛
盟之約也 虐威庶戮、方告亡辜亏上、
上帝監人、亡ナ馨香悳、刑發聞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〻各告
無罪於天、〻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

皇帝君也

之所以爲德刑
發聞惟乃腥具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
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君
帝
〻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
爲虐者以威誅遏絶苗民使無世
位在下國也廼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
格重即羲黎即和堯乃命羲和掌矣
地四時之官使民神不擾各得其
序是謂絶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
地〻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也群
后之逮在下明〻棐常鰥寡〻蓋群
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〻大道后
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掩蓋也皇

當地民或作地祇
字者多同以神
作民字似
於田牙改使

帝清問丅民、鰥寡有辭亐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悳畏惟畏、悳明惟明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脩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廼命弎后、卹功亐民、伯𡰥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𢿌種、農植嘉穀　伯夷下典礼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布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也

弎后成功、惟殷亐民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

敎備
士制百姓刑㞢中以教祗悳
於民足
言伯夷道民典礼折百官於刑之
敎
中聽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也
敎在上明明在下灼亐亖方它弗惟
悳㞢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從
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
著四方故天下之
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迺明亐刑㞢中
衛乂亐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
能明於用刑之中正
循道以治於民
輔成常教也
典獄非訖亐異惟訖
言其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
亐富
絶於威唯絶於富世治貨賂不

所也敬忌亡𠂇擇言在身𡉏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兲德自作元命配亯在丅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天下也王曰嗟三方司政典獄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介惟作兲牧非汝惟為天牧民言任重是汝也今介何監非旹伯夷𢍏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亓今介何懲惟旹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

惟是苗民非察於獄
之施刑以取威之　罔擇吉人觀于
天刑之中惟旹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
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暴
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而以為亂
也　斷制天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
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無辜人斷制五刑
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
故下咎罪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謂誅之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　王曰烏
絕其世以言之為至戒也
呼念之哉　念以伯夷為法　伯父伯兄
以苗民為戒

三字注用也　慰安也

伯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
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今介宅弗繇
我言庶幾有至命也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
慰日勤介宅或戒弗勤
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弗勤也
乑亝亏民俾我弌日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
非䢟惟䢟在人
天所終惟天所終在人所行
介尚敬逆乑命吕奉
我弌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敬勤

二字以下

不介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亓寧惟永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久長之道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介祥刑

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

在今介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

一曰度謀也

非推及世輕重所宜也兩造具備師聽叉言兩謂

因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叉言柬

孚正于叉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五刑也叉刑

弗柬正于叉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叉罰弗服正于叉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

兑叉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

來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

相往來皆病所在亓辠惟均亓審克之以病所在

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与犯法
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也五刑
㞢疑𠂇赦五罰㞢疑𠂇赦亣審克㞢
刑疑赦從罰〻疑赦從
決其當清察能得其理柬孚𠂇衆惟
貌𠂇乩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
其貝有所考合重刑之至巳
柬弗聽具嚴兲畏無簡核誠信不聽
治其獄皆當嚴敬
天威無輕
用刑之也墨辟疑赦亣罰百鍰閱實
亣辠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
從罰六兩曰鍰〻黃鐵也閱實
其罰使与劓辟疑赦亣罰惟倍閱實
罰名相當

亣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也。剕辟疑赦，亣罰倍差，閱實亣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也。

則加丈下一倍云五百鍰也 馬云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宮辟疑赦，亣罰六百鍰，閱實亣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也。大辟疑赦，亣罰千鍰，閱實亣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㞢屬千，劓罰㞢屬千，剕罰㞢屬㐅百，宮罰㞢屬弎百，大辟㞢罰亣屬弍百，㐅刑㞢屬

按胡闕文云六兩曰一[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鍰也小爾雅
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
捷倍捷曰舉倍舉曰
鋝鋝謂之[illegible]宋咸
曰[illegible]二兩[illegible]六兩案
太小爾雅及鄭康成
皆言六兩[illegible]許說
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
二十五分銖之二十三
賈逵云俗儒以鋝[illegible]
[illegible]兩[illegible]鋝
重九鋝俗儒重
是又與環同[illegible]
[illegible]鋝[illegible]

弎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辠亡僭亂辭勿用弗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也惟察惟法亓審克㞢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丅服重刑有可以虧則之輕服下罪丅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𠂇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世輕世重惟亝非亝𠂇倫𠂇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国用重

與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
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
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
敢犯
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
以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也
察辭于差非从惟从
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
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
情
哀敬折獄明启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當憐下民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
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罰
皆庶幾必得
中正之道
亓刑亓罰亓審克之
其
所

刑其所罰其當審能之無失中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亓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名具上之王

曰烏虖敬㞢才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我言多可戒懼以警之也朕敬于刑有悳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兼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〻〻特難聽故

言之
民㞢率官弗中聽獄㞢兩辭　民之所治由典獄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
亡或私家于獄㞢兩辭　典獄無敢有受貸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ゝ也
獄貸非珤惟府辜功報㠯庶尤　受獄貸非家宝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永畏
惟罰非兲弗中惟人在命　當長畏惟爲天所罰
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從不中不中則天罰之
兲罰弗極
庶民官𠂇令政在于兲下　天道罰不中令衆民

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

●王曰烏虖

人生不中將亦罰之

懋今進何監非惪于民之中尚明聽

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矣也

哲人惟刑三—

畺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獄屬于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者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言三属一篇也　極中也慶善也

古文尚書卷第十二

經一千九百六十字
注三千五百八十四字

尚書第十三オノ

古文尚書文侯之命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也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也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故錫命焉也

文侯之命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誼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也丕顯文武克愼明惪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愼顯用有德也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旹上帝集厥命于文

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於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惟先正克左右昭事氒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也粤小大惎猷罔弗術刅肆先祖褱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懷在王位也烏虖閔予小子孠造兂丕諐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言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周

邦喪乱絶其資惠澤於下以役兵
傷我国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太也
嗣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
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
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
材方無能曰惟祖惟父其伊卹朕身
之致也
烏虖有績予弌人永綏在位王曰同
姓諸侯
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
身於乎能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
位言揚父誼味女克昭迺顯祖稱
字親
諸侯也
不稱名尊也言女能女肇刑文武
女顯祖業追繼

用會紹迺辟追孝亐前文人言女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女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女君平王自謂也絕先祖之志爲孝之也女多修扞我亐艱若女予嘉戰功曰多言女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女之功我所善也王曰父誼咊亣歸眎亣師寍亣邦遣令還晉国也其歸視女衆安女国內上下用賚亣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也卣中樽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之彤弓弌彤矢百

盧弓一、盧矢百、赤、盧黑色之、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矢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也、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父、往柔遠能邇、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ミ小民之道、必以順、無荒廢民事、而自安也、惠康小民、無荒寧、柬卹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所任、憂治女都鄙之民、和政治、則女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及遠也

古文尚書粊誓第卅一　周書　孔氏傳

魯侯伯禽宅曲阜，居曲阜也。徐夷並興，東郊弗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東，故東郊不開也。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叙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也。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也。公曰：嗟！人亡譁，聽予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也。歎而勅以無宣譁，欲其靜聽誓命也。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也。戎夷帝王所羈縻

正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以久云胄兜鍪也兜鍪一首鎧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之

縫紩故錯居之
內秦始皇遂出之
善敹迺甲冑敿迺干已敹弗弔
言當善簡女鎧兜鍪施汝楯紛无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備迺弓矢鍛迺戈矛砅迺鋒刃已敹弗善
備女弓矢弓調矢利也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
敀迺擭敜迺穽
擭捕獸機檻當敀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
已敹傷牿
敢令傷所牿牛馬也
牿㞢傷女則ナ常刑
牛馬之

女則有殘謂之常刑矣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勿敎粤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之也祗復㞢我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女功賜与汝也

粤逐弗復女則乃常刑越馬失伍不還為攘盜

汝則有此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

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竊馬牛誘臣妾汝

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刑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日我惟征也峙迺
糗糧巳敎弗逮女則于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糧
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
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
曹人弍郊弍遂峙迺楨幹甲戌我惟築
摠諸国之兵而但曹人峙具楨幹道近也
題曰楨旁曰幹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
不峙也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
屬也巳敎弗供女則于巳餘刑非殺
峙楨幹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刑者非一也然非殺之
曹人弍郊弍遂峙迺

茭亡敢弗多女則于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馬牛不多則之亦有乏軍興之大刑也

古文尚書秦𣃔第卅二　周書　孔氏傳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也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還歸晉舍三帥還歸秦貪鄭穆公悔過作誓也作秦𣃔

秦𣃔取敗悔過而自誓也

公曰嗟我士聽亡譁誓其群臣通稱士也予𣃔告女羣言之首誓言之本要也古人

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人行己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无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才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己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難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貟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而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無所益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欲反忌之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我謀之人我且將以

焉親而非之悔前違詒從今取改

敗

●雖則負然尚繇詢茲黃髮則亡所

諐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

以道謀此黃髮皆是則行事無所

過

番番良士旅力旡愆我尚ナ之

武勇

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

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也

仡仡

勇夫躬馭弗違我尚弗欲

仡仡壯勇之夫雖射

御不違我庶幾不

欲用自悔之至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

君子易辭我皇多ナ之昧昧我思之

惟察ニ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曲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ニ思之不明故也

如ナ弌介臣斷ニ猗亡他伎亣心休ニ焉亣如ナ宏

如有束脩一介之臣斷ニ猗然專壹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也

人㞢ナ伎若巳㞢ナ人㞢彥聖亣心好㞢弗啻而自亣口出是能宏㞢

人之有伎若巳之有樂善之甚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心好之至也異

㠯保我子孫黎民

ナ利才伎美聖之人安我孫無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国也

人㞢ナ伎冒疾以惡㞢彥聖而違㞢俾弗達見人之有伎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也是弗能容以弗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才冒疾之人是不能容民用之則不能安我子孫無民亦曰危殆哉也

邦㞢杌隉曰繇弌人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也国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也

邦㞢榮懷亦尚弌人㞢慶国之光榮為民

所極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務也穆公陳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也

古文尚書卷第十三

經七百四十五字
注一千六百八字

夫子古神德筆法日下逸人寫

右史記言之策者先王號令之書也盧本宏綱密攝機要寔是啓道之淵府設教之門樞立爲國經垂爲民紀六籍之冠萬古不刊者也今將弘其傳命工鋟梓莫謂尸祝治樽俎豈非見義而爲耶普勸學徒庶察吾志需以弘道釋以助才豈曰之小補哉

天和壬戌南至日學三命業沙門玥寿宴謹誌

尚書自經衛包妄改而漢時隸
古寫定之本不可復見往年承
長岡子爵以仿宋刻本寄贈益
即是刊本阮文達作校勘記所
據宋本者也今島田君又以
宮內大臣青山子爵所藏鈔本
見示乃經沙門素慶刻本傳

鈔其存者於宋呂大防劍本又
足利本之先河矣愚因歸
國書言於　青山公影寫刊
刻以存於世庶古文真蹟不
墜於地
大清光緒三十一年十有二月
曲園俞樾記時年八十有五

古文尚書孔氏傳十三卷　國朝人鈔本舊爲東京內野皎亭翁所弆卽我研究室尚書正義挍勘記中稱爲內野本者也據圖記本爲搢紳日野西氏故物至明治中田中青山伯爵獲之繼而歸翁今又易主入靜嘉堂文庫按孔傳舊本首稱燉煌石室唐人鈔本我邦九條岩崎神田諸本亦可賸蔪然皆爛脫非復完帙多僅盈卷少則數行圭斷璧零覽者恨之惟此册鈔寫稍晚而首尾無闕枚本完帙存乎今者蓋莫舊於此焉是以當世嘖嘖稱之然未有取而細讀焉者有之蓋自我室始昭和十年春我室始挍尚書正義廣搜舊鈔經傳用資考鏡燉煌本等皆得其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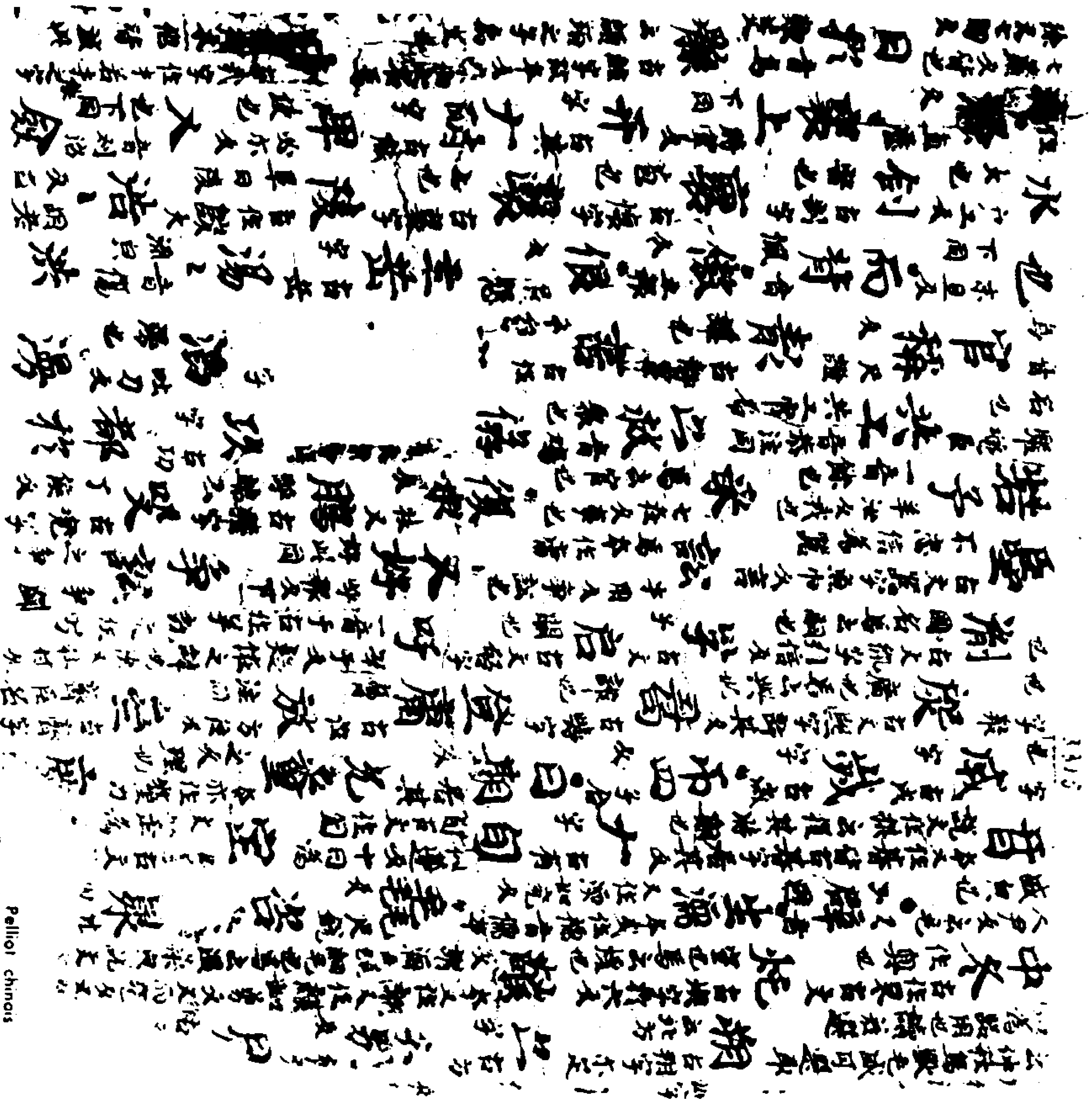
而斯册獨闕評議員新村重山先生與皎亭翁有舊乃爲我室乞爲景照時翁已沒哲嗣晉君重父執之言慨然允焉其秋十一月同人襆被入京就麴町區富士見町一番地內野氏照之倉石君武四郎平岡君武夫小倉君弘毅及幸次郎皆行照相者羽館君易凡五日蕆事捆載而歸及景本甗成取挍諸本其於宋版每多異同核諸唐鈔有若操券信唐本之冡適足利之先河我室挍定之業自此增一南鍼唐本有闕動斟酌於此焉今茲尚書正義定本遂付剞劂挍勘記中稱引此本者尤夥乃取昔日照存之版併刊布之竊謂此本之用非祇定本之所據已也今擧

三事言之此本古字與唐鈔合與薛士龍本不合明隸古眞傳在此而不在彼若善理之亦小學之羽翼一事也此本行間坿記釋文與今本多異當採自陸氏原本請以堯舜典證之堯典日短星昴下云昴音卯徐又音茅古文作丣以閏月定三旹成歲下云定如字古文作正說文以正爲古文正字也舜典作舜典舜典下云下舜典二字釋文無內于大麓下云內音納肆類于上帝下云肆音四王云次馬故也鞭作官刑下云鞭必綿反眚災肆赦下云災本又災（又下脫作字）皆古字也說文災籀文烖字也灾或烖字古文（下脫作扙二字）黎民阻飢下云阻馬本云始也𥝢旹百穀下云

播敷也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下云剕扶貴反刖足也巠拜乩首讓于殳斨臮伯與下云殳音殊僉日伯𡰥下云伯𡰥馬本作伯异也女秩宗下云女下或有作衍字也簡而亡傲下云傲五報反黜陟幽明下云黜勑律反皆與燉煌所出原本合卷二以下由此可推二事也此本和訓甚密當出於明經博士舊讀亦漢詁之枝葉　國語之淵藪三事也此皆有待於學人之董理者焉據沙門素慶跋此書本刊於元亨壬戌此乃其景鈔本然刊本止見於島田氏翰古文舊書考世所未見是以學者或議此跋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要此本之淵原唐鈔焯然無疑我室挍勘記

具在可盤盤考也島田氏乃謂出自呂大防刻本明爲臆說兪曲園跋信之非也又此書既出唐鈔而後人按以宋版記其異字於旁故有才ナ才无才乍本ナ本无本乍之云才者摺之略體謂版本本乃博士舊本才ナ者版本有此字而舊本無也才无者版本無此字而舊本有也才乍者乍卽作之略體版本如此作而舊本不爾也本ナ本无本乍反之　國朝鈔本例多如此海外讀者恐所未曉聊復發之昭和十四年三月吉川幸次郎識於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之經學文學研究室

東方文化研究所



Pelliot chinois
Touen-houang 3315

[illegible]

□注云曰文祖 王也□□□ 一年也 一方

䫿 音類 •𥛱 於人反 以 重 直用反 肆 音四字王云次 肆 字又作肄 上帝 王云上帝天也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中天之最尊者 王云星王也馬云精意以享也 𥛱于 音因 古𥛱字 六宗 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方

理 丁 •少牢 詩照反 大昭 祖迎 注同 坎 苦感反 本又作塪 壇

幽宗 •雩 音于 •宗 本又作禜 徧 音遍字 亨 古享字 祀 作望 古神字 •積 行 之

丹 •輯 音集王云合也 又瑞 垂僞反 覲 •牧 養之牧 迎 徐養純反 古從徇 守

皇于 古望字 岱宗 音代岱宗泰山也 柴 仕佳反說文作柴 •爲天子 •循行 下孟反 以稽 扶又反

四瀆 又 同律 王云同齊同也律六律也 度 古度字 量

適子 丁歷反 下同 與 音預 𠂹 音衡 又 禮 古文 三帛 之 •贄 •如又器 如音 乃復 平

則還 下同 華山 戶化反 又 十 十有 如字 至于北岳 如

初 古歸 字 歸 •執 王云禰也 •禰 乃禮反 三藾 直

十有二州 古文州字 揚豫梁 並州也 朞 古朞字 •奏 如字 徧 •陵 精聲

濬川 息俊反 •令得 力呈反 當其 丁浪反 •燕齊 音煙 逆 遠 于眷反

岳 文作坐 •形見 賢遍反 食 古文飯字 帝 又 音卜 金 古金字 贖 刑

宥 音又 字

贖罪 •眚 乙注同 •災 •鞭 •怙終 音戶 恃也 共工 音恭

北裔 以制反 •崇山 古崇字 竄 七亂反 式 古文三

苗 馬王云三苗國名也 •縉雲 音 饕餮

•饕 •殛 紀力反 鯀 古鯀字

之行 下孟反 放勳 方往反 •殂 馬鄭本同 三皇

考妣 三載 遏 八音 •如喪

•飽 •舜格 •放復 •闢

考妣 尚覆反父曰考母曰妣 三載 古 遏 音謁絶 八音 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皃 舜格 政復 辟 本又作闢

僉才 字 食 厨 迩 音近迩 古文邇 惇 古淳字厚也 本又作 •允 長 丁丈反 下注同 而難

壬人 聲子又而鴆反注同 衛 舟叏 奮 明也 惠 古文惠字順也 居

度 待洛反 柏 古伯字 禽 古禹字 說文作禽 長 稱 俞 以朱反 女平 音汝

楙 寺 古時字 蕭 古拜字 說文以為今字 古文 蕭 音稽 昔 古首字

稷 官名也 古稷字 离 息列反 古 偰 字 繇 音遙 弃 古棄字

組 本又作阻 也 毀 古飢字 囿 古文播 •剥 不遜

滑 于八反 亂也 寇 苦豆反 姦宄 宄音軌 •剥 刑也

•劓 魚器反 •厞 扶貴反 •大辟 刑也下同 •朝市 直遥反 •甸師

三處 昌慮反 •後陳 直刃反 注同 垂 本又作 垂 臣名也 女共工 音恭

殳 音殊 斨 七良反 柏與 音餘 伯與臣名 析 本又作朴 草字 遂

羆 彼皮反 古文 柏尸 伯夷臣名也 峕柏 本或作旹伯夷 寅

女秩宗 本或作女作秩 夙 本又作夙 古夙字 肌 本又作肌 古夙字 惟寅

夒 求龜反 臣名也 龍 龍字 臣名 胄學 直又反 王云胄子國子也 奠

佋 古剛字 而亡 古無字 吏 古簡字 亡奡 五報反

誃 古詩字 言志 字 哥 古歌字 永言 如字 聲 奪倫

於予 石 拊石 音撫 衛 古率字 舷

不氏 畺 讒說 如字 殄 行 下孟反 內言 音納 •喉台

行 注同 黜 勅律反 退也 不令 力呈反 二十有二人 嶽 古文 帝釐

十二牧凡二十二人 下上 別生 徂列反 生姓也 分類 汩作

本文作遂 九共 音恭 槀 苦報反 孜 亦書篇名也 汩作

書篇名也

等十一篇共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在 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

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亦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閒

宗姓文王畫此筆王注本下更有汩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文也

宋槧尚書注疏廿卷，末有紹熙壬子三山黃唐題識：「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云云。是合注於疏自此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後。惟十行本板至明猶存，世多傳本；此則中土久亡，唯日本山井鼎得見之，載入七經孟子考文。顧氏原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余至日本，見森立之訪古志有此書，竭力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板人家，屬書估信致求之，往返數四，議價不成。及余差滿歸國，道出神戶，訊來諭東主大板物色之。其人乃居奇不出。余以為日本古書有所見則必得，況此宋槧正經正注，為海內孤本，安能失之，留此遺恨。幸歸裝尚有餘金，遂破慳得之。同行者皆待于神戶，方詫余何自入大板，及携書歸來，蒼皇登舟，莫不竊笑癖，而且謂余不顧也。書凡裝十冊，缺二冊，鈔補亦是以原書影摹，字體行款毫無改易，固不害為全書也。光緒甲申四月廿五日神戶舟中挑鐙記。宜都楊守敬。

黃唐跋紹熙壬子，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亦載此跋，誤熙為興，阮氏校勘記遂謂合疏於注在南北宋之間，又為山井鼎所誤，附訂於此。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
勑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
三才分而書契肇啓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
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
文於周爲盛矣後暨法偵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
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
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illegible]之旨亦互有異同唐
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illegible]
隋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illegible]八
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鎖文應舉者
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
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
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日
德邁重瞳
武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墜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却軫[illegible]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猥
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能[illegible]精寧周奧義今
則遂部各詳於訓解寫本皆正[illegible]爲之
旨期難與於考既釋不刊[illegible]
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廢興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崇以典墳敦稽古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續俗經邦蘊九德而辯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囿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貫於勳華而垂拱無為遊心經典以為聖教幽賾妙理深玄訓詁紛紜文疏蹐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辯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綸吏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

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
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
公臣行成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侍中兼太子少保監
修國史上護軍脩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
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
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
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王德韶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
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
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太學助教
臣鄭祖玄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隋德素徵事郎守
四門博士臣趙君贊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達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
臣王真儒等上稟
宸旨旁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
臺之奧趣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
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
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
懼乖正典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
國公臣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敕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
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
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
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

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之初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敍之云爾

尚書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尚書序 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讖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訖存亡註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須重義無所嫌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疏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

於渾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
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
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
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
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
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
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
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
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
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
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
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項荷
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
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
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
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
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
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
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
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
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
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
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
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
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
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
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
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
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

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
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
爲不重而怪
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疏伏犧至常道也 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
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
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
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
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
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
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
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
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
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
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
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
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
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
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
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
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
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
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
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
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
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
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
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
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
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

上有三墳五典亦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典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女媧何以鄭數之鄭玄云女媧脩伏犧之道無所作則已上脩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爲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

【疏】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奥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

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六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知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爲下爲總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疏春秋至遺書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

武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與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揔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疏 先君至九丘　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招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 討論至百篇　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之篇以其隨次皆芟夷平夷若自

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莫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莫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莫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其撮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振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臯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所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疏所以至其義正義

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揔而結之故爲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疏及秦至屋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謚以爲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愼愼爲魏相愼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疏漢室
至得聞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
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
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
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
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
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眾
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
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
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
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尚一　十四

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
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
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
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
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
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
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
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
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
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
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
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
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
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
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
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
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
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
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
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
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
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
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
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
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
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
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
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
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
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

尚一　十五

以武肆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
篇之外若所書之例以於時無自觀兵之誓但
不録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
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已先
有此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
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
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
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史無是非明即
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
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
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者
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
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

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太古以下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尚一　十六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疏至魯至壞宅　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爲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矣已壞者亦不敢居乃不壞宅耳

尚一　十七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疏悉以至能者　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

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己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從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

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悉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

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疏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乃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據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於能繙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歟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書序至不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爲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若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今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而帝

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鬭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卷第一

尚書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眾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

辭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拜扞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疏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幷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幷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幷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二十二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

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傳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劓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絶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値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疏】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作堯典

【疏】昔在至堯典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稾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

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别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稱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别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

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内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應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

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以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

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壇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之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

爲其道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惠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上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　傳言聖德之遠著　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　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遜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武云汝陟帝位爲攝因即直言爲讓故云遜也鄭玄云入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揔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内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疏　曰若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惠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已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　傳若順至帝堯　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已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

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　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欽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得也傳允信至天地　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知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也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

疏克明至時雍　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　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祖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

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民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 傳既已至章明 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傳昭亦至大和 正義曰釋詁以昭爲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爲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名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則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雍得明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厥民析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 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

氄音戎　耎柔軟　毳細毛

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眾功皆廣歎其善

疏乃命至咸熙　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摠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摠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夏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致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眾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眾功皆廣則是風俗

天和〇傳重黎至序之〇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説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晳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説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非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也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説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説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下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絶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絶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故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

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分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
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
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士
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佐
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
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
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
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
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
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
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
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
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
掌馬之鄉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
乃命羲和重述堯須彼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
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立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

十八

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
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
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
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
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
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
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
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
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
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
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
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
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
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
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
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
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
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
書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
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
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
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
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
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
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
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
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
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
以爲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故周禮大宗伯

十九

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
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
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
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
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傳宅居至之
官　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
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
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
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
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
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
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
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
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
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

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
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
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
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
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
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
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
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
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
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
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 傳寅敬至務農 正義
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
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
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
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
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
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
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
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
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
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
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
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
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
春秋而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
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
各有彊埸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
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
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
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

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方作直
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
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
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傳日中
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
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
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
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
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
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
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
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
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
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
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
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
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
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
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
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
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
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
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
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
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
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
玄武爲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
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
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
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

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毋成子子助毋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羲叔

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據其不統季孟此言之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耔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日永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易▲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嵎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義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

秋之政。秋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 傳宵夜至三秋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 傳夷平至整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 傳北稱至所掌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若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貫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所掌明順天之事，故重明之。 傳隩室至溫焉 ▲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 傳咨嗟至曆象 ▲正義曰：咨、嗟、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即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以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六外有細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滅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二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

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 傳允言至其善 ▲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蠢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數其善謂帝數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帝曰咨四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鯀哉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元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岳曰异哉試

可乃已异已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帝曰往欽哉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疏】帝曰疇咨至弗成 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乍沐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比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 ▲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用也馬融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於順天時授事而已其職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纔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

傳放齊至不可 ▲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啟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亂十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蓋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其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　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

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　傳驩兜至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嗚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狀故爲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

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　傳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漫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

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此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當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傳湯湯至爲害▲正義曰湯

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 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揔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俾使乂治也▲正義曰俾使乂治釋詁文 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僉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 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之[illegible]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咈戾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訓 傳异已至乃退▲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 傳勑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撥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若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哲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羽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冀遺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鯀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者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王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辭不堪曰明明揚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將試之矣

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

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瞽者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象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　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傳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不知

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即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而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己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　傳巽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己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　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己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

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人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愛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欲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賢者，乃遲值污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録，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説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群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群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位，應。」傳「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群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卒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

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毋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毋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傳諧和至姦惡▲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移化令慕善自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欲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㴱刑網非舜養又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然事何所不爲舜以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　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允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　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以妻也刑法[?]

[?]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傳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下故須解之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其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服行婦道於虞氏嬀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歎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

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

尚書注疏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作舜典。典之義與堯同。

疏　虞舜至舜典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己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至微賤　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歷試至難事　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疏　曰若至以位　正義曰：昔東晉

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
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
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
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
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
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録舜之
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
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
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
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惠文章明鑒温和之色恭
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
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　傳濬深
至上下　▲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
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
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温
恭人言其色温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illegible]

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
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與此
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
之舜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上偏
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　傳玄謂至徵用　▲正義
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
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
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
之爲升天子聞之以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
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納于百
揆百揆時叙　揆度也度百事揔百官納舜於此官
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
廢事業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

侯來朝者舜賓迎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録
皆有美德無凶人
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
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帝曰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
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
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
使升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慎徽
將禪之　不能嗣成帝位　疏　至弗
嗣　●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
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
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
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
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
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麓總録萬機之政

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舜
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曰
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
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
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
帝位也　傳徽美至違命　▲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
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
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
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
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
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
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
父義之等五事也皋陶謨云天叙有典自我五典

五傳哉傳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業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序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爲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其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叙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爲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故言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機總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於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人政爲動天之最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

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乃得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功畢是以爲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禋于六宗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 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班瑞于群后

疏 正月至群后 ○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群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主與群臣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群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群后與之更始見己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 ○傳上日至祖廟 ○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祖之廟不知爲誰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傳在察至與否 ○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

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

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

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傳堯不至五帝 ▲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 ○傳精意至攝告 ▲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

武王又告主賓報祖成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滿
崇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祀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
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
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
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
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
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
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
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
此之謂也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
陽寒暑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
也[illegible]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
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
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
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
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
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
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
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
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
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
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
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
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
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
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
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
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
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
州至祭之 ▲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揔之語故知九州
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
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
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
確也捔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捔考功德黜
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捔考
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
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
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
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
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
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
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
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
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群神
則神無不徧故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是
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
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
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
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
衍此傳羣神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
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傳輯斂至正始 ▲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
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日月食盡謂之
既是既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
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
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
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
爲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
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
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

征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故言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所以均同

脩五禮五玉脩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

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數矣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

【疏】歲二月至以庸○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總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則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既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所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羣至○正義曰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佗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是獮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獮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

鄭注牲
鄭而五
等之別

即狩故云旣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古
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
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
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
是解岱即泰山爲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
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〇傳東岳至
子男 〇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
故云東[illegible]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
言[illegible]視諸侯其[illegible]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主制及書
瀆視[illegible]於群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
傳之[illegible]等[illegible]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
諸[illegible]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
者[illegible]所視[illegible]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
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
侯伯子男尊卑旣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位古典亡
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
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
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
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
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
公[illegible]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
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未
掌客行人由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
以周[illegible]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
男爲下其[illegible]也公傳合四至均同 ▲正義曰上篇
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
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
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
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
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
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飮忘其日
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

義書
非古
字之誤

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
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及度
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
爲法制即丈尺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
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
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
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
黍中者千二百實其龠[illegible]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
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
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
黍[illegible]銖兩之爲兩[illegible]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
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
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
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
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義
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
宜而變名耳〇傳修吉至其玉 ▲正義曰周禮大宗
伯[illegible]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以賓[illegible]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
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旣異古今之禮或殊而
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
代之[illegible]前代禮也且曆驗此經亦有五事此
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群后四朝賓也大
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
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
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
玉〇傳諸侯至執黃 ▲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
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
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

爲南面之君是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京皆執
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皮帛
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晁或有所
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
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
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
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
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
言皮蓋于時未必以皮爲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
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
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
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
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
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
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
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
生知一死一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
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
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是玉帛
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傳
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
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内
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
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内若是五器禮終乃還
之如五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
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説
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
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
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
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
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

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
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
爲北岳依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
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
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
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
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
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
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
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
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
岳者因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
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
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
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
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
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互而
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
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肅云順天道以
行人事故以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
岳也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
之月皆以孟月爲發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
以正月有事於岱即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
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
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
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偏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
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
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
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傳朔巡
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
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
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偏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

知此亦告至文祖之廟于藝文德其義相通也藝文也文祖藝祖相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假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從可知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唯言一牛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群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明巡守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為故中言之申重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典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因則然堯及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適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述之○傳敷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進奏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己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又以車服賜之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深之使通利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眚災肆赦 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

怙終賊刑 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幽洲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

放驩兜于崇山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疏 ○傳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也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坐過誤為害原情可哀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發置理必相訟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

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氏幽
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
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
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
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
齊即青州[illegible]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
十有二州[illegible]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
方有德也[illegible]九牧則禹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
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 傳封大至通利▲正義
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
云[illegible]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
云其[illegible]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
州嶽山[illegible]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
兗州[illegible]山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
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
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
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
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今小大俱
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 傳象法至越
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
象聖人則之是象為效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
所犯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
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
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 傳宥寬至
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
居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
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
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
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
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
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
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
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
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此鞭為重故次典刑之
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
為輕且以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
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
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傳以鞭至之刑▲正
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 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
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
[illegible]鞭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
之蓋量狀加之未有定數也 傳扑榎至撻之
[illegible]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稻也
楚荊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
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
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
者官刑鞭扑俱用既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
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傳金黃至
贖罪▲正義曰此言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
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
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
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
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
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
之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
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
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
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
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
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
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

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illegible]
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illegible]
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illegible]
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illegible]
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illegible]疑
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illegible]言誤
而[illegible]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
[illegible]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
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
所[illegible]以爲刑名[illegible]傳眚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
[illegible]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
公羊傳云害物曰災[illegible]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
趙盾[illegible]鉏麑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
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
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
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
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
便言之　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
言[illegible]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
典刑之義以敕[illegible]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
憂哉[illegible]失欲使得中也　傳象恭至
滔天[illegible]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
[illegible]傲很慢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
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
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
央高獨可居[illegible]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
九州之外有[illegible]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
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
雅釋州也投之四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
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
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illegible]

言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
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
據後定言之　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
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
傳稱此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illegible]
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
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
蓋在衡嶺之南也　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
年左傳[illegible]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
扈[illegible]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
[illegible]皆是王且則三苗亦應是
[illegible]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
[illegible]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illegible]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
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
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
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
其[illegible]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
典[illegible]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
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
驩兜[illegible]共工[illegible]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
檮杌[illegible]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
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
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
也鯀爲檮杌則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
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
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　傳方命至海中▲正義
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illegible]皆得
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
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

不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故者使之自活流謂
棄之各極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
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最大
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
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
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
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傳皆服
至見之　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
以徵庸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
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
用[illegible]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
先敘典刑[illegible]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
[illegible]明此諸[illegible]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
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

二十四

而後用禹爲治水其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
徵用所行也又下云垂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
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
時事舜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此刑徵用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爲禹
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
成而後殛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
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
從之義禹陷舜于莫大之
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

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
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百一十七歲

百姓如喪考妣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絕密靜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
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疏　正

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
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
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
化所及者遠也　傳殂落至七歲　正義曰殂落
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
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
落者蓋殂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
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
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
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
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
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
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
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
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
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

二十五

七蓋誤爲七也　傳考妣至思慕　正義曰曲禮
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
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
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
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
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
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
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傳遏絕
至者遠　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爲
絕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鄭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
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
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
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正服繐衰既葬除之

三　四

能使四夷三載絶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反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

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

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

疏 月正至率服 正義曰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己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以開闢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己悉聞見之又謀於四岳又別勑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傳月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故正還是正月也上日言日之最上元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今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之日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謌者不之堯子而謳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傳詢謀至衆賢 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闢開釋言文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 正義曰聽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又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與聰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 傳咨亦至民時 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亡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惟當敬授民時 傳柔安至長善 正義曰柔安邇近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 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 惇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illegible]也 傳任佞至來服 正義曰任佞釋詁文[illegible]以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illegible]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illegible]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illegible]

徐顏

見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illegible]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宅百揆亮采[illegible]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illegible]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疏舜曰至往哉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中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任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然其所讓賓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illegible]

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正義曰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契與皋陶名字共文言暨皋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疏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乏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散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疏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

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行乃爲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此傳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爲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遜不遜之罪宜以法繩之而貴務寬者此五品之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以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汝作士士理官也五刑有服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疏帝曰臯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臯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强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爲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爲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刑所居於三處大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遂士等官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

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隅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忍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illegible]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從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遠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illegible]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言中國者蓋[illegible]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遠校乎不可從也傳言皐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皐陶能明之[illegible]謂受罪者皆服故王肅云惟明[illegible]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皐陶能信故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illegible]使信服其言信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見其皐陶有信故彼信之也曰垂哉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疏傳問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傳共謂供其職事疏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illegible]帝謂[illegible]其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illegible]帝言共謂供此職也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傳殳斨伯與二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傳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傳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疏傳上謂至能之▲正義曰官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取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illegible]也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疏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爲[illegible]掌[illegible]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虞[illegible]虞之官[illegible]莽謂此官名亦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illegible]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言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非但言此四人耳傳雖不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疏】傳三禮至姜姓▲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illegible]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脩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illegible]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咨者蓋[illegible]有[illegible]其間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帝曰俞[illegible]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疏】傳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之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疏】傳夙早至清明▲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思其職謂侵早已起夜深始眠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illegible]昧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長國子疑脫通字當[illegible]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疏】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冑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冑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冑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冑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玄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冑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

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直」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言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皐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情。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冑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傳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云「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以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疏 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為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人，欲遏絕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堲疾至絕之。正義曰：堲，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眾人畏其讒口，故為讒說動驚我眾，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宜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疏 帝曰咨至

岳牧是　[illegible]而　命各[illegible]　沙各有　此事故　後敘勑　文也

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總戒勑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皆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否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　傳禹垂至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揔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皋陶與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八伯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曆日命授乃揔勑之未必一一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改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勑之也十二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如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若巳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illegible]

疏三載至三苗●正義曰自此以下[illegible]者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illegible]後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illegible]者升之[illegible]擢黜惡者升各勸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益為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其君日者[illegible]善者[illegible]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　傳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其[illegible]地或進其爵位也　傳考績至惡明▲正義曰

原缺

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十七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堯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別生分類 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 作汩作 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汩作之篇亡 九共九篇槀飫 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疏] 帝釐至槀飫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故此序在此也言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之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治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其類各使相從作汩作又作九共九篇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 傳言舜至其方 ●正義曰在下傳知帝是舜也下上對天下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傳汩治至篇亡 ▲正義曰汩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 傳槀勞飫賜也 ▲正義曰左傳言槁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竟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卷第三

尚書注疏卷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大禹謨第三

皋陶矢厥謨 矢陳也 禹成厥功 陳其成功 帝舜申之 申重也重美之 作大禹皋陶謨 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 益稷 凡三篇

[疏] 皋陶至益稷 ●正義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經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先發其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二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 傳矢陳也 ▲正義曰矢陳釋詁文 傳陳其成功 ▲正義曰此是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隨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 傳申重至之言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府乃功文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 ▲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揔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 傳凡三篇 ▲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宜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

[疏] 傳禹稱至謀也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

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稱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從所佐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曰備　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　傳言其至堯舜▲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疏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

三

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　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於家事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寧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以無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　傳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堯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之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爲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疏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天＝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内爲天下之君　傳益因至禍亂　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　傳眷視至勅舜　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説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攢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

疏　禹曰至來王　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　傳迪道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先吁至有恒　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爲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億度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爲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之不失言有恒也　傳淫過至爲戒　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爲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爲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　傳干求至賤之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悦衆意古人賤之　傳咈戾至戒之　正義曰堯典已訓咈爲戾彼謂戾閉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疏】禹曰至乃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敕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恭勸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特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 傳歎而至懲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句以類相從共爲一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其言者九功之言也 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刻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敎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爲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 傳言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爲次叙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 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歎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摠我衆欲使攝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眾。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言己不堪總眾也。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民眾皆歸服之，可令皋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覆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己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皋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皋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知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二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 ▲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為布也。傳茲此至可誣 ▲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皋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 ▲正義曰：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皋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皋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者，言己讓皋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皋陶曰：帝德罔愆，愆，過也。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善則歸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孫。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疏 帝曰皋陶至之休 ●正義曰：帝以禹讓皋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群臣眾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皋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眾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

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疑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　▲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　傳雖或至勉之　▲正義曰言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　傳愆過至之義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所以臨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　傳嗣亦至及也　▲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　傳辜罪至之道　▲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其言非實太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宜之成於一也

疏　帝曰來至不再　●正義曰帝呼禹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

能節儉於家謂薄於飲食卑於宮室謙沖不自滿
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
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
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
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
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
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
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
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
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
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
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
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
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
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
傳水性至美之　▲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
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
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
教之信成功是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
治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
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　傳
滿謂至盈大　▲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
釋詁文言己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
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
云惡衣服非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
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

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　傳自賢至衆
人　▲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
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
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
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即矜老子云夫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
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　傳丕大至天子　▲正義
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
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
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
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
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　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
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
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
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
耳　傳無考至聽用　▲正義曰為人君不當妄用
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
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
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
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　傳民以至
而立　▲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可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　傳有位至汝身　▲正義曰上云汝終
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
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
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
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
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

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　傳所謂至於一心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爲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官占掌占卜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

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

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

疏禹曰至汝諧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于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稱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　傳習因至枚卜　▲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襲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違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故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訖卜訪始命禹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傳言毋至之任　▲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疏正月至之初　●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揔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傳受舜至尊之　▲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黃帝顓頊之等也　傳順舜至行之　▲正

義曰若不得爲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爲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爲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

十六

疏帝曰咨至有勳 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 傳三苗至討之 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之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十七

傳會諸至之貌 ▲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 傳蠢動至討之 ▲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此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 傳狎侮至德義 ▲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爲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遂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

也 傳廢仁賢任姦佞 ▲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 傳肆故至下事 ▲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 傳尚庶至我命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 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諴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

帝乃誕敷文德 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

七旬有苗格 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

疏 三旬至苗格 ●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民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况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且賢御之有道也 傳旬十至生辭 ▲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 傳贊佐至致遠 ▲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

云羣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其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　傳慝惡至頑父▲正義曰慝之為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丁寧深言之欲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姦惡而已　傳誠和至易感▲正義曰誠亦咸也咸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　傳昌當至整眾▲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眾而還　傳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　傳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翿纛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傳討而至百里▲正義曰御之以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各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為帝舜謀

（疏）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皋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疏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皐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為久長之道又厚次叙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 傳亦順至之則 ▲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傳明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 傳迪蹈至其政 ▲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使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謨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為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 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 傳言慎至此道 ▲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文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於遠者在於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疏皐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

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詁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放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疏「皐陶」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爲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眞僞，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皐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爲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何？問九德品例。皐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疏「禹曰」至「吉哉」。○正義曰：皐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皐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慤愿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

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爲德　傳亂治至謹敬▲正
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
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
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
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
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爲毅▲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
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
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
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
爲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
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者不
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　傳剛斷而實
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
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　傳無所至合義▲正義曰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
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
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
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
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
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
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
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
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
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
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
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
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
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
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
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
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
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　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成
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疏日宣至其凝●正義曰皐陶既陳人有九德擇而官之此又
言官之所任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
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
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
侯使有國也然後揔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
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
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
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
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　傳三
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
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
亦布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文云須待也此經之
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
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
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行明
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

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　傳有國至諸侯　▲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祗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亦當行君之命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少至大據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　傳翕合至在官　▲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以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之人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乂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　傳僚工至無非　▲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　傳凝成至皆成　▲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愼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敎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疏　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皋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愼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愼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衆官使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　●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敎敎之使五者皆惇厚哉　●天又次叙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　●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　●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　●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　傳不爲至之常　▲正義曰所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爲耳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傳

兢兢戒之次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 傳曠空至其才 ▲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 傳天次至天下 ▲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義當有定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此分者皆出天然是為天次叙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 傳庸常至有常 ▲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飱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經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傳衷善至和善

▲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合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 傳五服至有德 ▲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天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聰明自我民聰明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 言朕[illegible]於古道[illegible]德以下

禹曰俞乃言厎可績 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

傳天聰至襄哉 ●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也●皋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者但徒贊奏上

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己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
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
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
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
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
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
就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
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
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
也 傳言天至敬懼 ▲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
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
畏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如此言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
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 傳言我至之下 ▲正義曰
皐陶自言可致行
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
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
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
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
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
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
思徒贊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經義卷第四

尚書注疏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 傳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
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
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
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
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
名又言之是彼誤耳又合二篇於皐陶謨謂其別
有益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
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
孜孜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皐陶所陳 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皐陶曰
吁如何 問所以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 予乘四載隨山
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
水也 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暨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 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疏 帝曰來至汝昌言 ●正義曰皋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 ●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 ●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 ●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皆困水災 ●我乘舟車輴樏隨山刊木通道治之與益所進於衆

肉爲食我又通決九川水使之至於海又通其畎澮以至於川與稷播種五穀進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皋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皋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皋陶也明上篇皋陶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以上傳云皋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已 ▲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皋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昏瞀墊惑之意故言昏瞀

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困此水災也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一作輂 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 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樏與梮爲一古篆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施

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之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木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 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
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
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
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
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
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
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
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
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
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
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
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治稷種菜蔬艱厄之食未
記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
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居積者近
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於木也從有之與
者謂徙我所有往彼所無取以所有以濟之
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　王肅云易居者
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
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爲米糂遺
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
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
粒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
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　禹曰都帝
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人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
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臯陶然已
臣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
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先安
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
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天
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歎而言曰吁
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
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爲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
言君臣宜相親近也　傳言慎至直人▲正義
此禹重戒帝殷勤上慎乃在位當安好惡所止謂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上學云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
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
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字耳　傳徯待至帝志▲正
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
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
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皇
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
所止非但人歸之天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
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
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
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
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
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

其志心入禹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退而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疏帝曰臣至威之

●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己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勑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者冀其改悔欲與共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揔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傳言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傳左右至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

生産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以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敎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揉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　傳布力至爲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服制　▲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旂旗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並者以辰

在星下揔上三事爲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亦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

龍首卷然以袞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會五至爲飾　▲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

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　傳藻水至曰繡　▲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眞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

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是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討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

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爲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惣爲消怗但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大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焉黻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又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

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
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
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揔云作服以結之　傳言
欲至審之　▲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
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
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
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
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
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
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正則聽聲
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
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而修之
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
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
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
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
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
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
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
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
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
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
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
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
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
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
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
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
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
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
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
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爲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
近至察之　▲正義曰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
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勑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
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
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
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
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
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
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
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
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
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
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
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
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
九十弓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
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
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
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
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
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
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鄭玄
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
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
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
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之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卽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　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　傳工樂官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　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也必能至於道卽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之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又撻之書之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十四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丹朱堯子舉以戒之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州十有二師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唯三苗頑兇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禹曰至惟敘●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荅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卽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當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

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惰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領領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迪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役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汝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古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　傳光天至廣遠　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車用畢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偏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詩美衞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領領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領領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領領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方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致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　傳創懲至害公　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兖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　傳啓禹至功故　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　傳五服至萬

千當作師

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揔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亦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亦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二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而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　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奬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　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文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疏　皐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　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皐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

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皋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係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疏夔曰至九諧●正義曰皋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諷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

傳戛擊至明之▲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變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於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

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揔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 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 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歌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絲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絲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 傳鏞大至蹌蹌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鼓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 傳韶舜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致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記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效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 傳尹正至太平 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疏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　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為正也言天令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康▲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　傳憲法至其職▲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　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亟疾也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戒　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庚毛傳亦以賡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　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揔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正義卷第五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疏 禹別至作貢 ●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爲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爲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 ▲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墝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自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疏 禹貢 ●正義曰：此篇史述爲文，發首與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自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王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揔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揔結禹功成受錫之事。傳禹制九州貢法 ▲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高山大川。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疏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

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明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　傳奠定至所視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氾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　疏冀州　▲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兖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太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傳堯所至於書　▲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爲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疏傳壺口至而西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漢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疏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

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兾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疏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疏傳無塊至而壤▲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盖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疏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文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盖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但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兾州自出第一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兾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方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疏傳田之至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疏】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沲。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寗。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絶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寗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疏】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絶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疏】傳「碣石至餘州」。▲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兖、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兖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

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由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在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遐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疏兗州距河 ▲傳東南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疏傳河水至北是 ▲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

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 疏傳雷夏至此澤 ▲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疏桑土至宅土 ●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 傳地高至桑蠶 正義曰釋丘云非

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序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與音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

疏傳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疏傳治水至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

疏傳地宜至貢焉▲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疏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爲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疏青州傳東北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兗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疏傳嵎夷至故道▲正義曰嵎夷地名即堯

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維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疏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疏傳畎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鈆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弦疏傳檿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疏浮于汶▲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疏徐州傳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入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今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蓺之荏菽故蓺爲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傳大野至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汙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疏傳土黏至叢生▲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絜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絜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羽

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疏傳夏翟至琴瑟▲正義曰釋鳥云翟
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
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
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泗濱浮
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
蠙珠及美魚疏傳泗水至美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
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
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
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
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
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
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

尚六　十五

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
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疏傳玄黑至當細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
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
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疏揚州　傳彭蠡至此澤▲正義曰彭蠡是
江漢合匯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

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
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疏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
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
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爲震澤也下傳云自彭
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
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
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
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篠簜既敷篠竹箭簜

尚六　十六

大竹水去已布生疏傳篠竹箭簜大竹▲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竹
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簜爲大竹厥
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疏傳少長曰夭喬高也▲正
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厥土惟
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
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疏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
揔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爲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

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 瑤琨皆美玉 疏傳瑤琨皆美玉 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疏傳齒象至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島夷卉服**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疏傳南海至葛越▲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厥篚織貝** 織細紵貝水物 疏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

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其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疏傳順流至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疏傳北據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疏傳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太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

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疏傳江於至之中▲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疏傳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揵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其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作乂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疏傳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

疏傳土所至州同▲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

楛木名似荆

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杶榦栝柏榦栝也柏葉松身曰栝疏傳榦柏至曰栝正義曰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樗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疏傳砥細至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采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疏傳箘簵至稱善

尚六　二十

▲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包橘柚疏傳橘柚▲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知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疏傳匭匣至縮酒▲正義曰匣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蔓菁也蕪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

璣大珠有光可以爲璣

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睹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厥篚玄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疏傳此州至綬類▲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

尚六　二十二

七入爲緇鄭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疏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疏傳浮于江沱潛漢▲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荆河惟豫州西南

至荊山北距河水。**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疏豫州 傳伊出至入河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已成遏豬。疏 傳滎澤至遏豬 ▲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爲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疏 傳菏澤至被之 ▲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纊，細綿。疏 傳纊細綿 ▲正義曰：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綿耳。纊是細，故言細綿。

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疏 傳治玉至磬錯 ▲正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疏梁州 傳東據至黑水 ▲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疏 傳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地理志云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疏 傳蔡蒙至可藝 ▲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與平互言耳。

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疏 傳色青黑而沃壤 ▲正義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 傳田

罽織毛爲之

第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二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爲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玉名鏤剛鐵 疏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熊羆狐貍織皮 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典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是水來浮于潛漢上曰沔 疏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道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

入于渭亂于河 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 疏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 疏在雍州傳西距至州西▲正義曰禹冀荊西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弱水既西 導之西流至於合黎 疏傳導之至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疏傳屬逮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逮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 疏傳漆沮至於渭▲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荊岐既旅 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 疏傳已旅至之荊▲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嫌與上荊爲一故云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

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荊州之荊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荊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以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疏】傳球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爲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傳逆流至西上▲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疏】傳織皮至戎狄也▲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城也王肅不言渠搜鄭并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崐崘爲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疏】傳導岍及岐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爲始從岍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中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　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疏】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疏】傳三山至黨西　▲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疏】傳此三至東行　▲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傳此二至言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漚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疏】傳西傾至南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　相首尾而東

【疏】傳相首尾而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

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疏傳四山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

疏傳漾水至荊州 ▲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荊山爲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內方至于大別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

疏傳內方至所經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疏傳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相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從首自上也

疏傳言衡至章界 ▲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疏導弱水 ▲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已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文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傳黑水至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傳施功至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

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崐崘虛色白李巡曰崐崘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崐崘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東至于底柱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疏】傳孟津至爲津▲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疏】傳洛汭至北行▲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坯傳云再成曰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坯乎瓚言當然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疏】傳降水至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

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胷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爲九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兖州界

同爲逆河入于海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疏】傳同合至敘之▲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疏】傳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㩀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

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雍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小異漢合乃入于江也**又東爲滄浪之水**別流在荆州疏傳別流在荆州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荆州**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爲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疏傳自彭至入海▲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孔爲三江既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

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厎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冝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亦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江東南流沱東行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澧水名疏傳澧水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

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遺余佩兮澧浦也澧亦爲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疏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爲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迆北會于匯**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疏傳迆溢至彭蠡▲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爲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南可知疏傳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

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導沇水東流爲濟**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疏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爲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疏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再成疏傳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

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菏菏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道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疏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疏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揔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火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揔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

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 ▲正義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滌矣 ▲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揔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從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化和 ▲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 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疏 錫土至朕行 ●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叙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 ▲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於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與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疏 五百里甸服 ●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

二内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殺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併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傳規方至百里　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疏傳甸服至國馬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　疏傳銍刈謂禾穗　▲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秸稾也服稾役　疏傳秸稾也服稾役　▲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疏傳所納至者多　▲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疏傳甸服至服事　▲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王事也

百里采　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疏傳侯服至主一　▲正義曰采訓爲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　男任也任王者事　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　▲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爲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　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疏傳三百至一名　▲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二百里內同爲王者斥候在此內所至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　疏傳綏安至政教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疏傳揆度至皆同　▲正義曰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疏〕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疏〕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見其疏遠之義也

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蔡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傳要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

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百里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一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疏〕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有五百里面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乎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槀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

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錫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疏東漸至成功　正義曰此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傳漸入至朝見　▲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爲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傳玄天至功成　▲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叙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第六

尚書注疏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夏書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

啓與至甘誓　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甘誓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　傳甘有至先誓　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illegible]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illegible]行[illegible]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illegible]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别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illegible]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

[illegible]皆

王曰：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予則孥戮汝。孥子

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大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絶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　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　傳各有至六事　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摠呼之辭　傳五行至亂常　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　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見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　傳用其至滅之　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illegible]大[illegible]其絶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絶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　傳左車至其職　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

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傳御以至我命 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 傳天子至不奉 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 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又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illegible]此謂背陳走也新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 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敘諸勲乃至太祖賞耳 傳孥子至累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孥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及故作歌

太康至之歌 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五子之歌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傳啓之至名篇 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為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以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 滅厥德黎民咸貳 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言從畋 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循也歌以敘怨

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尸二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其於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0版反内

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己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旣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旣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傳尸王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illegible]則[illegible]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羿大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傳述循至敘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云國都其四恨絶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揔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 其一至不敬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絶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不敬愼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 傳皇君至失分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是敬下民也 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 傳三失至其微 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愼其微也 傳十萬至懼甚 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意故爲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絶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愼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

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傳作爲至鳥獸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悦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傳陶唐至四方　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自堯以下皆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其四至絕祀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令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　傳君萬至後世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　傳金鐵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縣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言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爲業賈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賈顧之義亦得通也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其五至可追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

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　傳仇怨至國乎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顔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顔厚爲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胤征 奉辭罰罪曰征　傳羲和至胤征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胤征　傳羲氏至甲乙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慆情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　傳奉辭罰罪　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 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 胤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爲大司馬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傳惟仲康至徂征　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　傳羿廢至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簒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故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簒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歲爲夏亂甚矣五子叙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疏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

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官師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

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愼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愼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 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 傳言 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求愼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 傳遒人至文敎 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敎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敎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傳官衆至失常 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 傳言百至大刑 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惟時至無赦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戮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羲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

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己所以征也　傳顛覆至之誅　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竪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　傳俶始至所主　正義曰俶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其所主　傳辰日至可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日至百役　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是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傳政典至無赦　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書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之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illegible]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前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傳今予至戒哉　正義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崐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爲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得更新一無所問又[illegible]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illegible]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愼故勿違我命以取殺也　傳將行至予弟　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　傳山脊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崐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　傳逸過至於火　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

上𤴡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源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自契至釐沃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傳十四至國都　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録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録初與并湯征與汝鳩　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録之也　傳契父至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曰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傳告來至皆亡　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湯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傳葛國至於葛　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

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粢盛也湯使亳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傳伊尹至於桀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數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間也與此說殊**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傳鳩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注疏卷第七

尚書注疏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疏伊尹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　傳桀都至之南　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滅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慇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一傳地在至拒湯　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　戒誓其士衆

疏　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此桀於一夫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民命誅之今順天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下相率爲怠情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食盡其言僞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疏　王曰

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 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 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 爾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 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丘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郃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太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傳稱舉至順天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 傳今汝至之言 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 傳言桀至賦重 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稼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絶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賦斂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illegible]賦斂重則民不安矣 傳衆下至喪桀 正義曰上既駁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傳古之至勿犯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

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湯既至臣扈 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勾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與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勾龍也 傳言夏至皆亡 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

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傳三朡至寶之 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

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
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
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
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
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為湯左相
奚仲之後　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
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
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
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
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傳為湯至之後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
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代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恐懼
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
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
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

裘而冕亦足句也　傳仲虺至曰誥　正義曰伯
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
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
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
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
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
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成湯放桀于南巢　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
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簡賢附勢寔
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
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
家國於
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
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
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
德善言足聽聞乎無
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
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
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夏王至厥師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
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
于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
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
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
以自安樂是明之也 傳式用爽明也 正義曰
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
稱昧爽謂
未大明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
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
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
能成
王業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
明信於天下 懋
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
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
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悋惜美湯
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耻非己智雖知其

善不肯遂從己有過失耻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
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
此行尚爲仲虺所稱
歎凡人能勉者尠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
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
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
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曰奚獨
後予怨者辭也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
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
自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
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
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 推
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
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
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
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
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
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
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
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
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
以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
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
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
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
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
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

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　傳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於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乃懷志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疏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有道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湯既至湯誥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　傳王歸自克夏　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　傳降衷于下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　弗忍荼毒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荼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敢用玄牡　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孔安國注論語敍其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揔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傳聿遂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勠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明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　天命至允殖　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賁飾易序卦文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諸侯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　傳此伐至衆心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〇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〇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〇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没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叙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　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没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没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伊訓作訓以教道大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　傳此湯至而告　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

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疏】傳先君至禳災　正義曰有夏先君揔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巳下少康巳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巳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無也言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疏】山川至咸若　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皆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福人君無妖孼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疏】

于其至自亳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疏】立愛至四海　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疏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疏】先民時若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理恕【疏】居上克明　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

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〇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年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棄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〇曰敢有至蒙士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〇傳常舞至無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〇傳殉求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誅求謂貪財以求之無遂亦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〇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〇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〇聖謨至孔彰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疏爾惟至厥宗　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　傳苟爲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惟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皆致於大惡必遂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疏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捴三篇也　傳不用至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　傳湯葬至曰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疏惟嗣王至阿衡　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　傳阿倚至

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爲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　傳顧謂至天地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

疏惟尹躬　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爲戒愼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

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

疏伊尹至有辭　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未明之時思大明其德旣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旣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愼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愼守之惟思爲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旣思得之坐以待旦而

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　傳機弩至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傳未能至不已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　傳伊尹至世迷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　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爲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爲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居憂位　傳往入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傳惟三至于亳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文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

相臣故須君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疏］傳速召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疏］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伊

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疏］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荅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疏］傳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　傳言當至聽德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求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求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踈惟親能敬身者　伊尹申誥于王　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懷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傳言安至所法　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　惟明明后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　慎終于始　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以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傳胡何至其正　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

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傳成功至安之 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況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己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己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咸有一德 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

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伊尹既復政厥辟至于德 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傳告老至以戒 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於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

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
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
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
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説故其
書因記之耳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
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九有以亡　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
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
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
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
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
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
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傳享當至天命　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
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佑
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
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
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
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
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

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
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
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惟吉至在德　正義曰指
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
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
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吉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今嗣王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群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今嗣王至惟一　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
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
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

於民也臣之職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臣宜皆有一德　傳其命至勿怠　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　傳言德至之義　正義曰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　傳官賢至其人　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亢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　傳言臣至其人　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言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誨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民亦同此解　傳其難至不易　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群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嗚呼至觀政　正義曰此又勸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　傳天子至觀德　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注王制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

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illegible]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illegible]爲人主無得自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illegible]大謂彼所[illegible]爲小若謂彼狹小[illegible]過得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illegible]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咎單忠臣名[illegible]此篇以戒也亡[illegible]沃丁至作沃丁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受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録其事作沃丁之篇　傳沃丁至禮葬　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卒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伊陟至四篇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妖桑穀二木共生於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録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爲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illegible]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傳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illegible]傳伊陟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illegible]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　傳祥妖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爲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illegible]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

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
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
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是言妖不勝德也　傳贊告至臣名　正義曰禮
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
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
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
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
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
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
陟二篇皆亡
（疏）太戊至原命
正義曰言太戊
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
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
告故序揔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
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illegible]也**仲丁**

遷于囂仲丁太戊子囂地名
[illegible]
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illegible]
謂之遷到治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illegible]
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illegible]
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
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
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
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
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大戊至地名　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
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
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
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作仲丁**陳遷
都之
義亡**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
名在河北**作河亶甲**亡**祖乙**

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
耿河水所毀曰圮（疏）傳亶甲至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
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
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
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
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
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
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
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
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今
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
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
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
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
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

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
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
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
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
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
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作**
祖乙亡

尚書注疏卷第八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注疏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肜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
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
疏
盤庚至三篇 ○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
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
其後故序揔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
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
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
事作盤庚三篇 傳自湯至亳殷 ▲正義曰經言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
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
又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
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
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即是殷都湯遷還從先王
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
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
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
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
今安陽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
子壁内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
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爲宅壁内之書安國先
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治字知束
晳不見壁内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之南有殷墟
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
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
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傳胥
相至怨上 ▲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
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
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
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
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
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詔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怨
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
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

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

疏 盤庚 ●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以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目「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注：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以此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

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感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

疏 盤庚至四方 ●正義曰：盤庚欲遷於

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之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於我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比不從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其民之命明亦從我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我民之命互文也　傳亳之別名　▲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　傳籲和至之言　▲正義曰籲即裕也是寬意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戚訓憂也故以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　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以我王為祖乙此謂耿也　傳劉殺至殺故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　傳言民至所行　▲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從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傳先王至輒遷　▲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　傳湯遷至卜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玄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不常厥邑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傳言今至蘖哉　▲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

疏盤庚至攸箴　●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并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　傳斆教至朝臣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

丞蓺之彼並是敎舞干戈知斆爲敎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故箴規上而從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以下疏傳衆羣臣以下▲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令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疏傳先王▲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昔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云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指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亦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疏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不知汝所訟言何謂疏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斈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僞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予若觀火我視汝情如視火疏傳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勑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視火也

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疏傳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當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疏傳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穡稼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稼揔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
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疏]傳戎大至所有▲正
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昏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
鄭玄讀昏爲暋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謂
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
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畧耳汝不和吉
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
[疏]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言百姓既是百官
和吉言皆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知喻告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
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不相
率共從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
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羣臣亦不
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
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憸利小民尚
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汝曷

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
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
尚可刑戮絶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
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戒之小
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在己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
何不以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
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似火之發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
尚可刑戮使絶●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
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顏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
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
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
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古我
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疏遲任至非德●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從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之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　傳遲任至貴舊▲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　傳選數至於汝▲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選是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己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己之忠責臣之不忠也　傳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宗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祭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祭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禘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疏予告至有志●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戒曰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爲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　傳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汝無侮老成

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疏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從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從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疏傳盤庚至之謀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為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從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衆有善則衆臣之功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義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誠告汝衆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疏度乃口▲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疏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教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 傳為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傳話善至於衆▲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天時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疏傳民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爲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傳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都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爲災懷爲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因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尚九　十五　許鍵

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疏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爲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疏予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疏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

尚九　十六　許非

疏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惡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長以思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疏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疏今其至在上●正義曰鄭玄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下

心命汝汝違〔疏〕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
我是自臭敗〔疏〕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
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
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從又爲〔疏〕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
他人所誤倚曲迂僻汝心既不欲從旁人或更
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
用從也　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
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從又爲他人
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
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
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
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從欲迎
續汝命于天豈以威
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疏〕傳迓迎至汝衆▲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還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

尚九　十七

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
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還都惟用
奉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
汝違我是汝反先人〔疏〕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若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
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
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則之先世神
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
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
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
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
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

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
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
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從湯
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從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
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從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
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
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還言神將罪

尚九　十八

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從者我今失於
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
不從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
從乎我既欲從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
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
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從乎●汝不與我
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罰於汝
汝實有罪無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崇
重至從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
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
爲久之義　傳不進至心從▲正義曰物之生長
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也謂亦然進進是同
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
亦然因傳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
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
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云見汝　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疏「古我」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汝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至「治人」。○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行，謂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耳。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所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疏「茲予」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不念忠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傳「亂治」至「其貪」。○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是貝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貴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此責其子孫之死，此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而爲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言汝」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

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疏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家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　傳不易至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亦以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顛隕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也隕墜也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顛越隕落爲墜意者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承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絜清　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疏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位　▲正義曰訓攸爲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與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乃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

先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　傳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傳布心至告志　▲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内之事耳以心爲五藏之主腹爲六腑之揔腸在腹内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内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

疏古我至定極　●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於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令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　傳言以至功美　▲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　傳徙必至我國　▲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揔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所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傳水泉至之極　▲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溺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爲民失中故徙以爲之中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己本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疏爾謂至茲賁　●正義曰言我徙以爲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從本意如此耳　傳以從至我家　▲正義曰民害不從違失湯德以從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從故天福之也

傳沖童至其善 ▲正義曰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己幼小無知故爲謙也 予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 傳宏賁至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人之辭故爲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蓍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

嗚呼至敘欽 ●正義曰言選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 傳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揔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揔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 傳簡大至衆民 ▲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但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 傳肩任至敬之 ▲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合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爲窮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貴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今我至一心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揔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使攝政

疏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於傅氏之巖遂命以爲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　傳盤庚至曰說▲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傳使百至之谿▲正義曰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搃名故序言之耳　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爲相也惟說命搃百官是使攝政也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

疏說命●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主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疏王宅憂亮陰三祀●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爲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書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閒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似所夢之形

疏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傅以傅爲氏此巖以傅爲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說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

紀罪而言其說爲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邪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說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蓋惟見此書傅會爲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傳霖三日雨▲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疏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　傳開汝至自警▲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曰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此是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傅說據王以爲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疏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傅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夫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疏傳天有至

設都▲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疏樹后至師長●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主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士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爲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

疏傳憲法至爲治▲正義曰憲法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甲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

疏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胄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

傳甲鎧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令甲胄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服蓋笥也甲胄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連而意異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

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疏】官不至其賢▲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疏】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惜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爲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爲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擬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爲文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疏】傳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疏】傳祭不至戒之▲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揔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爲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疏】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

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 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疏】傳既學至民間 ▲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

爾惟訓于朕志 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 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疏】傳交非至汝教 ▲正義曰爾交修予令其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爲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詁文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建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 【疏】惟學至乃來 ▲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修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己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斆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疏】惟斆至罔覺 ▲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 【疏】傳保衡至之臣 ▲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爲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爲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聰之異雊鳴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亡○疏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雊鳴▲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摽此爲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爲名下篇揔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爲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爲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爲例也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疏傳祭之至日繹▲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於肜日有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疏高宗至厥事 ●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録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 傳言至自消 ▲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修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説是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疏乃訓至厥德 ●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爲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爲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絶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 傳言天至絶命 ▲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爲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惕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 傳不順至不永 ▲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爲不服罪言既爲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

疏嗚呼至于昵 ●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脩也 傳胤嗣至改脩之 ▲正義曰釋詁云胤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得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

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
義同烝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
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
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
祀有常謂犧牲粢盛樽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
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
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脩以從禮耳
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
禰故有雊雉升遠
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咎惡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祖伊恐
祖己後賢臣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作西
伯戡黎戡亦勝也疏殷始至戡黎●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
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
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
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
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
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
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
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
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
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
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
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
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
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
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

尚九 四十一 徐常

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
祖己後賢臣▲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
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 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
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
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
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
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
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
惡為作惡義耳 傳戡亦勝也▲正義
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疏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
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
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揔治之謂之二
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
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
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
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
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 傳近王至東北▲正義
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
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
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
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

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
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
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疏傳文王至
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叛之國
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雖事紂內秉王心

尚九 四十二 洪先

布德行威有將王之志而紂不能知日益滋大今
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
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
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疏
傳至人至知吉▲正義
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
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
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
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
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非先王不相**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
以王淫過戲怠用
自絕於
先王**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
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
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
所行不蹈循
常法言多罪
疏
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
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
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
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
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
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
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
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
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
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
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
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
無不欲王
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
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疏
傳摯至
也至所
言▲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爲至也言天何不下
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
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
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
天民之所言豈能
害我遂
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
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
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
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
就亡指
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
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錯亂
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
師而
去
紂
疏
殷既至少師●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
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
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
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
文也　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
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
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
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微子**微圻
內國
名子爵爲紂
卿士去無道
疏
傳微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
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
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
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
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
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

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湎酗醟敗亂湯德於後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文爲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天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

疏微子至于今　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皆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今到必不得更久也

傳父師至而言之　正義曰以畢命之稱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亡亡二師以告之

傳或有至必亡　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言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王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

傳我紂至後世　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亂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

傳六卿至中者　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

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如之何其救之疏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遯遯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　傳我念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疑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傳汝無至救之○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疏父師至行遯○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耇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言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爲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

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
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
之者商今其有災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
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
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
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爲
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
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
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
與紂俱死　傳比干至王子　▲正義曰語二人而
一人荅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
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
干意異箕子則別有荅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
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少
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

諸父當是實也　傳天生至如何　▲正義曰荒於
邦者方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
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荅彼
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　傳言起至紂
故　▲正義曰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
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
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
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
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　傳自來至攻殺　正
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
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
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
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
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
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爲俎實則用
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粱

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
故揔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
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
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
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
重故也　傳下視至懈怠　正義曰箕子身爲三
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讀鄉士已
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
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
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
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
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
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
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
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

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
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
其道也　傳刻病至無主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
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
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
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
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
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
則宜爲殷後　傳言將至一途　正義曰不肯避
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
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
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
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卷第九

尚書注疏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疏惟十至三篇　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　傳周自至示弱　正

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追稱文王專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
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
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
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
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
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
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
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
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
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
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
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
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
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
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
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
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
年伐紂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
[illegible]于商知亦至孟津也　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
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
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
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
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
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
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
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
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
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
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
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
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
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
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
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
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
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
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
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
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
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
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
大王亶父王季盟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
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
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
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
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
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
謂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
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
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傳渡津乃作　正義曰

孟者，何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歷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大會以誓衆。

【疏】傳「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

【疏】「惟十」至「孟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摠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疏傳生之至爲貴　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疏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疏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疏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判也今人去內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判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墮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

帝王世紀亦云然。諸文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剖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疏 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慢之甚也。

其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疏 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以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然，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爲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内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疏 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義。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兵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

疏 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

予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疏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以廟是己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

疏傳次止至之北　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疏傳徇循至西土　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揔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犁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犁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

疏傳鮐背至小人　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犁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犁故鮐背之耇稱犁老也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也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

疏傳過酗至罪同　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

罪惡深疏朋家至彰聞　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訴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　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疏傳浮過　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失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逄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以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誣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疏傳剝傷至殺之　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　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占之　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託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平人至不同　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疏傳我治至德同　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

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宫括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疏 傳周至至仁人 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疏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今教化百姓若不𢿱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 取彼凶殘 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疏 今朕至有光 正義曰既與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 傳揚舉至伐之 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

非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疏 勗哉至非敵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强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 傳勗勉至克矣 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强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疏 傳言民至容頭 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鄭下民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懷三平冢冢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疏 傳是其至已上 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太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

戒勅也，侍注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疏傳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狎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亦事皆不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疏傳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斮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紂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痡四海。痡，病也。言害所及遠。疏傳痡病至及遠。正義曰：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疏傳郊社至婦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

盡紂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迪進也殺[illegible]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 疏 傳迪進至之功 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疏 傳若紂至之致 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 疏 武王至牧誓 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主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作牧誓之

傳兵車至全數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説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微兵於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亦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載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文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説 傳勇士至天長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内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説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

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 疏傳是克至早旦 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 疏傳紂近至紂戰 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疏傳鉞以至苦之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 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 疏傳治事至戰者 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師氏** 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疏傳亞次至門者 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卒帥 疏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帥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疏傳八國至之南 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

西南夷先屬焉未劉以循是蜀那顯然可知故孔不說文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蜀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

疏傳稱舉至干楯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戟楚謂之孑長揚之閒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者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

疏傳索盡至國亡　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以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尊用紂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惑紂紂信用之

疏傳妲己至用之　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本紀云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昬棄厥肆祀弗答昬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事鬼神

疏傳昬亂至鬼神　正義曰昬闇者於事必亂故昬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爲當也紂身昬亂棄其所宜陳設祭祀不復當事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特誓及此三言之

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疏傳王父至以道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踈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昬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王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

第一子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叛反内

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疏 傳使四至都邑　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刼奪刼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揔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疏 傳今日至一心　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疏 傳夫子至爲例　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名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疏 傳桓桓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疏 傳貔執夷　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疏 傳商衆至之義　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亦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疏 武王至武成　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於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　傳往誅至牧地　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　傳記識至爲法　正義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疏 武成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文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己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已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

紂入郊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
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
無作神羞其官日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
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彼皆湣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
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
初受周命主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
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
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
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
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
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
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
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
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
王至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

尚十 二六

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辨紂尚在其功未成成
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
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
王鄭云泰誓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
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
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
孟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
哉始也
始生明月三日
與死魄互言
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示不用行禮射設庠
序修
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
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
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
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
祀山川先祖
後郊自近始 疏 惟一至武成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
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
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
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
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三月辛酉朔甲子殺紂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
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只如生明其日當是亡

尚十 二七

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
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
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
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
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傳此本至死
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
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
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
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
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
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

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已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曰必先言朔也　傳翼明至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言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文教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傳山南至乘用　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以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揔牛馬　傳四月至執事　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揔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

疏　傳魄生至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以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其言採其時以先言告武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　順其祖業數之以告諸侯

惟先王建邦啓土　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　傳謂后至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　后稷曾孫公劉能厚先人之業

疏　傳后稷至之業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

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弗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疏】傳大王至王家　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其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大邦至其德　正義曰大邦力大必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夫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疏】傳言諸至未就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稱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改亦是中年得改矣汲家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

【疏】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家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今左傳蒯聵禱云曾孫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典享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疏】暴殄至烝民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疏】傳逋亡至大姦　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

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疏傳冕服至成命　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己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illegible]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原缺

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疏 傳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疏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疏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止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見仁則悅見義則服故言悅仁服德也又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歸於鹿臺之珠玉分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疏 傳列地至三品 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 重民五教 正義曰此重挹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略之耳

惟食喪祭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 崇德報功 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疏 垂拱而天下治 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

疏 武王至洪範 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之勢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

傳不放至祿父 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亦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

傳歸鎬至作之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荅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疏洪範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荅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次去 傳洪大至 正義曰洪大範法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

疏惟十至攸敘 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己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 傳商曰至天道 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 傳騭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騭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所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沇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言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之之生我不知常道倫

王言以次敘之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與子堯舜之道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

疏箕子至攸敘 正義曰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

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　傳堙塞至五行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堙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堙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爲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　傳畀與至以敗　正義曰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丁言天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其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傳放鯀至之道　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　傳天與至次敘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寬猛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

疏初一至六極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

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
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
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
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
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揔是治民但政
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傳
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
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
月右行日遲月疾月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
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
乃爲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
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
和之 傳皇大至之道 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
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
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
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 傳言天
至第敘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
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
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
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
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以下至此
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
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
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
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
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
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
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
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
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
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

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
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
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
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
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
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
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
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
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
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
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
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
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
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
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
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
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
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
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
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
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
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
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
一處故禹第之揔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
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
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
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
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味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一五行至作甘　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傳皆其生數　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　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

傳木可至改更　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

傳種曰至以斂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傳水鹵所生　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

傳焦氣之味　正義曰火性炎

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　傳木實之性　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傳金之氣味　正義曰金之在火别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傳甘生於百穀　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容儀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四曰聽察是非五曰思心慮所行貌曰恭儼恪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聰必微諦思曰睿必通於微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明作哲照了聰作謀所謀必成當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二五事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晳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大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离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内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傳察是非　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文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　傳必通於微　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爲儼恪也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　傳於事至之聖　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

情故視明致照晢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若肅乂晢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晢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晢智也定本作晢則讀爲晢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

疏八政至曰師○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

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疏四五紀至曆數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日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日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日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日星辰謂二十八宿昬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日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揔曆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　傳二十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昬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昬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昬參中旦尾中仲春昬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昬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昬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昬亢中旦危中季夏昬心中旦奎中孟秋昬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昬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昬虛中旦柳中孟冬昬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昬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昬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　傳曆數至民時　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二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疏五皇極至作極　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

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効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

傳大中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爲一疇耳

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

傳君上至從化　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

傳民有至中正　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錄敘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

疏凡厥至高明　正義曰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者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爲大中矣

傳民戢至敘之　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將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

傳凡民至受之　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

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　傳汝當至爵禄　正義曰安汝顔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禄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禄謂用爲官也　傳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禄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黒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傳煢單至畏之　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肅文尚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禄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禄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疏人之至用咎　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亦所爲當襃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禄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禄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　傳功能至昌盛　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脩進汝國其昌盛矣　傳凡其至接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禄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禄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禄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無有亂

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治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疏無偏至有極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主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主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主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之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疏曰皇至下王　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六三德一曰正直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友順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疏六三德至僭忒　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用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　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當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

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　傳友順至治之　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　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

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傳言惟至荧食　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　傳在位至僭差　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蒙陰闇**曰驛**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

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二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

疏「七稽疑」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雺為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衺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

宜揔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

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 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

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為一又揔羣臣為一也 傳人心至於吉 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 傳動不至遇吉 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傳三從至舉事 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 傳民與至決之 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

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　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旣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旣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文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疏　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主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揔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自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疏曰雨至無凶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　傳

雨以至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月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晢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傳言五至廡豐　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　傳一者至失敘　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　敘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　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乂時暘若　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晢時燠若　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　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　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　敘惡行之驗　曰狂恒雨若　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曰僭恒暘若　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豫恒燠若　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　曰急恒寒若　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蒙恒風若　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疏　曰休徵至風若　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晢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至風若　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

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　傳君行至順之　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晢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晢故爲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爲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揔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疏曰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illegible]曰王之省職兼揔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　傳王所至四時　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　傳衆正至歲月　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大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疏庶民至風雨 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尫劣

疏九五福至曰弱 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尫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

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傳百二十年　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　傳所好至之道　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傳各成至横夭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横夭者亦爲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齓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傳尫劣　正義曰尫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瘍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　作分器　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疏　武王至分器　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　傳賦宗至諸侯　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　傳言諸至也亡　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

亡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旅獒因獒而陳道義

疏西旅至旅獒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　傳西戎至大犬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戒　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道豪國人遣其道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旅厎貢厥獒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疏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撿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六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　傳西戎至爲異　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大爲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曰嗚呼至展親　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爲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旣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己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己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傳天下至華侈　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揔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爲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傳德之至其職　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愼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愼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　傳以寶至之道　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踈遠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疏人不至其力　正義曰旣言分物賜人因說貢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己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爲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　傳言物至於德　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爲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爲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　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爲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　傳以悅至盡矣　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恤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大甲曰接下思恭不可押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俗生民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 不役至道接 正義曰既言不可押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 傳言不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 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 傳在心至勤道 正義曰在心爲志詩序文也在心爲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爲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須勤道也 傳遊觀至生民 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爲作有所害故以爲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爲有益諸是益人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爲言經之戒人主人王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 傳非此至其用 正義曰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 傳寶賢至安矣 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誡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疏嗚呼至世王　正義曰所誡已終故數以結之嗚呼爲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爲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失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主者信能蹈行此誡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爲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爲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爲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　傳言其至宜矣　正義曰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誡言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誡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

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

疏巢伯至巢命　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　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　傳芮伯至巢命　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云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

疏武王至金縢　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

之書自納金縢之匱亦爲流言所誘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 傳爲請至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縢 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

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 爲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壇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對三王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 〔疏〕既克至文王 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

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瘳當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己事除地爲墠墠內築壇爲三壇同墠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爲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 傳伐紂至悅豫 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傳穆敬至之辭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唯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

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玄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傳周公至己事 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 傳因大至三壇 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

小别，故下别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　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説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史爲册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 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爲」至「虐暴」　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

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太子至世教　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𡄷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用公獨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　傳我周至之意　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旣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己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己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己是父祖所欲令請之於天也　傳汝元至以死　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旣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兆旣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

疏　乃卜至乃瘳　正義曰祝告已畢卽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　傳習因至而吉　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旣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揔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　傳三兆至是吉　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

今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 傳公視至必愈 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 傳言武至周道 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夫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 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爲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疏 武王至誚公 正義曰周公於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曰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 傳武王至成王 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遺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傳三叔至成王 正義曰辟法多兄云

矣立三牧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
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
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
共叛爲罪重耳 傳辟法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
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
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
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
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
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
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
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
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
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
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
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也在周
公故畏威未敢也 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
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
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
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
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己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秋大至大熟 正義曰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
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
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
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
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
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
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
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
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

迎之我國家襃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　傳二年至之異　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　傳雷風災至大恐　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　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爲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

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爲　傳二公至請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玄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

迎且是國家禮也　傳郊以至之處也　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　傳木有至見之　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大誥

疏武王至大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又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　傳相謂至天下　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爲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爲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誅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疏　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繼父祖之功須夫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延洪惟我幼沖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之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　巳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巳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求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將欲伐四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　疏　王若

至即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准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令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

周公至及之　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誥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鄭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　傳凶害至之意　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

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　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文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　傳天下至四國　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　傳安天至可還　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

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或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

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
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
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也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疏曰有至并吉　正義曰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
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難於西
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也西土之人爲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
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敍而欲興復之祿
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
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
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天爲天子反
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

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
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
來投我爲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
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
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　傳曰
語至蠢動　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
加一日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
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難故言作大難於京
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
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
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　傳言殷至復
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
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
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　傳天下至疵病　正義曰王肅云天
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

咸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
瑕　傳祿父至無狀　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
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
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
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遺
重喪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傳
今天至先應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
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謂聞叛之明日
以獻爲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
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
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
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
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傳大
事至爲美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

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
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
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
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
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言四
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疏〕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友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亦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猷多邦越爾御无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　傳用汝至祿父　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　傳汝衆至戒之　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敍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　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　傳於我至從卜　正義曰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小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无夫者受其害可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

〔疏〕肆予沖至圖功　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士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傳我周至得已　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己以養天下故我周

家爲天下役事摠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
爲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
之事於我身謂當己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己職當
靜亂不得以已也　傳言征至事者　正義曰卬
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爲大
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　傳汝衆至之
助　正義曰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
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
憂今我無憂四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
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復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己已予惟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茲命言天美文王與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
王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
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
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天閟毖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
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
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予曷其不于前
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
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疏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衆國之
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
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
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
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　傳人獻至文王　正義曰天之助民乃
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　王
曰爾至休畢　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
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
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
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
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

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　傳閟慎至太平　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言其德當天心慎惜文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　傳言我至民矣　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　傳天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爲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　傳天欲至畢之　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以成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喻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疏　王曰若至弗救　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爲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爲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弟父子爲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叛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之爲惟非是正訓歟孔意亦以不卬爲惟義也　傳又以至穫乎　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厎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爲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　正義曰治田作室爲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　傳若兄至大故　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兄不拔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
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
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爲家　王曰嗚呼肆哉
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
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謂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爲難之人謂三

尚十二　三十三　朱

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汝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疏王曰嗚呼至不易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
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近人
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
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
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　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
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征伐所與是必

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　傳於天至叛乎　正義曰於
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
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　傳惟大至不易　正義曰以下句
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
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
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
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

尚十四　三十四　酒

殷王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予言當滅殷天亦惟休于前
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
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幷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幷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以卜
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疏予永至若
茲　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旣
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

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　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傳循文王至不從　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求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　傳以卜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今伐伐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

疏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　傳啓知至湯後　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適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未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稱其本爵以名篇

疏微子之命　正義曰今為命書之辭以為此篇若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桀邪虐湯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之有善譽昭聞遠近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疏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亦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傳十二年左傳主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疏慎乃服命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物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世世享德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猒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亡疏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不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發秀之

下乃言實穎毛傳云頴垂穎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
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
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
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是
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况不用書傳為說也
傳異畝至封晉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頴是
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
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
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
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
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
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書多
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
年左傳稱武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
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

疏周公至嘉禾 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已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 傳已得至稱君 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 傳天下至下云 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詠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疏成王至梓材 正義曰成王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 傳以三至主之 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并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首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搃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酒山即有黎路河濟之西以曹地為齊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與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與國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之年始封康叔其間更遣人守自不知名號耳 傳命康叔至封字 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為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

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
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疏惟三至誥
治　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
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
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
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
以治道　傳周公至魄生　正義曰知周公攝政
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
乃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
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
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
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不容
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
取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
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傳初造至百集　正義
日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
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
此新邑此史揔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
以基爲謀大不辭矣　傳此五至於周　正義曰
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
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文行人
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
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
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
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
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
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
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
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
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爲大封
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
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
矣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
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
愼去刑罰以爲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愼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
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敘皆文王教乃

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疏〕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況貴强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愼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敘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小子封有之兄武王勗末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愼罰既用兵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然之法之　傳周公二

教訓　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毋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摠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

不可信也　傳惟汝至教首　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亦過于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言故云明德愼罰也　傳惠恤至示民　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皆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愼罰也　傳天美至武王　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命之殺兵殷者誠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言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illegible]天[illegible]德則在王命[illegible]王[illegible]

封汝[illegible]武王[illegible]德[illegible]罰[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告[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

服[illegible]民[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國[illegible]先當君分布[illegible]汝又當[illegible]

[illegible]父[illegible]用[illegible]之於[illegible]道民[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寬容則事[illegible]然[illegible]身[illegible]

見廢常在王命 傳令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令合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爲政教也 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
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老成
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偏求之 傳又當至
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通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以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
天道人所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爲順德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痛瘝病治民務除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乂民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
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
之民衆**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
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 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illegible]汝消
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illegible]王道
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illegible]所當行
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illegible]傳恫
痛至我言 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爲痛也瘝
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
如已病也[illegible]之而言敬哉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
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 傳

天德至難安 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
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 傳不在至者勉 正
義曰以致怨惡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
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恒在小言其初
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夫怨自
消也 傳弘王至之教 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
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illegible]惟助王者居順天命
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愼**人**
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
自行之自爲不常用法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王曰嗚呼封〕可殺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
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
犯意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
用犯汝如此有其罪小乃惟過誤以故
故所犯乃有大罪非終身者乃惟過誤所誤
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
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
即原其意斷獄之時所以須敬明之也王曰嗚呼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
敘是敘民服
懋和民既乃其自勑正勉爲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刑惟民其盡弃惡修善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養
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
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劓截鼻刵截耳刑之無或劓刵人
所以舉輕以明重
人言所得行之
之
正義曰以刑本者
義曰嗚呼封有至劓人之勑不得已而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刑
政不可以濫刑而敘是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
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
服從而其欲自勑正勉力以理平和然政之化
若有疾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善
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安
治爲美安民之如此不可以淫刑豈非汝封得
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濫故而有濫刑人
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

所監劓刵人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
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若人之有惡化之
以道則惡除
乃須愛養之爲善傳愛養至安治
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上養則化所行故
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正
即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
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刵易曰噬嗑上九云何校
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
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亦非
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又曰
此又曰者述康叔之言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
司師茲殷罰有倫
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
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丕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正義曰王曰外事至要囚
言王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言不但國內而
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是
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
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旬
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
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
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當
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
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
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
用若今律無正條求故事之比也傳要囚至爲準
爲法也
正義曰言要囚明取故事以爲準限之義

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

○王曰汝至乃知　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因思念定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依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言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故事　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之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所言故云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暋不畏死罔弗憝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凡民至弗憝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傳暋強至絕之　正義曰暋強也於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　王曰封元至無赦　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非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教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　傳大惡至不友　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憝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　正義曰孝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　傳於為至不慈　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惣為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惣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　傳於為至不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　傳為人至不友　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罪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illegible]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

汝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惟爲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戛常至犯乎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

戛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爲長散則人君爲長君而君之是汝亦與長爲一孝經對例以長爲大夫耳傳爲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爲異故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揔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斷以言旨我爲人君當明惟爲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爲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爲善富而不擾爲安也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也

傳治民至其國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寺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爲無吉康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疏王曰封予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先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亦不可怨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亦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其明聞於天是爲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與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傳假令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爲揔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正義曰顯民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揔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爲罪大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敏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爲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謀爲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絶汝疏王曰嗚呼封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敬哉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

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　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　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王曰嗚呼肆至乂民　正義曰

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　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王若至世享　正義曰以須敬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傳康叔至酒誥　正義曰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爲連屬之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之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於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王若至惟辜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爲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爲飲也所以不常爲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

酒者惟爲大祭祀故以酒爲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爲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
爲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爲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
酒爲重戒汝不可不法也　傳周公至北是　正義曰此爲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
與沬一也故沬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紂邑之都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
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
爲妾也　傳父昭至之政　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
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

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榆爲昭毀榆生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
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
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
爲穆與文王同穆也文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
邗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於本先數[illegible]謂初始
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猶[illegible]言道文王誥毖無邪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　傳文
工至常飲　正義曰告勑使之勤[illegible]曰告慎其衆國取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illegible]時爲士則卿
夫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早晚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愼之至也　傳惟天至祭祀　正義

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
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illegible]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
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傳天下至[illegible]行　正[illegible]曰民自飲酒致亂
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illegible]之[illegible]教命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誥有罪五
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　傳於小[illegible]　正義曰小大之國謂
諸侯之國有小大也[illegible]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謂貴賤之人
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文王誥教小子**
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群吏教之皆

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
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
小大之人皆念德　文王至惟一　正義曰前文則子孫惟專一　王戒酒以爲政供當專飲之
則有滅云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
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
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

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皆化文王之德成長爲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　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群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群吏　傳於所至至醉　正義曰以述士吏內外雙舉此爲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爲國之事故總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偶之驗文王爲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　傳文王至心善　正義曰以惟曰爲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

君子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汝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所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傳妹土至王家　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先絜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爲君矣如此汝乃爲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爲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爲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
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
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
今往至父兄　正義曰以妹土爲所封之都故言
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君倡
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
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　傳農功至父母　正義
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
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
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傳其父至酒養　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
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
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　傳衆
伯至違犯　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
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愼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
乃及庶士衆伯君子　傳汝大至君義　正義曰

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愼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
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
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
故爲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爲臣義
不過愼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
互矣　傳我大至成矣　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
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
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
成矣　傳能考至之道　正義曰以聖人爲能饗
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
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
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
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
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
大德不見忘在於王
家反覆相成之勢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
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
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
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
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傳王曰封我西至之命　正義曰於此乃揔言不
可不用文王愼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
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
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
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
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　傳我文至常飲　正義
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
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
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
也故云不常飲揔述上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
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
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
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
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
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
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
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
治事百官

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王曰封我聞至祗辟　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衞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爲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衞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爲法也　傳聞之至小民　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　傳能常至爲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　傳惟殷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爲君長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爲也　傳崇聚至明無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

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　傳於在至之德　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衞爲蕃衞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建屬卒牧皆是見偏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　傳於在至自逸　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　傳於百至里者　正義曰每言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傳自外至飲酒　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

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我聞至速辜　正義曰此言帝乙以上愼酒以存於

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内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　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　正義曰誕訓爲大言紂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　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傳言凡至召罪　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

疏王曰封予至于時　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愼殷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侯甸男衛之國當愼接之況太史內矧太史友內史友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愼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愼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

疏 予惟至于酒 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爲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服行美事道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 傳 劼固至用之 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爲重故節文以相況毖訓爲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 傳 侯甸至賓友乎 正義曰大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大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 傳 於善至民乎 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服采爲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 傳 圻父至任大 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關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 傳 宏大至酒乎 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二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揔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揔上自劼毖殷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揔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迫迴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爲治民而君所順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

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

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之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

疏 厥或至于殺 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 傳 盡執至殺之 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

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
殺之　傳又惟至殺之　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
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
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
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
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　傳
以其至享國　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人
有此明訓摠上之辭故得享國　傳汝若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
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
絜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
乃司民湎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王曰封汝
至于酒　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
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疏傳告康至治材　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
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
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
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
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
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王曰封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
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
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
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肆
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
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以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
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宥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
人者當寬宥之疏王曰至人宥　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
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
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君之
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
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
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
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
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
之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
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
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
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
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
亦爲敬勞之也　傳言當至於國　正義曰以用
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故

第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 傳汝當至之道 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臣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

即亂名實也 傳汝惟至師法 正義曰即上民事三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 傳言國至善矣 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 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 傳無亦其至來之 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傳以民至勞之 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并察寬宥以爲敬勞之 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在於無過之[illegible]

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只上厥君始終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有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

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宄枉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能長養民長安民所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疏 王啓至攸辟 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宄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爲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 傳當教至宄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宄枉故此 傳王者至不勤 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

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墉惟其當塗塈茨蓋之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 疏 惟曰至丹雘 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而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 傳爲政至後治 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踈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塈塈亦塗也摠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疏 今王至保民 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世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於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

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
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
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
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
周家惟曰欲致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
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
之故言近也　傳衆國至明德　正義曰享施於
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
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
亦先王耳　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
遂故為大越　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
先王故為遂大也　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
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
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
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遂拓
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

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作召誥　召
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成王至召誥　正義曰成
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
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
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
史敘其事作召誥　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桓
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
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
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
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
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
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
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
孰是故兩解之　傳相所至陳戒　正義曰孔以

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已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　傳召公至作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倚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助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頓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

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illegible]　正義曰惟[illegible]二月至位成　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本其所由來

爲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　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滿面鄉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爲望是己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　傳於已至見考　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

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傳朏明至所居 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係順而來次三月也三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 傳其已至位處 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七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傳於戊至由來 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 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其已命殷衆殷衆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疏】若翼至若公 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早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

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
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
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
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大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
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
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傳
周公至洛汭 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
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
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 傳於
乙至可知 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
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
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
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月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
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

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
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
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祛有羊豕因
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
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
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傳告立至共牢 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
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
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
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
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
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
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

豈句龍爲地平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
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大牢二
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
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
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
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
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
云告廟亦從省文也 傳於戊至牧也 正義曰
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
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
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
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
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
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
謂賦斂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

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
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即州牧也
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 傳諸侯至周
公 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
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
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
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
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不見
王至故傳辨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
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
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
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
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
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故
貢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

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王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　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除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五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己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歎皇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之

疏誥告至弗敬　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于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

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

疏天既至用懋　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乃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

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　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　傳於其至不忝　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　傳其終至良臣　正義曰既言後王文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　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王其至自天　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　傳夏禹至王命　正義曰勤勤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女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美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　傳言天至如禹　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　傳童子至法之　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illegible]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碞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碞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
疏嗚呼至民碞　正義曰召公數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大
爲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
之士必任以爲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爲至道成
正義曰主者爲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爲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爲
先也碞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爲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
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
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王來至今休　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爲治躬自服行教
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爲治之
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
今獲太平之美矣　傳言王至正中　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爲用　傳

稱周至爲治　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代
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
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
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
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傳爲治至致治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爲
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爲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　傳用是至之美　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
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王先服殷御
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
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
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疏王先至敬德　正義
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今爲政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
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爲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
行故以此爲戒　傳召公至可一　正義曰自今
休以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
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
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
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
或加陵殷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
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
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
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
臣也　傳和比至其行　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
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
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
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　傳敬爲至命
矣　正義曰聖王爲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
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之
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爲其德不可敬犯也
王以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
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illegible]桀不謀[illegible]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行之互相兼也殷之[illegible]　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我不至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
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
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寡監之意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
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以惟不敬
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
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殷之若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
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爲
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
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比二國
夏殷長短之命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
之勸王爲敬也　傳言王至不長　正義曰相監
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令復重言監有夏
監有殷者視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
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
其不長故也　傳以能至所知　正義曰其下云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
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
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者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禹
前世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
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
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

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當疾行敬德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
常亦敢殄戮用乂民。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
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疏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
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

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
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
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
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　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
化此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

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
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然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
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
人　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
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
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
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疾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二者雖以說天言之其實行
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為難也　傳言

王至歷年　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爲一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　傳勿用至東常　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　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illegible]刑殺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爲絕刑殺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爲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　傳順行至之首　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服夏相殷謂禹湯之功故知此有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爲首　傳王在至光明　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稱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既勸王受天永命[illegible]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受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illegible]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　傳言當至兼之　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　傳拜手至匹之　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鄭訓爲匹致以王之上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 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illegible]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作洛誥

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至洛誥 正義 此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傳召公至成王 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戊亦較七日 傳既成至之義 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

周公至明辟 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爲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爲王營洛邑也 傳周公至

退老 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 傳如往至已攝 正義曰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

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亂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民明君之政治言欲以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傳予惟

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 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 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

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克殷於郊鄗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 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遷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須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蓋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疏〕王拜手至誨言　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傳成王至之美　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
傳言公至其美　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己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
傳公其至久遠　正義曰言予荅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己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
傳成王至之言　正義曰此一經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

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疏】周公至有辭 ○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
始舉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
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
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
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次敘有大功
者則列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
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
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

功則臣自盡力汝今羣臣者尤宜於初即教之乃
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
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絶故丁
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
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絶止禁其
末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燄然燄其火所
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絶也汝成王其當
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
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
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
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 ○正
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
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
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耳於上傳已具故於此
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鄉下

文烝祭歲也旣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
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
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
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
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
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
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
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
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傳我整至政事 ○正義
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恐
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
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
言冀王爲政善也 傳今王至民者 ○正義曰記
臣功者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新邑

謂王位制王臨祭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
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
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
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
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 謂功施於
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 傳惟天
至化之 ○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
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
矣夫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
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
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
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
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
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丕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我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　傳少子至已往　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愼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　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談談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　傳其順至百官　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以我所爲在周之百官公其行周公之法法於百官也　傳往行至洛也　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　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　傳已乎至美業　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此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故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　傳奉上至奉上　正義曰享訓獻是奉上之義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乃惟至用戾疏正義曰文曰已居攝之時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文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久但厚次序安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爲至用之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蘉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文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文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予沖子

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疏]王若至毖祀　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任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襃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　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己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己欲行善政，亦請留之自輔，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己攺闇而治危，故云公當留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曰：文武沒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己身不能纘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襃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　傳又當至其衆　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　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舉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荅公以己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傳言公至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　傳四方至化洽　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　傳言政至所能　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寗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寗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疏]王曰公功至若時　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遂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　傳公之至之功　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亦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

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王曰公予至四輔　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身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　傳我小至佐我　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去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致政令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佐成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順無事既會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　傳言四至以去　正義曰王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傳大安至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云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惠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

疏王曰公定至世享　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猒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　傳公勿至公功　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爲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　傳公必至之德　正義曰王言己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平惟無猒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必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敍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

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周公至孚先　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爲言曰王令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告王居洛邑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　傳拜而至得去　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　王之留己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　傳於汝至己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敍成王留己之意也主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傳少子至賢人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　傳言當至推先　正義曰易稱自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　傳我旦至推先　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以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所言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己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

厥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爲政當慎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考朕至懷德　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鎮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公太平即連告廟我不致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

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謂厭於汝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許王之言也　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孫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爲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爲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文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己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

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故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鎮乃爲此辭故言曰也　傳言我至經宿　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亦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

在歲末而云不經宿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不經宿自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傳汝爲至爲周　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之有次則百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猒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　傳王使至終之　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猒飽王德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猒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疏「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特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晦到。

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烝。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設祭烝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
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
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
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
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
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為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
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
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為重故特言之
傳王為至拜後　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
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
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
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
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illegible]
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illegible]
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
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誥神
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
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
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傳言周
至終述　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
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已
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無逸第十七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
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所告即衆士
故以名篇【疏】成周至多士　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
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
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
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
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　傳洛陽下都　正義
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
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
傳殷大至誨之　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
皆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
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
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搃號故言士也心不
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
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從

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監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一，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疏　傳「惟三月」至「王士」　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戊辰王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往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

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

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疏　「王若」至「明畏」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己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衆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　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殺紂之身，或有身已死，此遺餘亦者謂之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辭。傳「稱天至於殷」　正義曰：此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上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主，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佑至天命」　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自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illegible]，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

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桀逸於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人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降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大

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文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夏與以辭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天之愛民甚矣文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夫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民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

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已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疏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為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敬又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

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　傳自帝至社稷　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辟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　傳湯既至德澤　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亦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

至亂甚　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紂逸其過無度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顧天也紂縱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顯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　傳惟天至之辭　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文武也大神奉天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天有命命

我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發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　王若至不正　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眾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家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又違其我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自往誅汝汝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傳周王至恤祀　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　傳天有至傷士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　傳我亦至念法　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汝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

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疏 王曰猷至天命　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之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從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　傳以道至誨汝　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　傳汝無至怨我　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　傳言我至用之　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來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汝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　傳惟我至天命　正義曰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寬人我亦今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非經二字中寄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我乃明致天罰 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疏 王曰多士至多遜　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　傳昔我至國君　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

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傳四國至順道　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逖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救汝之性命也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

疏王曰告至爾遷　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從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澆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遷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　傳今汝至有年　正義曰殷士遷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下安爲柔資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恐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主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此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王曰又至攸居　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　傳言汝至居行　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

非王語也今史録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疏傳中人至無逸　正義曰上智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戒辟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　傳成王至名篇　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周公至聞知　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逸豫姑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　傳歎美至者乎　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息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　傳稼穡至依怙　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不殊于逸敗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　傳視小人至其勞　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己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　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己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

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

疏 周公至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 傳太戊至稱宗 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傳言太至法度 正義曰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王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疏 其在至九年 正義曰其殷王高宗之父使其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武丁其至同事 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 傳武丁起至行著 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傳在喪至自安 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群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 傳善謀至無非 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謂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群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

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其在至三年　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爲王久爲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湯孫至之桐　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

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爲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傳在桐至惸獨　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還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仁政以安順於

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言之　傳太甲至稱祖　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嚴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其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周公至十年 正義曰歎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於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 傳大王至父祖 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爲耳 傳文王至艱難 正義曰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 傳以美至之人 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 傳從朝至萬民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訓皆也 傳文王至之故 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亦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 傳文王至全數 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

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敎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疏周公至德哉　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主當正己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紛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於酒德哉殷紂

耤酒爲凶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爲戒無得加之　傳繼從至戒之　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　傳所以至之故　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　傳無敢至過矣　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敎民敎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

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　傳以酒至如之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己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敎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

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疏周公至詛祝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敎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敎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敎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　傳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　傳譸張至惑也

正義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己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己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必忿恨之，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

不啻不敢含怒。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疏周公至含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顧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疏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或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亦不審虛實，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君，是殃成主，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

察虛實也不寬綏其心言徑即含怒也手肅讀節爲辟殺亦不長念其刑辟亦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　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疏召公至君奭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

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　傳尊之至名篇　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二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召公名醜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二十六國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豈為當召公於中[illegible]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發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疏　周公至不祥　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　傳廢興至以國　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疏　嗚呼至沖子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illegible]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

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敎成王也　傳歎而至不留　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以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又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　疏又曰至受命　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夫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傳無德至延久　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

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　疏公曰君奭至甘盤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爲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時有如此臣也惟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知之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傳伊摯至太平　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　傳太甲至取平　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

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傳太甲之孫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巳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　傳伊陟至二臣　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知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 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　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傳祖乙至巫賢　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　傳高宗至傅說　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傅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　率惟至百姓　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　傳言伊至年所　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夫在人上故謂之升爲天之子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傳殷禮至禮節　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屛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　王人至是孚　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屛侯甸之服主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

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　傳自湯至可知　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藩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傳王猶至君事　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使不以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

尚十六

化服八　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未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傳言天至以威　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平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夫壽有平至之君有以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即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　傳今汝至國矣　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爲新國　傳八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

尚十六

我欲爲平臣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號閎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疏公曰君奭至宮括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

以受命 傳在昔至受命 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 傳文王至天名 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信五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爲文王之弟也號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 傳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目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尚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肆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疏 又曰至命哉 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得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 傳有五至良佐 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肆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疏 武王至稱德 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 傳文王至四人 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于時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傳惟此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

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敎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

疏今在至能格　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辭如游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敎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

傳我新至我留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辭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

傳今與至天乎　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敎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敎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己年老應退而留因即慱言己類言己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敎之

疏公曰嗚呼至人迷　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傳告君

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爲謀，告君汝謀寛饒之道。故當以寛饒爲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説，似隘急，故令謀於寛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公曰前至之恤　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　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傳汝以至而已　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疏公曰君告至丕時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文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哉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　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疏嗚呼至率俾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

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
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疏公曰君子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
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顯民
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
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
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疏公曰嗚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
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
汝當以勸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至慎終正
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
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
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
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
字因以名篇疏蔡叔至之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
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
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
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
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
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
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
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
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
齒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祗
德周公以爲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所
內諸侯二卿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
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
王崩後其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
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所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
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

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
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
侯也。　傳致法至國名　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
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爲制
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
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
其自生。此則從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
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　傳罪輕至所滅　正義曰：言
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
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
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
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
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
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
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錄，蓋復其舊封，封爲霍
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爲
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言封霍，
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　傳
蔡仲至治事　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
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
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文云：乃施
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
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
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
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
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
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　傳叔之至戒之　正
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
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

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
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
蔡，不得在圻內也。祝言叔封圻內，或當
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跡，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數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疏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爵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推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推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以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疏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之後已下皆是成王即政而史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文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去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亡書告令之亡疏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策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叙其事作將蒲姑之篇亡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自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

云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疏 成王至宗周 ○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 ○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與云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 ○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疏 周公至不知 ○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殷之至取亡 ○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

惟帝降格于夏，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

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疏】洪惟至攸聞　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為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　傳大惟至災異　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冀目悛政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亦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疏】厥圖至夏邑　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亦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　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　傳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勸以從之不敢懈情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情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　傳桀洪至賊臣　正義曰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懫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即叨也叨餮謂貪財貪食也忿懫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

國政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疏 天惟至克開 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貴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矣不能開民以善其且與桀同惡更家所以滅亡也 傳惟桀至己者 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代夏政爲天下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疏 乃惟至之命 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湯既爲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紂也 傳乃惟至民主 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 傳湯慎至刑清 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罰勸勸用刑罰厥麗之言有賞當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 傳帝乙至勸善 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有夏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用棄有夏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 疏 嗚呼至有辭 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今謂

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疏**乃惟至間之**　正義曰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疏**乃惟至念聽**　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　傳惟聖至滅亡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　傳天以至二年　正義曰湯是創業聖主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聖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由念湯德延此歲年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

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代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周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天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須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言天大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天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討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之，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命，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乃惟爾自速辜。

疏「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

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
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
其以言辭敎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
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敎
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以敎告汝戰伐
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
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
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
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　傳今我至之
君　正義曰今我何敢多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
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
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書以四國
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
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此不同　傳夾近至
安乎　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
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

書疏二十六　三十

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輔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　傳今汝至
疑乎　正義曰主遷於上曰易於下謂汝諸侯之
國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
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
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
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
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傳汝未至正道　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
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爲
叛逆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　傳我惟
至朋黨　正義曰敎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
辭是將戰之時敎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
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
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

故其敎告之謂詳以文辭詳告也告以文辭數其
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
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
揔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　傳
再謂至之事　正義曰以伐紂爲一故再謂庚、武
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
多士　王數而以道告殷衆方與殷多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　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長事小大
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書疏二十六　三十一

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　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
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　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
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疏〕王曰嗚呼猷至大僚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自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皆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勸勉之道常在汝之職庶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惡之事以汝所謀於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以本土長得勤矣故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賚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一一勸誘之　傳王歎至多士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　傳監謂至本土　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　傳於惟至用法　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領民以相長事助大衆正官之人也　傳汝庶至汝位　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勸勸常在汝位　傳汝能至邑里　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不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遠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疏〕王曰嗚呼至爾土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　傳王歎至祚矣　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　傳若爾至徙之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主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

汝無我怨解所以弄三加誅之意【疏】王曰我至我怨　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
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
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弄三
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
之則無於我有怨　傳又誥至之意　正義曰又
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
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
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
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云
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
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陳第二十三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

【疏】周公至鮮哉　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

嗣世天子矣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愼周公既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人者少也 傳順古至不愼 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己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愼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讀羣臣之辭 傳周公至其人 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 傳歎此至者少 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兹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皋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疏 古之至罔後 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爲君矣不可不愼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

能三㚆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
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
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以此故
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
以立政也 傳古之至上天 正義曰經言古之
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説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
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
古人之道説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
室猶家也顧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
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
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
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
傳禹之至所謀 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
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
時伯益之徒亦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
言惟有臯陶謀九德故言九德臯陶所謀者言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 傳知九至君矣 正義
曰迪言羕若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
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
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
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
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
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
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
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
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
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
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
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汝伯俱得
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
及周曰牧與孔不同 傳謀所至之外 正義曰
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姦似忠賢不可別欲知
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
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
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
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
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序之遠地乃能三處
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
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
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
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
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
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
鎮蕃也與孔不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
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
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 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在
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疏 亦越至見德 正義
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
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
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
㚆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
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　傳桀之至天下　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　傳湯乃至明德　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耳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人居官顯明其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疏　嗚呼至萬姓　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主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　傳受德至威虐　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即紂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強也暋即昏也故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爲威虐　傳乃惟至任賢　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　傳天以至有德　正義曰言天知其惡故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此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尹正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疏　亦越至長伯　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紂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

心也　傳紂之至之心　正義曰桀之昬亂則
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
天之命於文武云能勸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
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
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
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
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
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
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
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
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眞惡
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
稱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
傳言文至諸侯　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
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勸事
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所以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
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此
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
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
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
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惟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愼擇其人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愼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疏

立政至阪尹　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
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
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
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
須愼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
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
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
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
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
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
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
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
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
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
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
爲之也　傳文武至三事　正義曰前聖後聖其
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
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
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
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
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
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
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
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

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言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　傳趣馬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王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比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　傳雖左至擇人　正義曰諸官有所務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皆其下賤之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　傳小臣至任乎　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　傳太史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揔舉衆官故特言吉士　傳此有至法則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戒者也　傳蠻夷至用賢　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揔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帥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亳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玄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

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疏】文王至于兹　正義曰上既揔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　傳文王至德者　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言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其心以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　傳文王至任賢　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則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疏】亦越至丕基　正義曰亦於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所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　傳武王至子孫　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疏】嗚呼孺子至受民　正義曰周公既言禹湯文武乃從指戒成王嗚呼而歎稺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文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主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傳繼用至盡心力　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揔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

治理言各盡心力也　傳能治至復變　正義曰相訓助也
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
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
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必法
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
也　傳言政至之民　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
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
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
一善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
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
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
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
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
子王矣數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
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
天下治　疏　嗚呼予至俾乂　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
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
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
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
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
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
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
治戒成王使法之　傳言用至下治　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

之賢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
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
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國則
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
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疏　國則至國家　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
賢大治文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
立政用憸利小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
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
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吉士
使勉力治我國家敕王使用吉士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
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
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
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
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疏　今文至常人　正義

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　傳獨言至官人　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傳其當至舊迹　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　傳方四至化者　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　傳其惟至所私　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是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告太史順其事并司寇蘇公式敬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爾由獄以長我王國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疏周公至中罰　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敬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　傳忿生至之比　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　傳此法至告之　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所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疏成王至周官　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政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群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　傳黜殷至言之　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

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
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
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熟
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
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
熟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
故追言熟叛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
也　傳成王至西周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
在新邑令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
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
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
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
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
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書傳
況不學豐有文王之廟大事就豐宣之故也

尚書十七　十八

言周至之法　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負數及
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
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滅
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
詔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
之文言設置群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
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
所掌亦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
撫萬邦巡侯甸　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　四征弗庭綏
厥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六服群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
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　疏　惟周至治官　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

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
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群衆諸侯之君無有不
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
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叙王發言之端也　傳即
政至甸服　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
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
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與此
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
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
末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
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
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
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
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　正義曰四征
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

尚書十七　十九

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
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
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
也　傳六服王百官　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
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也王者之
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
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
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
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
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
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疏　王曰至未危　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
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
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

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明王立政修教不惟聖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疏曰唐至其人 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方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者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使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爲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 傳道堯至有法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遂舉唐虞復考古也詩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爾亦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爲五行之象左傳說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經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今予小子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逮，意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　傳師天至堪之　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據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傳天官至任大　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　傳地官至協睦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民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傳春官至等列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有十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

有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 傳夏官至亂者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傳秋官至時殺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以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逆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 傳冬官至曰土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疏六年至黜陟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十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illegible]爲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illegible]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太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傳周制至守然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時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

云時巡狩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疏「王曰」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之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傳「有官」至「之道」 正義曰敎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

傳「言當」至「迷錯」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

疏「蓄疑」至「後艱」 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彼卿士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專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至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
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
亂爾有政歎而勑之公卿三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
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疏傳爲德至可爲　正義曰爲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
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
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爲不可爲申說無載兩僞也成王既伐東夷
肅愼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
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榮國名同
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愼之夷亡疏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
初東夷皆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愼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
榮國之伯爲策書以命肅愼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叙其事作賄肅愼之命名篇也　傳
海東至來賀　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徐淮水之上夷也故以
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
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
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遠在海東路遠文不得先伐遠夷後來

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愼氏來賀
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
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愼之於中國文遠於所
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　傳榮國至夷亡　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
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爲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
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爲賄肅愼之命明是王以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愼氏之夷也周公
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
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疏周公至亳
姑　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
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
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傳致政老歸　正義曰
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
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尚

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　傳周公至成亡　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命之　君陳　臣名也因以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敬訓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敬訓之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疏　周公至君陳　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　傳成王至官司　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傳臣名至名篇　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傳言其至以恭　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傳言善至政令　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其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疏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疏　我聞至逸豫　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爲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爲德也欲必爲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

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敎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發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敎之治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

訓辟以止辟乃辟 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敎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疏 王曰至不宥 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承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踈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福急此成周之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必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上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亦不可輕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 傳汝爲至之政 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傳寬不至之治 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 傳習於至惡源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慣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罪[illegible]三[illegible]弗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

備于一夫。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疏爾無至不良　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為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

疏惟民至永世　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遷變為惡是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令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矣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疏成王至顧命　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　傳二公至治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故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陜時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傳臨終至顧命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顧命實命羣臣叙以要言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顧命至御事　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宜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　傳實命至要言　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

是摠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懌　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下載漢書律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頮張本耳　傳王將至出命　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絜清主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頮是洮面知洮為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

相王若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武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苫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傳同召至公卿　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官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下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

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　傳師氏至事者　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政教則勤勞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勸從文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疏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力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恭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之言常戰慄畏懼爲堅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恐不能更起不兹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傳病日至命汝 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 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憎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兹既受

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疏兹既至宅宗 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綴衣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 傳此羣至本位 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

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公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還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 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以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傳臣子至賁氏 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以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相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相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傳明室至宗主 正義曰釋言云逆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 傳三日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是常職亦假言之王之所爲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於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

疏越七日癸酉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亦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傳邦伯至喪用 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

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記
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槨者斬之是與
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槨之材　傳狄下
至所爲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至賤
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上喪大記
復謂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儀
官云牖戶之閒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
爲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
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
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
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閒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
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
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幄
帳者象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
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
命然是以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語

也刀技寶玉兵器與軺車各有所司皆
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　豐莞彩色爲畫彫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刃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珵爲三二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木輅次輅皆以飾車木路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疏　牖閒至漆仍几　正義曰牖謂窻也閒
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閒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
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閒謂
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閒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
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
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
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以
牖閒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
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
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
扆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種之席
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之

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傳篾桃至之坐　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扆彼在廟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傳東西至之坐　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　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䓘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　傳西廂至質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室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　傳於東至器物　正義曰此經爲下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王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

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傳寶刀至二重　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刃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屈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刃削吴録稱吴人嚴白虎聚衆遣弟與治孫策策引白削斫虎與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則赤刃爲赤削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今之書刃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次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亦共爲一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　傳三玉至寶之　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王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　傳胤國至坐東　正義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云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傳兌和至夾室　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傳大輅至南向　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　傳先輅至顧命　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鄭玄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如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并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王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上所立處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鋭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疏　二人至側階　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弁綦弁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傳士衛至畢門　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

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皆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二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鋭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鋭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文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鋭矛屬凡注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不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也孔以綦文鹿子皮弁亦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戺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傳冕皆至前堂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傳鉞瞿至階上　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　傳鋭矛至階上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又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疏王麻至冊命　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　傳王及至當主　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據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黼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

主也　傳公卿至色玄　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爲略舉卿士爲大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故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傳執事至宗伯　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傳大圭至不嫌　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主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王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

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冒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蓋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畢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　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　傳太史至同階　正義曰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

疏曰王

王光訓 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
王曰大君成王疾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
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
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
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傳冊命至託戒 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
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
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
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 傳用是至大
法 正義曰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
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
三祭三咤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上宗曰饗 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
同降 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以盥
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 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 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嚌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
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居其
所授宗人同拜白戒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立王下可知有司於
此盡收徹 疏 乃受至降收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
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
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

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
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
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
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祭而
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
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
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
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
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
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
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
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主又荅拜拜柩敬
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於
傳王受至顧命 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
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顧氏亦云王既對神則一手
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
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
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
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
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
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
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
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
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
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
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
傳祭必至福酒 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
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
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
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
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

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　正義曰上宗
璋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
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
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傳太保至曰酢　正
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
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
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
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
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
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
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
事主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
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傳宗人至
受命　正義曰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
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
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白成王爲拜神不拜王也主
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
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
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
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
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
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傳太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
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
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嚌入口是嚌至於齒示
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
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王
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
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
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
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然拜白成王以
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者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

疏　諸侯出廟門俟　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
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
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之誥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
位羣臣進戒於王王以戒報誥諸侯史叙其事
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
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
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
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
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

疏王出至荅拜　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荅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　傳出畢至南面　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　傳二公至北面　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分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如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傳諸侯至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此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揔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傳賓諸至奠贄　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表王所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皆奠再拜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者爲天子之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未朝而遭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亦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揔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揔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即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傳諸侯至其幣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燮之命大災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商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之故，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將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文至所起」。正義曰：羑聲近獻，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尚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稚子，康王自謂也。

疏「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以美道致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

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山諸國主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命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藩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一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令我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 稚子康王自謂戒令臣弼己也順其至見有 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傳使輔己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其事猶成云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義 惟予一人釗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 傳言先至咎惡 正義曰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 正義曰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 傳天子至循之 正義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詩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所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傳言雖至諸侯 正義曰王之此誥並告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將朝臣促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晉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疏 羣公至喪服 正義曰羣公揔謂朝臣與諸侯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 命爲冊書以爲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言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作畢命 見命之書 疏 康王至畢命 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 傳命爲至畢公 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書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 傳分別至保護 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欲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中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

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疏 惟十至東郊 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 傳康王至庚午 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成之明也此月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以爲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愼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光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

疏 王若至仰成 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愼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從遷於洛邑以近王室用從化其教訓自朝已來既歷三紀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由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且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王命 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 傳言周至其家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 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孝天

之大數歲星十二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 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今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勞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 傳言公至師法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而諮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四公於文王之時已為大臣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 傳公之至子孫 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故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道之教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疏 王曰至念哉 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以封疆守備以安於四海之內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 傳言當至善聲 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其放效之揚其善聲告之疏遠使聞知之 傳里至沮勸 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

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從善乃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 傳郊圻至安矣 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文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舉王之近郊守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 傳紂以至絶之 正義曰韓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為人故之逆或風俗由此所以覆亂國家敝民利口 餘之言不絶公其念絶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言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下沾不尚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 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使乂治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疏 我聞至其訓 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

縱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己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終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化殷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　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失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傳此殷至僭　正義曰席者人所處故爲

人之其世貴之久以爲居寵日　謂侍　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　傳言殷至惟難　正義曰搖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止也　傳敬順至畢公　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冏命第二十八
吕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

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

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穆王至春冰　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録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　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汝繼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今命至乃寧　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爲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爲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　傳今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脚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言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　傳冬大至怨嗟　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嗚呼至前人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勸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　傳言武至承奉　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　傳文武至邪缺　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循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疏王若至有乂 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冏命以冏見命名篇 穆王至冏命 正義曰穆王命尹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録其策書作冏命 傳伯冏至大夫 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大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王若至咸休 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 傳言常至過悔 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 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中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illegible]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己也言正己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己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今予至吉士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侍御之臣

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卻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産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

不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君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

[illegible]數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

呂命至呂刑　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　傳呂侯至司寇　正義曰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illegible]爲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　正[illegible]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illegible]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illegible]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illegible]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爲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爲此故也　傳後爲至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疏　惟呂至四方　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爲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

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形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言呂至揚名　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以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老荒爲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

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王曰至在下　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

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己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皇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

威止絶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 傳順古至蚩尤 正義曰古有遺訓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説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説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説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説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黄帝所滅言黄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説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黄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傳平民至之甚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

鴟梟之義如鄭説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 傳三苗至同惡 正義曰上説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皋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黄帝所滅下句所説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傳三苗至五虐 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即宫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别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頟孔意或亦然也 傳三苗至之約 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内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攘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也棼棼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 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

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
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
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
臭腥臭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 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此言遏絶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
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
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
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
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
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
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絶地天通言天
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羣后之逮
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
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
有辭怨於苗民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
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 傳乃命至惟明
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正義曰三苗[illegible]
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illegible]
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illegible]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illegible]
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illegible]
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
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
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
不敢爲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所行賞罰得其所也 傳重即至相干 正義曰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
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
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illegible]
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illegible]
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illegible]
至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illegible]
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illegible]
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
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
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絶地天通楚
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
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
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illegible]
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
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illegible]
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孔是[illegible]
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illegible]
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illegible]
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illegible]
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
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
民故上言遏絶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
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
頊誅九黎謂之遏絶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
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
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傳言堯至名焉 正義曰
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
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
德敎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
爲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
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
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
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
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各
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成
其功惟所以殷盛於
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乃命
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至祇
德　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
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

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
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
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
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
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
殺也　傳伯夷至於民　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
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
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
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洪
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
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
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
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
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
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
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

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
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　傳言
伯至敬德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
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
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
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
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
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
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
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
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
然彰著四方故天下
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
棐彝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穆穆至
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棐彝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
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
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
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
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
刑得中以輔禮教　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
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
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
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
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
教　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
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
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
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
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
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典獄非訖于

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典獄至在下　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爲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爲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　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爲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　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爲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爲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爲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以大命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爲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王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

○王曰至厥世　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傳言當至法之　正義曰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爲治不使視皋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傳其今至滅亡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

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敎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曰至惟永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

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與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　傳皆王至至命　正義曰此揔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　傳今汝至不勤　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敎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　傳天整至所行　正義曰天整

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異欲使爲行稱天意也　傳汝當至德美　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爲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　傳先戒至之道　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

士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王曰至天威　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呼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取其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以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

輕聽用刑也　傳在今至宜乎　正義曰何度非
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
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
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　傳兩謂至之
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
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
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
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
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
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
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
墨劓或入宮剕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傳五
辭至五刑　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
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
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　傳不簡至贖
罪　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

尚十九　二十四　徐琪

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
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
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
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
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
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　傳不
服至赦免　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
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
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
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
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
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　傳五過至所在
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
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
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
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

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
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
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
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
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
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
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　傳以病至不
行　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
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
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
病所在惟出人罪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
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
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　傳刑疑至其理
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
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
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

尚十九　二十五

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
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
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
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
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
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
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
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
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
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
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
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合和御藥誤
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
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　傳簡核至之至　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為可刑或可以

爲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因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後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　傳無簡至用刑　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傳刻其至相當　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閲實其罪檢閲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閲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　傳刖足至百鍰　正義曰釋言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剕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剕倍墨剕應倍剕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　傳宮淫至之宜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　傳死刑至制也　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　傳別言至相備　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眾議斷之其因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傳一人至權宜　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云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　傳言刑至要善　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乱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罰懲至兩刑　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

之時當哀憐下民未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踈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

傳當憐至之道　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

傳斷獄至文辭　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

傳其斷至上之　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中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

王曰至天下　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違虛言戒行急惡踈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

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罰懲之傳勸之至
儆之　正義曰此篇主人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
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
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　傳我勸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
德之人使爲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　傳今天至言之　正義曰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
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
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
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
道己長直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　傳民之至民治
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
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
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　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
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
於獄之兩辭　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事
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也
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

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
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　傳天道至罰之　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
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王曰至祥刑　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
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須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
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
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
有無窮之美譽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　傳言智至以然　正義曰屬謂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
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
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五常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平王命爲侯伯[疏]平王至之命　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　傳以圭至圭瓚　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黄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黄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謂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 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傳平王命爲侯伯 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二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肆先祖懷在位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以後世先祖[illegible]歸在王位 王若至在位 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 傳順其至別之 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 傳文王至王位 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數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遺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戾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士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辨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傳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故周之日汝功為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己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復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親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旣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白名朋友之交白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

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
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
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
其繼唐叔之業也　傳言汝至爲孝　正義曰以
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
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
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
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
父祖之志爲孝也　傳戰功至所善　正義曰戰
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
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
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
戎立平王言乃扞禦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
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

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
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
故賜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
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
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
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傳王曰至顯德

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
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
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
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
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
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
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
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　傳黑黍至賜鬯
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
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
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
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
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
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
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
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
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
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
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
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
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
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
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
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
祖之尊者言之耳　傳彤赤至子孫　正義曰彤
字從丹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是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
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
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
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
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旅弓
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是弓
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
以講德習射周禮爲説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
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
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
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
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傳
馬供至爲度　正義曰六畜時以馬賜之者爲馬
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
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
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傳父往至自安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安也言
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
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　傳當簡至及遠　正義
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内善人而
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
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
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
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録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

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

魯侯至費誓　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録其誓辭作費誓　傳徐戎至不開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傳費魯至地名　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内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内秦始皇逐出之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公曰至不善　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諠譁皆靜而聽我誓命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

言不善將得罪也　傳伯禽至誓命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　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　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　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　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塡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　傳令往至出之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浦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　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　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　傳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　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　甲胄爲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　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　干是楯也　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　楯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　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　鄭云至猶善也　傳備汝至功善　正義曰備訓具也弁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訓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　傳令惟至常刑　正義曰此戒[illegible]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illegible]牧畢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　傳令軍至放牧　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爲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illegible]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爲桎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　傳擭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之

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搶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産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咢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

祇復之我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牆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疏馬牛至大刑　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　傳馬牛至曰妾　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　傳皆當至死刑　正義曰峙具也須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　傳總諸至之屬　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

徒云凡起徒從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　傳峙具至殺汝　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舂槀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芻茭　正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秦穆至秦誓　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己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　傳遣三至伐之　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爲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　傳崤晉至三帥　正義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二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經夏四月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傳晉舍至作誓　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謙穆公身是故并之公羊作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難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

疏公曰至云來　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己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己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爲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己老死不得改悔也　傳誓其至稱士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傳言民至忠臣　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　傳我至所益　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己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

疏惟古至爲親　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己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己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雖則云然尚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

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傳雖則至不欲　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　惟截至有容　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　傳惟察至故也　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諞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

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　傳如有至任之　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傳人之至利害　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己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

孫衆人亦曰危殆哉疏人之至殆哉　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遠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傳見人至上通　正義曰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讀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疏邦之至有慶　正義曰斷言賢佞改前過之意疏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

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